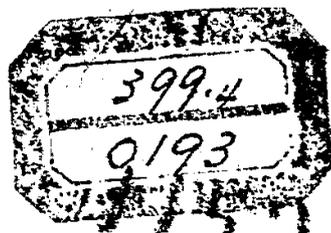


英勇的歷史詩篇

國軍滇緬殲敵記

張治中題



青年軍叢書第二種

英國的歷史詩篇

國軍滇緬殲敵記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行

國軍滇緬殘敵記

目次

滇西緬北戰場地圖

滇西戰場

- (1)
- 強渡怒江前後.....范伍應
  - 松山堡壘之戰.....黃印文
  - 攻克騰衝一頁偉大詩篇.....彭河清
  - 騰衝之捷.....彭河清

(2)

龍陵前線觀察記.....曹效時

龍陵戰場.....周毅杭

戰士們千辛萬苦這樣的奪回了龍陵.....黃印文

滇西反攻勝利的三大因素.....宋希濂

### 緬北戰場

#### ▲孟拱的攻克▼

緬北前線的戰鬥.....永炎

孟陽河戰役詳記.....蕭亮

進入印緬火線.....永炎

隨軍日記.....黃仁宇

戰車英雄戰敵.....張仁仲

孟拱河谷叢林戰.....永炎

孟拱河谷觀戰記.....永炎

孟拱外圍的戰鬥.....永炎

向孟拱城進軍.....張仁仲

反攻緬甸的戰鬥經驗.....時事新報記者

▲密支那的閃擊▼

閃擊密支那.....呂德潤

密支那的攻城戰.....永炎

密支那像個罐頭.....黃仁宇

國軍攻克密支那經過.....鄧蜀生

密支那克復記.....張仁仲

在密支那戰場.....陳洪鏗

(3)

(4)

在密支那.....玉熙續  
密支那已成盟軍大基地.....掃蕩報

▲八的進軍▼

進入八莫火線.....莫安夏  
進軍八莫.....王建時  
進入八莫戰場.....永炎  
八莫之戰.....呂德潤  
我所知道的八莫攻城戰.....黃仁宇

戰地小記

關麥拉眼中的緬北戰場.....蕭保

這一件戰利品.....張仁仲

遠征史上的壯烈事蹟.....掃蕩報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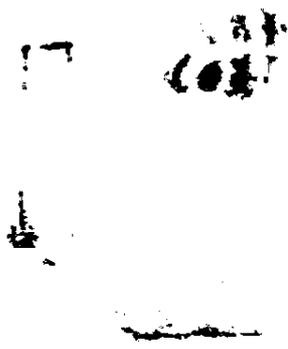
我們不把敵人瞧在眼裏.....呂德潤

遠征軍壘中泥鰌.....光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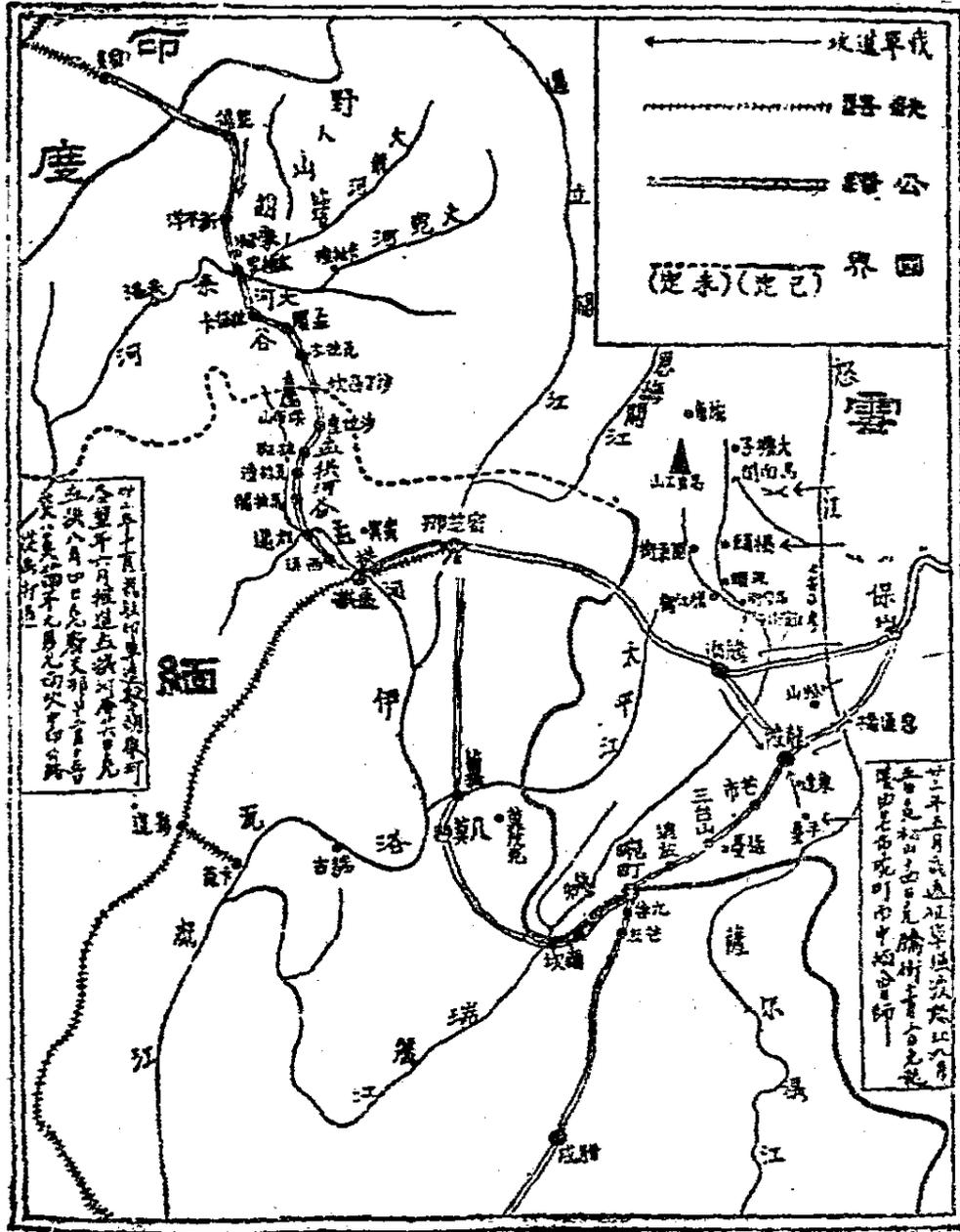
緬北的中美弟兄們.....呂德潤

遠征軍的將星羣.....呂德潤

緬北前線的學生.....金



圖地場戰北緬西滇



滇西戰場

## 強渡怒江前後

五月十日十一日兩晚，中國軍隊兩萬多人由怒江東岸三百里正面，分十二處強渡怒江，到達西岸，途中並無作戰損失，已在河西驅逐日寇，建立據點，與敵展開激戰，這是中國作戰以來第一次大舉反攻。

中國遠征軍得有美軍特種部隊配合，目的在打破日本對中國西陲的封鎖，將敵人由滇西與緬北驅出，與由雷多路進攻的中國部隊會師，重新打通中國的國際路線。

### 神速的敵前渡河

(1) 滇西敵軍爲相當頑強的××師團，但中國遠征軍預計建立立足點以前，日軍不致發揮有效抵抗。五月十日，在夜色掩護之下，敵日前集結怒江東岸的大軍利用美國橡皮艇，在各預定有戰略意義的渡頭開始大規模渡河行動。對岸據守高黎貢山日軍曾發砲，



(南)

悍渡河極爲順利。

此刻二萬華軍已渡抵西岸，與敵在四處發生激烈而規模不大的戰鬥行動：(一)龍陵東南二十四英里平戛街，(二)騰衝東二十一英里的紅木樹，(三)騰衝東北二十九英里的大塘子，以及高達一萬一千呎的高黎貢山某處開險附近。平戛街一役雙方損失均重，敵軍斃四百傷百餘，華軍一部已繞大塘子而西，深入敵後活動。

自開始行動以來，氣候對華軍極爲有利。此刻距雨季不過數週，僅雨季前小雨使山徑頗爲泥濘。河谷間濃霧瀰漫，對渡河正是極好的掩護。

記者囑稿地點在江岸山下所設的師部。渡河第一夜但聞怒濤洶湧，其聲如雷。喜馬拉雅山積雪已開始消融，因此河水爆漲，一瀉千里。直至十二日晨才開始接戰，迫擊砲的隆隆聲與步槍機槍的格格聲由遠處傳來。

此間渡河於師長簡單訓話後開始，由下午八時至十二時，爲時不過四小時，全師已渡抵對岸。侵晨有一載十七名後援人員的小船碰中岩石傾覆，爲全部渡河行動中唯一的

損失。

美國特種部隊曾協助中國工兵進行渡河工作，事後美軍聯絡官稱譽中國遠征軍指揮官渡河成功，指揮官却謙遜地道謝美國特種部隊精心訓練中國軍隊運用美國橡皮艇及其他中國小艇的功績。

美軍調普丘契中尉曾協助迫擊砲排掩護渡河，工作日夜不息，擊毀日軍河邊機槍陣地，也曾遭受日方大砲轟擊，另一斯支佛中尉担任通訊交通，亦幾中彈，兩人均被砲彈炸傷。

### 中美合作

這次怒江渡河夾攻日軍的行動，原是史迪威將軍預定計劃，準備行動開始於二月，當時史迪威派遣他的一些青年而能幹的軍官由重慶前往中國西南，與各種專門部隊配合，主辦中國遠征軍訓練營，培養反攻力量。

(5)  
這些人員中間有一位就是四十三歲的杜恩達將，他是西點陸軍大學畢業生，生於舊金山，戰前曾在中國與菲律賓服役，一九四二年緬甸之戰因功獲獎，現任史迪威將軍統

率的特種部隊參謀長。

(4) 特種部隊人員在華軍訓練營擔任教官，經一年訓練，華軍步砲工兵各種部隊的技術以及參謀工作都有了飛躍的進步。

現在完成訓練的華軍出征時，特種部隊即隨行指導，成爲作戰學生的戰術顧問。

特種部隊設有與中國遠征軍平行的機構，在總部之下有各級聯絡官派駐遠征軍，擔任聯絡，某一美軍軍官曾說明聯絡官與中國軍隊的關係稱：「他們並不指揮，只是介紹與建議，中國軍隊應仍由中國人指揮。中國軍隊攻勢行動自然是遵行蔣委員長的命令。」

記者曾在怒江前線親見中美軍事合作的情形。合作得最完善的無過於杜恩與遠征軍總司令及其參謀長兩人的關係。杜恩機智，×氏毅力與熱情。×參謀長爲二十二年前的四川革命黨人，左手大指於革命時被子彈射去。記者曾問他「那一方面美國的幫助對遠征軍最感需要？」×氏笑道：「這很難個別指出，總之，中國遠征軍對他們的幫助都需要。」

## 攻勢展望

關於進攻怒江西岸今後情勢的估計，遠征軍總司令×××與××參謀長都有談話發表。

×氏估計宜於作戰的天氣大概還有一月左右，大雨到來將在七月中旬，這時期中國軍猛力推進，當有重大收穫。但他並不否認雨季來到後河西中國軍隊或將改取守勢，一俟雨季完畢再加緊攻擊。

中國軍隊現除雨傘外並無充分雨具，雨中作戰自必十分艱難，若干士兵已穿着美國製的橡皮鞋，但不少仍穿草鞋。×氏稱遠征軍當局已設法由印度堆棧運入美國雨衣。

今後滇西作戰，醫務十分重要，此項工作當由特種部隊給予巨大協助。

遠征軍統帥曾坦白指陳今後的困難，但確信日軍如敢渡河，當係自殺行動無疑。因河水漸漲，×氏也預計到今後渡河的危險。

(0) 此刻由補給中心往渡河地點須越七千英尺的山嶺，步行二十七英里，記者已深感作

戰的艱苦。

中國遠征軍衣食都不能說十分豐足。但在叢山峻嶺奮勇作戰，精神至爲旺盛，原來他們松戈待旦，爲時已久，得到反攻的機會，無不歡欣鼓舞，奮不顧身。

（美聯社記者范伍思）

## 松山堡壘之戰

——滾龍坡前線戰記——

盤踞怒江西岸地區的敵軍，兩年以來，既不能越過怒江的天塹，又深恐我軍的反攻，只得改攻爲守，以一個聯隊的工兵，半年的時間，在陰登山，松山，大壩口，紅木樹，滾龍坡一帶，構築防禦工事，其後又不斷的加強修整，竟使這些蜂窩式的堡壘羣，糾合而成一個大而完整堅固據點，與龍陵騰衝鼎足而立。這個據點不僅控制了怒江的臘猛古渡（惠通橋附近）；而且硬將惠通橋到龍陵七十四點五公里長的公路，切下十三公里長的一截，攔在這個據點裏。這個據點循公路寬到惠通橋，只有二十二公里，西到龍

陵約三十九公里，周圍足有二十公里大。裏面以松山堡壘羣的地勢為最高，工事也最堅，因之松山成了這個據點羣的總稱。

八月一日晚，記者住在前線某軍指揮所。這晚我目擊着運上前線的砲彈，一顆顆的飛入敵軍陣地，又親耳聽到它們一聲聲的猛烈爆炸。敵人偶而的回一兩砲，砲彈雖自我們頭上呼哨而過，卻落在荒山裏，只摧折了幾株小樹。據楊副參謀長說：「今晚的砲戰是明日攻樂滾龍坡的前奏曲。X軍長X參謀長早已上火線去了。不打下松山，他們發誓不下來。」閒談間，X師王副師長自前方來電話，說是攻擊佈置業已妥當，明天決計再取下一座堡壘，並且約我到第一線去觀戰。這夜，我軍重砲斷斷續續一直射擊到天明，使敵軍通宵不得好睡。

(7)  
翌晨（八月二日）我們被一陣密集的砲聲驚醒，清脆的機槍聲也拍拍拍的自敵軍陣地傳來。美國十四航空隊的偵察機，正在了無纖雲的天際盤旋，他們在觀察我軍重砲的彈着點，指示砲兵射擊的目標。我和楊副參謀長，醫務處盧處長，匆匆用過早飯，九點多鐘出發，取道瀝猛街，直奔陰登山。臨行盧處長特地檢出兩個急救包塞在口袋裏，他

笑着說：「今天也許用得着他們」。誰知不幸而言中，後來我們幾乎要借重這些棉花紗布了。

約莫一個鐘頭，我們置身於陰登山山麓了，山勢作四五十度的傾斜，幸喜這日天晴，工兵又早已開出一條之字形的小徑。我們在森林裏繞來繞去，足足費了一個半小時，才達到山腰。這裏山勢屹岬，作六十度的傾斜，這個斜坡上數百株松樹都已被敵伐去，只剩下一公尺高的樹幹，滿牽着帶刺的鐵絲。坡上是敵人在陰登山的第一道工事，機槍陣地密如蜂窩。我跳進一條壕，順着走去，發覺這條壕溝四通八達，竟將百十個小小堡壘，連成一氣，令人不禁讚嘆敵人用心之苦。當然，更不禁爲我攻克陰登山的將士叫好。翻過這一道工事，又發現一處更堅強的陣地。此地山勢更狹，樹林更密，敵人最後的一處工事，構築在山頂上，整個的一座山頭都給他們打穿了。這個堡壘羣分作三層，層層相通，你攻擊甲點，他可自乙點丙點還擊，不是奮不顧身的將士你想接近它，到了這裏，看到這一片被砲火摧毀得殘敗不堪的森林，看到樹幹上的表皮被槍彈剝得個精光，怎不對我攻克陰登山的忠勇將士倍增懷念和欽敬。怎不感到滇西寸土尺地都是在艱辛中

恢復的。

十二點鐘左右，我們坐在某師的指揮所裏了。這是一所用薄鉛皮和空彈藥箱搭成的小棚子，裏面擺着一張牀，幾隻空油桶，三具電話機，牀頭擺着一枝信號槍，一枝衝鋒槍。王副師長已到更前方去了，只留下一個勤務兵燒開水。這時我砲兵射擊愈來愈猛，砲彈好像在山巔和樹梢上擦身而過，十秒到二十秒的樣子，又在敵人陣地裏爆炸。我們走出指揮所，通過一處暴露的地形，在一條一人深的戰壕裏，找到了王副師長。他的左側距松山敵人陣地約一百公尺，在敵人步槍有效射程以內，前距滾龍坡敵陣不過兩千公尺，機槍砲彈也可以打得到。這裏雖是相當危險，但居高臨下，滾龍坡戰場的一切能夠一覽無餘。

王副師長坐在一只空彈藥箱上，右手扶住他前面的一架潛望鏡，眼睛緊貼着它，左手握着一個電話筒，身旁還擺着好幾具電話機，嘴裏在喊着：「第四門砲打得恰到好處，用原角度，再射三發。」站在附近砲兵連長覃汝恆立即用電話傳達命令，聽他的口音，像是廣西的。在他們之間，擺着一張詳細地圖，每一敵人的陣地都標上一個號碼，或

甲、乙、丙、丁。

「我們步砲配合進攻是十一點鐘開始的，現在我們步兵正在進攻滾龍坡公路第二道拐的陣地，你看某某連已接近第二道拐的左角，第三拐的陣地還在敵人手中，第一道拐及第三道拐以上的堡壘羣，都是我們的了。」王副師長一面對我說明戰況，一面將潛望鏡調整好，拉我過去，他說鏡中十字架對準的地方，就是現在步兵進攻的第一個目標，即第二拐道的左角。我正要湊身過去，他却未曾擺動身體，反而將望遠鏡抱得更緊。接着他歡喜得高聲叫起來：「我們步兵跳進戰壕了，敵人放棄堡壘跑了，逃得好快！翻譯！翻譯！趕快通知那兩位美國朋友，開機關槍掃射。通訊兵！搖電話給參謀長，我要請他下令伸延重砲的射程，不然要打倒自己的人了。」

王副師長話猶未完，我看着兩位美國朋友，工兵上尉賀青山同高射機槍連中尉傅福，早將兩挺高射機槍放倒瞄準狼狽潰退的敵人，開關的掃射過去。我舉起望遠鏡，看着紅色的曳光彈，夾着一串串的穿甲彈，殺傷彈，飛也似的鑽進敵人身，逃得命的雖有幾個人，但又不幸碰到一個迫擊砲彈，全部結果了他們。現在我們的步兵，在這個新佔

領的陣地前擺了一個×形的白布標，同時放起一層煙幕，這顯然是告訴指揮官，他們確實已佔領陣地了。

公路第二道及第三道拐上的敵人，這時正以猛烈的機關槍朝我步兵新佔領陣地掃來，我軍的機槍也自四面八方猛擊，拍拍拍清脆的槍聲，和開開闔沉重的槍聲正在唱和。我們的砲兵已延伸了射程，又開始猛烈的射擊，隆隆之聲不絕於耳，平均每一分鐘有一枚砲彈落在敵人的堡壘羣裏。今日天氣太好，不但沒有雨季的雨，而且滿山滿谷都給陽光晒透了，因此砲彈落在敵陣裏，立即掀起一團十多公尺高的灰塵，使指揮官清楚的看出砲彈的彈着點。

二十分鐘後，步兵忽從公路第二道拐的左角躍上公路，有的拿着衝鋒槍，有的拖着中正式的步槍，直朝敵人的堡壘衝去，白晃晃的刺刀，照在陽光裏格外耀眼。敵人的機槍雖被我們的砲兵壓制住了，但仍在若斷若續的點射。我們步兵匍伏在敵陣之前，開始燃放煙幕，白的，綠的，紅的，朵朵簇簇，剎時纏繞在那些矮樹上。幾個傷兵帶着武器從煙幕裏走出來，慢慢的回到我們的陣地，後面的輜重兵和老百姓，正扛着彈藥箱往前

面路，在槍林彈雨中，他們好像滿不在乎一樣。烟幕漸漸的稀薄，敵人的機槍却漸形稠密，這時我們步兵放了信號槍，只見一個紅球向敵人陣地的右面滾去。

「砲兵，砲兵，步兵快進入敵陣了，偏右一百公尺射擊，要快！」王副師長在大聲叫着，覃連長馬上在電話裏命令他的部下，幾分鐘後，砲彈集中右邊了，「通訊兵搖參謀長的電話！」王副師長的嗓子有些啞了，通訊兵搖來搖去，也累得滿頭是汗。

「參謀長！報告！現在無名高地的敵人，還在用機槍側射擊，妨礙這邊步兵進攻，請叫重砲壓制他，最好調一排人攻擊一下。」當王副師長通電話時，一串槍彈似乎自我們的耳際擦過，楊副參謀長立即叫我們取低姿勢，我只得斜倚在戰壕裏，僅留着兩隻眼睛和握着望遠鏡的雙手在外，盧處長的急救包幸而誰也沒有用上，我想。

砲兵的射程延伸了，無名高地的敵陣也遭到砲彈的光顧。一剎那間，我們的步兵站了起來，一個個拿起手榴彈朝敵人擲去，敵人的機槍還在拍拍的響，有幾個忠勇的士兵，眼瞧着他們慷慨的倒在敵人陣前，但在後面的弟兄，却以前仆後繼的精神，躍過他們的忠骸，殺進堡壘中去了。儘管我敵在交通壕裏，在機槍掩體裏，在堡壘的一場生死掙

托，一羣勝負的狼鬥，我們不能看到，不過公路第二道拐左角的那塊白布標，已移到公路上的陣地內，這也萬分令人滿足。

午後四點二十五分，殺入敵陣的步兵，又施放起九團煙幕，縷縷的白煙，正在一寸一尺的朝前瀾漫，終於籠罩住這個堡壘羣的一半，無異說這一半已到了我軍手中。這裏我們應向×師全體的將士特別是彭營長劍明以次的官兵致賀致敬。

午後二時，我另一支部隊，在×師長指揮下，乘第二道拐公路戰鬥正酣時，突自第四道拐新近佔領的堡壘羣，俯攻第三道拐的敵陣。×參謀長也在附近親自使用戰車防禦砲。他們與敵人的距離多少遠，記者在陰登山無法看出，但那幾門戰鬥防禦砲射擊的過分準確，可知他們距離敵人不到一百公尺遠。他們的指揮所是利用敵人現成構築的一個堅強堡壘。我軍在七月三十日進攻時，曾使用新式的火焰放射器，敵人固然被高温度的火舌所逼，放棄了工事，而爲我軍掃數殲滅，工事也燃燒了一天一晚，至今還在冒煙。

一網打盡了敵人之後，工兵開上去，鞏固這處新陣地；輜重兵和老百姓接着一箱箱的彈藥跟在後面，他們回頭時，扶着十幾個傷兵穿過田野，翻越山徑，一直送到一處臨

時的醫療所。這時暮色遍佈崇陵幽谷，月亮跑過東邊山頭，殺氣騰騰的戰場，也已歸於沉寂。

「來！我們去看松山的敵陣。」楊副參謀長彎着腰在前面領路，我跟在他的後面。我們循着一條交通壕走去，直到離敵人五十米處站住。前面即是我們的散兵線。現在他們正在挖隧道，步步迫近敵人，有的離敵人只有三十米了。我們將頭伸出壕溝，望一下，馬上又低下來。移動幾步，再伸頭望一望，松山山頭的樹已被我砲兵打得精光，留下一堆黃土；可是敵人的堡壘羣，都依然完好。我們攻到五十公尺處，即抬不起頭來，敵人也不敢走出工事，因此形成對峙狀態。

我們在交通壕裏走了一段路，繞到一個比較掩蔽的地方遇着王副師長。他告訴記者：「今天我們預定計劃只攻下一個堡壘羣，誰知竟打下一個半。」我們一面談笑。一面爬出交通壕，朝指揮所走去。剛在裏面坐定，我們聽到一聲猛烈的爆炸，一團白煙離我們十多米遠，再過來點，大概要傷好些人。「沒有關係，這是松山敵人打下的槍榴彈。」王副師長若無其事的說，但是他仍命令門外的勤務兵：「小心點，不要擠在門口。」在陰

登山用過野餐，乘着一山溶溶的月色，穿過陰森可怖的松林，帶着疲倦和興奮，回到了軍指揮所。

（黃印文）

## 攻克騰衝——頁偉大詩篇

——勝利是血換來的——

騰衝敵已被困在水桶式的包圍中，這是我遠征軍強渡怒江苦戰高黎貢山後聚殲倭寇的第三幕。

### 表演了兩幕絕技後 我們攻到騰衝外圍

(15)

提起怒江，「聲如吼火牛，勢如奔怒馬，氣如沸釜湯，色如土崩赭」，倭寇恃為斷難飛渡的天塹，終敵不過我破釜沉舟的決心，怒江仍然投入祖國的懷抱了，這一幕場面是足夠緊張的。「高黎貢山花正紅，千岫萬岫烟雲中，險道迢嶢鎖眉黛，絕巘突兀摩穹

隊。」在第二幕中，我軍又艱辛地表演了軍人的絕技，使鬼子咋舌寒胆，不得已而放棄這雄偉的山頭。

當我軍肅清殘敵，躍立高黎貢山，俯瞰那龍川江一帶平原，弟兄們莫不喜形於色。他們在雲霧蠻瘴奇寒苦雨中，喋血奮戰，完成了不平凡的任務，而今眼見這村落棋佈阡陌交通的所在，彷彿世外桃源，豈肯讓敵人再享盤據，於是乘勝追奔逐北，不過四天，便將騰北龍川江東岸之敵掃蕩一空。想起江苴周東等地劫後的老百姓，箠食壺漿，歡迎國軍的情景，真令人感動得流起淚來。由於軍愛民助軍，我們到處勢如破竹，六月底便攻到騰衝外圍。過龍川江曲石江時，正值山洪暴發，橋樑已為敵破壞，而使橋又經不起急流沖激，我們只好利用橡皮氣囊渡江。若不是因此遲滯，則消滅敗敵必更多。

七月初，我軍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相繼攻克飛鳳山、蜚鳳山、及寶峯山。於是騰衝東面的藩籬盡失。蜚鳳山克復後，記者曾馳往參觀，山週遍築工事，其外更佈設三道鐵刺網，堡壘羣中交通壕互相銜接，陣地確是堅強。然而縱令狡兔三穴，畢竟倉皇負創而遁。從五日起，這距城東北十里的主要據點，乃落入我手。而飛鳳山五一三八高地

及大董之克復，距城僅三里，更是控制騰衝。我軍進迫城郊後，復分兵南下，於七日攻佔上下孟連，切斷騰衝龍陵的通路，並奪獲敵輜重卡車十餘輛，汽油百餘桶，土工器具五千餘件。後路既斷，糧彈無法補給敵寇的命運就被注定了。

### 盟機風馳電掣而來 我們的老百姓笑了

讓我敘述一個最令人興奮的場面：那是七月十一日，蒼碧空中白雲朵朵，在雨季裏難得的大好晴天。我們在城西北砲兵觀測所俯視騰衝，覺得「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街市闕然，房屋大都頹毀。騰衝簡直是一座死城。一會兒，盟機大編隊風馳電掣而降，在來鳳山及城廂敵陣更番轟炸八次，真痛快！七年來敵機肆虐的血債，也有報復的今天。重返家園的鄉民目擊我鐵鳥揚威，男女老幼無不歡欣鼓舞。同時運輸機在我草原上投送彈藥，降落傘冉冉而下。老百姓都在附近悠閒地圍觀，等到完了，大家又爭先替軍隊運送，人人都帶着一副笑容。

騰衝城方整約有一華里，城牆石砌，高二丈五尺，厚一丈八尺，依來鳳山麓而築。

於是北門向東北，南門則正對着西南。因來鳳山自西北而徂東南，這座城的方向也就隨着偏了。大盈江繞流城西，飲馬水河蜿蜒東北，北郊則爲一片水田，而來鳳山屏障於南，形勢上易守難攻。雖然我已攻佔東南的滿金邑，西南的老坡，和北面的田心，形成三面包圍，但仍難接近城垣。這重重險阻，終壓抑不住我將士攻城の雄心，因之在美機協助下，十二，十三，十四我們又連續攻了三天。敵寇憑堅固守，以熾盛火力向我猛擊，但城西北拐角樓的堅強工事，仍大部被摧毀。城西南敵倉庫亦被我機命中燒光。東北我已進抵飲馬水河，南面我軍則攻至來鳳山腰，並佔領堡壘兩座。這成果應歸功於我勇往直前強渡大盈江和仰攻來鳳山の健兒。

### 騰衝城郊展開血戰 陸空合力攻來鳳山

迨後陰雨連綿，戰事轉趨沉寂，我仍積極作攻城準備。望眼欲穿之天氣，廿六日居然放晴，南風拂面，高原之夏有類江南春天。晨間霍揆彰總司令下令總攻並親蒞前線指揮。記者適往觀戰，愉快異常。我將士磨礪以須，只待盟機來助戰，即開始攻擊。晌午

通訊機四架，翔翔而至，旋又有運輸機多架在陣地後方投送槍彈。約莫半小時，南天層雲中露出幾點黑影，隆隆之聲漸近，飛臨頭上認明是 P-51 式機十架，向來鳳山及騰垣盤旋。我砲兵亦即指示目標，發射白烟，飛機乃俯衝向敵陣投彈，一陣機槍掃射，接着十二時三十分，六架又九架中型轟炸機水平向城垣予以無情之狂炸，頓時濃烟四起。我砲兵亦發揮威力，集中發射。於是步兵緊跟着衝鋒前進，葉師攻拐角樓，趙李兩師分攻城東南角及城西南角，顧師則冒死仰攻來鳳山。戰况之劇烈，爲爭奪大塘子以後所未有。激戰至黃昏，我各路均已兵臨城下，來鳳山亦被我攻佔十之八九。一日內，而有如此偉大成功，實出人意外。豈非大無畏精神，曷克臻此。

騰城背枕來鳳，來鳳山不保，騰城失其倚托。故欲取騰城，必先控制來鳳山。經二十六小時之慘烈戰鬥，來鳳山終爲我完全佔領，這真是個奇蹟。美軍聯絡參謀部賓爾恩將軍聞訊，當即馳電霍總司令祝捷，因爲他預計非一星期不成。這光榮的戰役，是怎樣完成的？一句話：「有犧牲的決心」。來鳳山自西北而東南四個山頭，第一是營盤坡，其次是文華塔，卽五三〇〇高地。再下去是文華坡，俗呼二台坡。還有一個象象鼻子。

而每個山頭的堡壘卒，又都異常堅固。山腰更有三道鐵絲網作障礙，加之山上樹木砍伐淨盡，進攻者目標暴露。南面上山的路也沒有，慢說是攻，連爬也也不容易爬，何況臨近山麓便會被發覺，而有遭敵射擊的危險！

### 噴火器燒死了敵人 來鳳山頭重飄國旗

但當二十六日午在我空軍與砲兵協同下，進至山腰的步兵，仍不顧生死，於下午一時開始攻擊，前仆後繼，大家都要立功，冒彈爭先，破壞敵人層層障礙。二時竟突入敵陣，實行陣內戰。營盤坡會中重磅炸彈，堡壘大部坍塌，故首先於四時被我攻佔。復經白刃血戰，於六時三十分佔領五三〇〇高地。先是敵頑強抵抗，我將士衝至敵前，以手榴彈投入工事，不料在掩體砲口即行爆炸，未能奏效，原來門口置有鐵絲網，敵之機槍可射出，我們的手榴彈則塞不進去。然而狡詐之敵，終被我「火燄噴射器」燒得焦頭爛額了。這玩意兒在中國戰場上還是第一次使用，燃燒時發熱在二千度以上，噴射距離可達六十碼，據守的敵人就被這新式武器解決了。同時，象鼻子方面已前進到鐵刺網前，

我們知道非將敵人堡壘摧毀，非把敵人全部消滅，是斷不能佔領陣地的。來鳳山之強攻得手，由於不惜犧牲，那種精神真可驚天地而泣鬼神。計是役獲山砲兩門，九二式步兵砲一門，機步槍百餘支，砲彈二千餘顆，及無線電閃光器等戰利品無算。僅五三〇〇陣地即遺有敵屍一百二十四具。敵寇損失慘重，於此可見。

文筆塔乃敵之母陣地，而且還有糧彈倉庫，決不甘心放棄，所以趁當夜大雨傾盆，增援向我猛烈反撲。二十七日晨一時廿分，被其乘暗突入，我軍反復爭奪，至八時將敵全部擊退，文筆塔失而復得。我弟兄們澈夜激戰的代價，是奪來迫擊砲一門，重機槍兩挺，步槍三十五枝，而陣地上則新添了四十七具敵屍。我居高臨下，繼續攻擊二台坡，象鼻子。十二時左右，這兩個據點又被攻克。然後即以火力移向來鳳寺，敵無法立足，潰退於山下之六保街。我下午二時四十分，完全佔領敵所恃為要塞的來鳳山。計前後不過二十六小時。當初敵曾下令死守，「陣地即是墳墓」，來鳳山頭五三〇〇高地巍然樹起了莊嚴可愛的國旗，淪陷兩年兩個多月的騰衝，（三十一年五月十日失守）今天重覩青天白日，無不歡欣。

我高興極了，二十八日晨趕來鳳山視察。自某地往松園於午間抵鹽水河新橋，一排長阻余前進，告以南門外四五六保街剛剛克復，第一區內殘敵尙未肅清，恐怕遇險。記者仍折往龍光台，從小山脚登山。遍山彈痕血跡斑斑，我守軍正忙於改造工事，而帶勝利的微笑，有些則在水潭洗滌兩日來的泥塵。山上本無水，這潭是我機轟炸而成的，却好貯了一池水，來方便弟兄們。俯視騰衝，一目瞭然。南門外猶有寥落槍聲。黃昏時，敵已掃蕩淨盡。夜雨，濕處城中之敵，從飲馬水河拐角樓等處度廣突圍，一一被我擊回。自後連夜突圍不逞，敵不得不改而固守城垣。

越過大險，歷盡艱辛，自外線據點戰進入內線包圍，而至殲滅戰。我軍已靠近城牆，敵寇已成甕中之鱉。雨後新霽，八月二日上午十一時，六架H-12式機驀然出現於城區上空，掃射投彈，繼而H-12式機十餘架更番低飛轟炸，彈下時，山搖地撼，威力驚人，命中城牆東南角，炸開大缺口一處。下午二時許，我軍在熾盛砲火掩護下，奮勇衝擊，迄黃昏城東南角已爲我攀登佔領。我們雄立來鳳山上觀戰，我如置身電影院，這情景實是抗戰以來破題兒第一遭。轟炸機竟日揚威，指揮機不斷指揮，砲兵射擊，步兵前

進時有如運動場上錦標賽，誰也不甘落後。那緊張的一幕，真的精彩，環觀的民衆眼福不淺。他們嘖嘖稱道：「出氣了！出了這口氣！」

城是那麼高，城牆上遍設工事，而城內又儲存了大量的糧彈，以兩千敵人來守，可有相當的把握。我們不能飛簷走壁，利用雲梯，半途即遭狙擊。所以非仰賴飛機炸開缺口，是萬難攻進城去的。且說攻佔東南角我軍擴張陣地，三日已延展到五十公尺，傍晚敵來反撲，被我擊退。四日晨，記者經由荒蕪滿途的南門外市區，從頽垣破壁中東達城東南角戰壕，小心翼翼地偷上缺口，潛身堡壘中窺探城下之敵，則見錯形工事中，機槍交互架設，敵兵皆上刺刀，怒目警戒，如果衝下去，只有白白犧牲。我們最好的辦法，是加強工事，以待時機。好在下午三時四十分，我機又在西南角，炸毀一缺口。我砲兵常即猛烈射擊，阻敵搶修。我步兵同時勇猛衝入，與敵肉搏。爭奪終宵，我卒佔領堡壘一座。從此東南西南兩角遙相呼應，聲勢更壯了。

### 各路部隊會攻三日佔領了半個騰衝城

(24)

五日，南門又炸開一缺口。六日南城鐘鼓樓全部炸毀，我攻佔城垣上敵據點三處。七日午後，經數度激戰，我又攻佔堡壘一座。八日至十二日陰雨不止，我城垣部隊復擊退連夜敵人之反撲，並予以重創。十三日放晴，我繼續攻入城西南角三障地，城中最高建築物文星樓亦被我機炸毀。十四日晨，我又擊退敵人四次反撲。美第十四航空隊又對城內敵猛施轟炸，我東城外部隊攻擊營辦衙門，將敵消滅一部。十五日拂曉，漫天大霧，我軍由美空軍協助，繼續猛烈攻城。我利用轟炸缺口，兩度突入城內，敵向我反攻，先後八次均被擊退。迄晚，我已完成堅強工事。綜計一日內斃敵二百三十餘。十六日，敵向我反撲六次，我利用工事，沉着將其擊退，十七日，敵再度反撲，仍無效果。我乘勢擊毀敵堡壘三座，攻佔兩座。十八日，我機投彈命中西門外之美領事館，全部焚燬。西南城郊我軍，隨即攻擊頑敵而佔領此一重要據點。十九日，續向西門城樓及西寧寺掃蕩。二十日，我城南部隊於下午四時首先攻佔東岳廟電報局，於是在城中我已獲得立腳點了。二十一是一個值得誇耀的日子！從上午九時十分起全面攻城，由西南角下城部隊一舉攻佔督辦公署元天宮，獲敵被服庫，續向縣黨部武侯祠掃蕩。由南進攻部隊從爆破各

敵以一湧而入，於正午佔南門，進據教育局及兩等小學。同時我東南城角部隊亦趁機突入城內，繼續攻佔武廟，並向文星樓東西之線搜索前進，綜計是日俘獲輕重機槍十五挺，步槍百餘枝，其他軍用品無算。二十二日，美機四十餘架自密芝那飛來助戰，我與敵巷戰竟日，斃敵甚夥。二十三日巷戰益烈，與敵在破敗南街隔牆搏鬥，敵屍死馬遍地橫陳。三百來的戰果，我已佔領了半個騰衝城。

### 敵寇終於全部被殲騰衝卒爲我軍攻克

兩年來，敵在騰衝不斷構築工事，鞏若金湯不僅城牆上步步堡壘，而在城根更有堅強的陣地和防空壕，每當我機來炸，敵寇即趨入躲避。在敵認爲鐵打的騰衝，到底被我英勇將士擊破了。敵酋重松聯隊長被炸死。城內尚有敵傷兵約五百人，能作戰的敵兵不過三四百，勢成強弩之末，舍投降外，別無生路。但依過去經驗，頑敵必將作困獸之鬥。因爲一則敵防線縮短，兵力集中；再則在城東北、西北兩角敵有堅可憑。城西北縣政府角落廟的工事，均不易摧毀。而城東北一片苗圃，處處碉堡，這開闊地帶，尤

不易攻。敵部隊原駐該地，可見重心在東。我們掃獲了一些苦役，據供城中尚有朝鮮營妓三十餘名，不知死活的倭寇，真是黃連樹下操琴，苦中作樂，這些敵寇，在我加緊進攻中，遲早終歸會全部殲滅的。

（編者按：據軍委會發表戰訓，九月十四日上午十時騰衝已完全為我軍攻克。）

（中央社記者彭河清）

### 騰衝之捷

西南邊城騰衝已完全克復，這一殲滅戰大功告成，足與密芝那之捷先後媲美。這石頭城工事堅強，易守難攻，但我軍憑大無畏精神，終於在八月二十一日攻入南門城內，苦戰至九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將殘敵全部肅清。計自七月二十九日開始攻城，歷時四十七日，而此蒙羞八百五十八日的騰衝城（前年五月十日淪陷）乃重見光明。

騰衝城是怎樣克復的？非僅巷戰牆壁戰而已，每一寸土地都是浴血搏鬥得來，城牆內外環斷蜿蜒，其上更是處處工事。市街房屋廢棄殆遍，無論大小建築物，四週均沒有

堅固掩體。城中堡壘不下三百餘座，敵寇的防空洞地下倉庫也非常結實，光只那九層樹幹就有七八尺厚。盤據兩年來日寇在城裏面摸得爛熟，我軍則旋認地形旋作工，攻擊也是大不容易，何況頑敵還有堅可恃。

反攻緬甸聲中，騰衝是我遠征軍硬打下來的第一座城。騰衝城如田字，我軍突破南垣後，齊頭向北攻擊。第三夜起（八月二十三）即大雨滂沱，連綿多日，軍事行動頗受阻礙。但我仍冒雨擊敵，頻獲進展。現在戰地督師的霍揆彰總司令特手令各部限期攻克騰衝，三軍奉命，士氣益振，六日攻克城中心敵堅強據點文星樓，至七日我已確實佔領這田字中的三個口字，敵退據東北頑抗。十一日是我軍強渡怒江四週月紀念，我向困守之敵繼續緊縮包圍圈。十二日我進攻益烈，雙方死傷俱重。至十三日敵所據僅存半個足球場那樣大的地盤，殘餘者多係官佐，這天戰鬥最烈，砲火最熾，衝鋒肉搏，聲震天地。夜間大雨傾盆，敵人來了一個迴光返照式的通宵反撲，結果並未得逞。我軍則接着作拂曉攻擊，那些疲敝的殘敵，已是只能招架，不能還手。經過一番激烈的衝擊，李家巷那幾座民房終成敵寇集體葬身之地。所以十四日早晨，我軍大部是從事搜索工作，上午

十時城內零星之敵全部肅清。惟東門外一保街白馬廟殘敵五十餘，趁前夕大雨滂沱之際偷逃。一股十餘名被我攔擊於董庫水田中，多數殞命，我俘獲四名。一股二十餘名經翁羅南竄，另一股九名向芭蕉園逃去，均經我派隊分途追捕。那些漏網之魚，終於或被生擒，或遭擊斃。騰衝一仗打得真痛快，這是百分之百的殲滅，我軍愈戰愈強，這是值得誇耀的！

自突破騰衝城以至完全攻克，中經二十五日巷戰，我有十二天功夫在城中奔走，旺盛的大氣更提高了我的勇氣。在距敵四十五公尺的壕塹中觀戰，親見敵寇撲過來被活生生地擊斃，親見我健兒冒彈躍出衝鋒陷陣，兩隻眼睛證明了敵人頑固強悍，也證明了我軍驍勇無雙。我軍攻陷一個重要城市，將敵全部殲滅，這次是首創紀錄。國軍在艱苦中奮壯起來，證實加強訓練改善補給提高待遇以後的國軍，必能完成其更偉大的使命！

④ 敵人剛肅清不到一小時，我即趕入城中，憑弔戰場，火藥味道與血腥臭氣瀰漫了全城。弟兄們滿載利品含笑歸來，通信兵則正忙於收拾電線，東門兩座被服庫仍在冒烟，若干士兵在盛隆中搜尋戰利品，其間敵屍疊疊，行經瓦礫場稍不留意即踏着那軟綿綿的

新鮮鮮血，鮮血淋漓，穿腸折臂，各色各樣可怕的死狀，不堪入目。牆角裏十五具新鮮營妓的屍體，堆陳一處，袒胸露乳，紅綠相映，當中還夾着一個襁褓嬰兒。那炸塌了的東門城樓上，到處是彈痕，到處是屍體，滿城烟雨，無限淒涼。騰衝城內不僅找不出幾塊好瓦，連青的樹葉也一片無存。兩年來騰衝經日寇鐵蹄的踐踏，老百姓終於望到解放的一天，他們迅速歸來，整理殘破的家園，埋頭努力，要在廢墟上建設繁榮的新騰衝。而此中緬印交通要衝，將在國防線上永遠雄峙於西南。

(29)

我遠征軍這次強渡怒江天險，奮戰高黎貢山，卒克騰城，而將殘敵殲滅，將士們的鮮血，已寫下來最光輝燦爛的一頁戰史。然而勝利並非偶然，軍隊與民衆打成一片，相見真如久別的家人，這種精神真了不得。由於軍愛民民助軍，更易促使大功告成。騰衝悲壯光芒的戰績，將永不磨滅。在若干血寫的戰績中，忠勇殉國的李頤團長值得特別一紀。這位湖南青年短小精幹，沉默寡言，其勇俠果敢之氣概，溢於眉宇之間。這次攻城每戰必身先士卒，因殘敵負隅頑抗，久不能下，深爲憤恨，十三日正午又親率所部冒濃密砲火向敵衝殺，不幸在東門接敵太近，致遭狙擊，飲彈而仆，第二天騰衝完全光復，

而李團長不及親覩，真是遺憾。數日前我曾任在城牆上替他攝影，不料現在又來作輓聯獻他。可惜他壯志未酬，所遺妻女各一，這是令人悲痛不已的！

十四日的雨，痛快淋漓地下了一整天，正所謂洗淨腥羶。十五放晴，天也似帶勝利的笑容，霍總司令召集全體將士在騰城南門外來鳳山麓訓話，檢討得失議許功過，並諄勉大家繼續發揮「戰勝攻克」的精神。午間設宴為各將校慶功，勝利酒激起了座上將領的熱血沸騰，遙望長江，遙望東北，千百萬同胞正迫切期待拯救，他們惟一致希望繼續努力，殲除倭寇，那時再來痛飲黃龍！

( 彭河清 )

## 龍陵前綫視察記

### 向前綫出發

從怒江西岸的總司令部到第一線的距離，並不太遠，如果在天氣晴朗的日子，從前

方傳來的炮聲和機關槍聲，就恰如響在我們左右鄰近的地方，站在較高的山頭，前方陣地的情形，也隱約可觀。可是連綿不斷的大雨，却把這些聲息完全掩蓋了，五百公尺以外的距離。便不能通視，成天我們只見着茫茫的雲霧和聽着淅淅的雨聲，沉悶窒人的空氣，壓迫着人心好不難受。連續的雨天也更增加我們與前線。通的困難，那起伏曲折亂石橫陳的山道，加上雨水的沖洗，泥濘滑濕，縱然是距離極短，走起來也夠令人吃力，惟其如此，所以除了電話之外，司令部和前線的聯絡十分困難，而對於前線的情形，也就不免隔膜起來，總司令——宋希濂將軍爲明瞭前方的實況，在七月××日親自到第一線陣地去觀察。他親自騎馬領隊，其次是總部副參謀長陶晉初少將，以次的便是美方聯絡軍官魏敦和奧斯汀中校，祕書孔慶德，作戰參謀陳寶文和筆者。我們朝着右翼前線南岳部隊的陣地前進。因爲這一帶陣地，在控制龍陵的作用上距離最近，而且形勢最佳。

### 南岳部隊

這裏應該提到的是南岳部隊的戰績。一個月以前，宋總司令親自指揮着攻擊部隊初次攻入龍陵城垣時，因為敵寇迅速增援，攻擊部隊不得不稍行撤離，暫取守勢。便從這個時間起，南岳部隊奉命接替了戰鬥正面一部分的任務，由於他們的勇敢和沉着，迭經擊退敵寇兇頑的攻勢，穩定了全面戰局曾經不止一次的獲得了總司令的獎勵和犒賞。他們的精神表現在能認真拚戰。局勢緊張的時候，團營長率領着弟兄們與敵人肉搏，受傷的負傷不退，苦戰到底，高級長官親在最前線指揮，有一次副軍長曾經代理過副營長的職務，他們作戰不到半個月，所繳人馬武器及其他物資的數量，已經相當可觀了。

### 沉寂的防地

走過迂迴的山道，我們漸次接近了前線防地，因為天氣陰雨，戰線上十分沉寂，弟兄們大都待在反面的斜掩蔽部裏，做着零星或必要的事情。滇西雨季的氣候，是反常的。六、七月的日子，內地省份正當烈日炙人的炎夏，但在我們的陣地，成天的風雨却使弟兄們感到冷如寒冬。連接不斷的荒山，既沒有人烟也沒有糧食，祇要看陣地上往來的碎

事担架上所陳的食品，我們就可以明白的知道前線弟兄是吃着怎樣的一種粗糲來担起我們神聖的民族抗戰的。可是話雖如此，前線的弟兄們忠黨愛國的情緒依然是那般高漲，責任心和敵愾心，使他們忘却了個人的生活，忍受一切困苦缺乏而沒有怨言，由於這種犧牲的精神，才造成了他們這些豐碩的戰果。

### 受難的邊城

我們在一個低凹的谷地下了馬，挨次的跟着朱總司令爬上前面一個陡削的山坡，這便是第一線部隊的監視位置了。第一塊「四寨之地」幾天以前還是敵寇的巢穴，據以頑抗我軍，如今却已入我們的掌握，而且成爲控禦龍陵的一處絕好的陣地了。坡谷間還存留着顯著的戰場景像，到處都是敵寇挖掘的工事和遺棄的物品，空氣中瀰漫着難聞的血腥和腐屍的臭味，這時候恰逢雨霽天晴，我們在坡頂縱目遠望，那蜿蜒的滇緬和憂鬱的龍陵城，出現於大家的眼底，離開我們最多不過三千公尺，面對着這個受難的邊城，和這條被截斷而失去了功能的國家的動脈，一種憤怒的情緒和責任的感覺，湧上我們的心

頭；全體的目光都祇掃視着前方，搜索敵人的蹤跡，却忘了自己是站在一個敵方良好瞄準和有效射程的位置遠遠望去，龍陵城騎臥在叢山峻嶺一片小小的平地上，滇緬公路穿過它的中心，它邊往南便是膏腴平坦，被太陽光照得綠葱葱的芒市大壩，右邊東北離城不遠的地方，有一條敵寇新開通往騰衝的支路；蜿蜒曲折的隱沒在雲霧茫茫的山嶺之中，便在這個縱橫不到三百里騰龍，滇緬兩路劃成的狹小三角地帶內，敵寇藉着山岳地形和強固工事的掩護，抵死對抗着我軍的攻勢。愚蠢的敵寇，明知他在戰略戰術的形勢上已陷於絕境，却還要在這塊地方堅持着一種無用的戰鬥，這也許是那可憐而又可笑的武士道切腹自殺精神的表現吧！

### 作戰經驗談

當大家正指點和談論着當面敵情時，南岳部隊的李副軍長（兼代師長）領着另外兩位軍官，使一個隱蔽的過道來見宋總司令了。其中的一位便是首立戰功而獲總司令嘉獎的周開誠團長；另一位穿着血漬的衣裳，綳帶布從頸項挽着一個屈曲的左手的，則是勇

敢作戰，負傷不退的營三連開後，經過副軍長的介紹，他們向宋總司令略作報告，宋氏親切地予以慰問之後，隨即告退和其餘的人攀談起來。以他們血肉換來的經驗，這兩位軍官曾告訴了我們許多有益的戰鬥知識據他們表示：對敵有效的攻擊是必須先從正面穩重的攻到半山，然後再以所有的曲射武器，集中轟擊反斜面上的敵寇。如此敵寇不是全部被殲於他們的掩蔽部裏，跑出來越過山頂稜線，就是被我們衝鋒機關槍的密集火力，毫不容情的把他們打死在陣地的外緣。此次龍陵外圍據點的爭奪戰中，敵寇所以慘敗的原因在此。可是敵雖然敗北，我們雖然達到如此。難得的殲敵的良機，而仍未能獲得理想的戰果，這實在不能不歸咎於天時的不利。成天的大雨使得我們後方的補給完全跟不上前線的進展。正當戰局發展到一個最順利的頂點時，却於是仍讓周章狼狽的敵寇，終因補給不繼，仍復苟延殘喘了。

### 敵前軍事會議

宋將軍電邀的前線各部隊高級長官陸續都到了。即在現地召開了一個敵前的軍事會

議。會議經過的情形，是十分良好的，因為自從本集團奉命渡江攻擊以來，部隊長分別在前方督戰，今天都是首次盛大的集會，同時又當各個高級長官經歷了多少痛苦患難之後，重新來研究如何達成一個共同的使命，所以一切的意見和計劃，都非常實在。會場空氣是分外的顯得懇摯和團結，會議的舉行雖沒有一定的程序，但因大家意志的集中，各項討論都是有條不紊的進行着。從宋將軍安祥愉快的笑影和各個長官敬謹莊嚴的面色上，我彷彿見着了這個戰場命運的決定。

因為長久的視察和研討，會議結束的時候，天色已經垂暮了。在許多高級將領肅立相送之中，宋將軍緩步踱下了這個第一線的山頭，我們重新跨上馬背，又回到了那先前出發的地點。

(曹效詩)

## 龍陵戰場

兩個半鐘頭的空中飛行後，我們安全抵達昆明，在這裏，你可看到巨翼排空，吼聲動地，忙碌的友邦官兵，架着各式車輛在機場上奔馳，這是我們第一次感到戰爭的偉

大。

在昆明祇歇一晚，第二天，我們又踏上征途，一小時的空中飛行和四小時的卡車奔馳後，我們到了下關。十年以前，在地理課本上，我們已知道大理四景，點蒼雪，洱海月，上關花，下關風，車跑下關十餘里，早已看到高入雲表的點蒼山，絕嶺的白雪，隱約可見，這時已是四月底了，陽光照在地上，已十分溫暖，穿着單衣，尚覺甚熱，而在同一地域，却形成兩個極端的季節，實令人驚奇，十年前課本的知識，得到了事實的印證，又使人喜不可支了。下關的風，在白天尚不覺得利害，一到傍晚，其勢便兇，終夜風聲怒號，夢魂爲之驚擾。我們住在美軍帳幕裏，白天熱得睡不過氣來，晚上却重被不暖。日夜之間，又形成兩個極端的季節。

在下關我們會隨着美軍教導我國工兵使用美國帆布艇作渡河演習，在風聲呼呼的夜間，有着偷渡的演習，美軍有評述，我軍有詢問，都是我們傳述。

## 踏上戰場

在保山住了兩個星期，被派赴國軍某團工作。五月二十九日，乘美國帆布艇渡過怒江。這時，國軍一部分已渡過約旬日，敵所恃為天險者已被突破。我們所渡的是新關的渡口，兩岸高山壁立，巖入雲表，沿岸有原始的叢林，林間蟲聲振耳，晝夜不息。渡江以後，兩三天的急行軍，我們蜂擁至龍陵城郊。在一個陰雨的下午，我們抵達龍陵城東南郊的高山上，這裏有一所寺院，俯視城區，立在寺前的危岩上，全城盡在眼底，滇緬騰龍（敵人新修的公路）兩路，蜿蜒山麓。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踏上戰場。

### 永留心坎

到達龍陵的第二天，我與美軍阿上尉隨團指揮所，移入寺外山中，前一晚我軍將擊滇緬路橋樑破壞，次日便搜索前進了，敵人很少抵抗，退入城區，我軍跟蹤追擊，那天大雨傾盆，我們臥在陣地裏，從被蓋滲透到裏衣，如臥水國，次晨，我軍向敵陣進擊，敵陣在滇緬騰龍兩路的交點處，地位重要，工事堅強，密密的機槍聲響了，從電話裏，我聽到營長的聲音：報告團長，敵人的兩道鐵絲網都被我們破壞了，但是破壞鐵絲網的

官兵，都犧牲殆盡了。團長的回聲是：你把營指揮所推到鐵絲網附近吧，我就到你的指揮所了，我們不願犧牲。一定要把敵人的烏龜殼擊破。敵人的砲聲由遠而近，居然射到我們百米附近了，我雖然是初次嘗到砲彈的滋味，但並不害怕，因為在重慶住了四年多，兩三丈深廣的炸彈坑是見慣了的，兩三尺深廣的山砲彈坑，算不了回甚麼事。傍晚，我隨團指揮所到達距離敵人三四百公尺的陣地上，會踏着敵人未爆炸尚灼熱的迫擊砲彈，疲勞之餘，在機槍格格聲中熟睡了。次日天明，敵砲如雨，向指揮所射擊，均落距我們百公尺以內，團長依然站立通電話，鎮靜如常，這使初上戰場的我感到驚嘆。

兩天的激戰，給我們拉下來了，敵人重機槍陣地，爲我們的特種武器擊碎了，敵人當然都成了砲灰，敵人的重輕機槍及步槍，均有虜獲，據說這是以前作戰不易得的。由敵詹氏家忠雄的身上，我們獲得敵人龍陵守備要圖，這種收穫實在不小。陣地是佔領了，但是團長營長因親到鐵絲網附近指揮部隊衝鋒，都負了傷，至於平昔和我們談笑一塊的忠勇官兵，許多都成仁了，他們英勇犧牲的精神，永留在我的心坎裏。

在團長受傷的次日，新團長來了，他是一個堅毅果敢的好漢。我第一次見他，便知

(4)

本團前途是樂觀的，爲着挽救城內垂死的殘寇，敵人大量增援，而我軍也調整苦戰的部隊，命我們開到城東北的另一高山。在那裏我看到俘獲的大量敵人大衣軍毯罐頭汽油等，敵人倉卒敗退，倉庫未毀，我軍垂手而得。我已經很久沒有嘗到美軍罐頭的滋味了，在那裏却出乎意外的嘗到敵人的罐頭。「敵人牛肉味道較我們的還好」，這是阿上尉告訴我的。

### 黃草壩之戰

黃草壩之戰粉碎了敵人的反撲，龍陵戰局，因而穩定，這是值得特別記述的。

七月二十二日，敵自騰衝增援龍陵，趁大雨向我龍城以東黃草壩以南地域偷襲，初勢甚猛，陷我長嶺崗，空樹坡，深溝等地，圍擾我之背，當時我守軍力薄，致有差失。是日清晨，我團奉命堵防，團長熟知敵寇技倆，飛調各營急進，正午以前，即與敵接觸，克服數據點，後來檢討戰局，始知那英若遲延一兩小時，局勢必改觀了。

自那日起，無日不在激戰中，我和美軍駐團聯絡官阿弗特上尉整日整夜在團指揮所

山砲聲，各種迫擊砲聲，手榴彈聲，輕重機槍聲，日夜盈耳，有時也能聽到敵兵的口令聲，呼號聲，昏天昏地，一連十幾天。

但我陣地屹然未動，火力且較敵人爲優，因此敵死傷盈山滿谷，終於在抗戰七週年紀念日那天清晨，在我友軍協助攻擊之下，拋棄彈藥裝備無算，退入城區，事後在另一陣地所擊斃的敵員某大尉身邊，獲得作戰命令，知此役敵所使用兵力，約一聯隊之衆，初想把我軍壓迫至龍壁東南兩河灣滅之，結果死傷一千餘人，吃了大虧，終成夢想。

我英勇戰士在此役中，也受盡千辛萬苦，除與敵人拚死活外，日夜埋在土坑裏，龍陵城郊，無日不雨，因此土坑內盡是水。戰士的下體，浸在水裏，達十餘日之久。這種苦楚，我也曾受過，某晚我和團上尉架起軍兩人用的帆布帳幕於團指揮所附近，疲倦中昏昏睡去，一覺醒來，透骨冰涼，原來雨不知下了多少時。水浸入帳內，已有好幾寸深了，軍毯衣服，打得透濕，那夜便蹲在帳幕內，以迄達旦。真有渡日如年之感！

(41)

在陣地裏，睡眠似乎是難得的機會，我親見團長有幾天幾晚未曾安息。電話是整日整夜不停的，使你也無法休息，團長如此，其他官兵自可想而知了。

我雖不常在第一線，但虛驚却也受得不少，有時正在吃飯，砲彈便在你身旁爆發，在震耳欲聾的巨聲中，不知如何的吞下了許多菜飯。有一次，我和阿上尉在一個距離三四百公尺的窪地裏休息，敵人正向該地猛攻，彈落如雨，阿上尉身旁一死一傷，離他不過一公尺之遠。

總司令部對此次戰役，極爲嘉許，因此我們這團獲得幾萬元的犒賞，買了七八頭牛，官兵飽食一頓。

### 老東坡巡禮

龍陵敵我爭奪的焦點爲城東南的老東坡。有人說，老東坡的攻克，完成了龍陵戰功的一半，確是議論。

我軍攻擊老東坡，前後達八次。後六次是我親自看到過的。我們在距坡三千公尺之處，用望遠鏡看得非常清楚。每次攻擊，事先是一兩小時猛烈的砲擊，步兵隨即匍匐前進，迨接近陣地時，手榴彈聲、機槍聲、衝鋒鎗聲，混成一片；信號彈，烟幕彈，亦

不勝而退。如是者約一小時，槍聲漸稀，終歸沉寂。

這疏固的工事，終於八月十九日爲我軍佔領，我懷着好奇心，在二十五日那天隨同義軍官阿弗特上尉往陣地一看。原來老東坡主要陣地爲一縱橫約百公尺的山峯，它的雄壯處是龍城近郊最高所在，左右均極陡，後面敵有陣地可資倚託，所能攻擊的，祇有前面一條寬約二十餘公尺的山坡。而山坡前方又是一塊縱橫七八十公尺的平地，敵易發揚火力，因此攻擊殊爲吃力。這個陣地前後所中的砲彈，總數在五千發以上，雙方傷亡約在兩千上下。我們來觀察時，克復已有五天了；但陣地上到處是子彈，手榴彈柄、槍柄、水壺、子彈箱、防毒面具等，因此可以想見當日激戰狀況。自老東坡攻克後，我軍連捷，直抵鐵箱，敵少抵抗，因此又可想見老東坡之捷，完成龍陵戰功之半，誠非虛語。

（周毅抗）

## 戰士們千辛萬苦這樣的奪回了龍陵

十一月三日我軍再度克復龍陵，這是滇西戰役中一次重大的勝利，對於打通滇緬公

路的戰略和政治意義，更具有極大的價值。

打算一舉遮斷松山騰衝敵軍後路，同時攻略龍陵的我軍。五月渡江以來，迄今已是半年。在抗戰史上，可說是一支兵力，在雨季中作山岳叢林戰，歷時最久而始終不憊的一次。

### 奠 基

過去六個月中，這支兵經過大小戰鬥凡數十次，先後攻克滇緬路上的鎮安街，大壩子、黃草壩諸要點，和芒市之東的象達、龍陵之東的蚌渺，傷亡敵軍在一萬左右，生俘敵官兵及偽印軍合計三百餘人。繳獲大小大砲十餘尊，輕重機關百餘挺，步槍一千一百餘枝。至於彈藥器材裝滿的盧獲，目前尚未清查。除上述戰果和戰利品外，我軍還會兩次置龍陵於四面包圍中，粉碎敵人企圖，挽回整個滇西敗局的反攻，同時奠定了我們再舉攻略龍陵的基礎。

這我表這軍以三軍迂迴龍陵繞經北中夷軍對密之運敵奇襲。其艱難情形可說是不相上下的。雖說我左翼大軍翻的是高黎貢山的餘脈，但是這條發祥於西康境的山脈。沿着怒江進入滇西，再折而向緬甸。直到曼德勒的附近才消失。因之，在餘脈中行軍也不是件輕鬆的事，頭上是雨，腳上是泥，牲口躺在地上，便再也掙扎不起來。這樣犧牲於途中的驛馬，據說有三千多匹。汗泥替士兵們脫去了草鞋，然後放他們走上一條幾十里無人烟的山道，雨却隨着他們走，一直跟到他們露宿的地方。苦，的確是苦，然在龍陵快要完全攻克的前夕，和將士們談起這段行程，誰也認為苦已得着苦的報酬了。

## 初 功

(45)

六月十號，這支從事戰略奇襲的軍隊，第一次攻入了龍陵的市區，殘敵兩三百人僅佔據市區內及附近的高地，紅土坡，西山坡，觀音寺等據點，頑抗待援。當此間不容髮之際，我軍却在為馳名的「龍陵雨」所苦，在不能飛行的氣候下，他們渴望着空中的補給，他們盼望老百姓組織的驛馬隊，自怒江東岸怒山山脈的平壩裏，馱着米和糧，趕到

怒江西岸的高黎貢山山脈中來。這些日子，砲彈只留得幾十發，罄其所有，也摧毀不了幾處敵人的工事。他們萬里裏來的米，一頓減少一頓，起先大家喝稀飯，後來一道嚼山芋，山芋找不到，再找芭蕉和草根。這時敵人利用了騰龍公路，由騰衝抽調了四千人附砲十二門，又自芒市調來一千餘兵，企圖實行南北夾擊，一舉擊破我彈糧俱絕的主力，保持他們後方的交通線。

## 敵 夢

五十六師團是敵軍中的一支精銳部隊代字叫作「砲六七，三部隊」，師團長是松山祐三中將，這次他不僅想以五千人來解散龍陵之圍，都且做了一場大夢，下了最大決心，要殲滅我軍的主力，這件事可以由事後函到的敵軍文件，確實的證實出來，六月八日，松山祐三在芒市下了一道命令，第一句話開門見山的說：「兵團擬集結所有兵力於龍芒地區，捕捉敵第七十一軍殲滅之」。他在六月十三日的一道命令裏又說：「兵團擬以主力，於六月×日夜，發動攻勢，支達龍陵陣地，並將敵第七十一軍主力包圍殲滅之，

日期預定爲六月十五，但另有命令。

## 變計

松山祐三正在調兵遣將，決計把握龍陵，我們攻入市區的軍隊，不得不拼命向頑強抵抗的殘敵繼續猛攻，想在肅清之後，再來全力應付敵人的兩支大兵。街市戰一直進行到六月十五日的黃昏，觀音寺被我攻佔，敵人退守在西山坡，紅土坡，兩個據點裏，可是晚上七點鐘，我軍已判斷出敵人由騰衝及芒市遣兵增援龍陵的大舉反攻，當即命令一師兵力轉移於騰龍公路兩側，「五三一〇」及「五四一二」高地，準備迎頭痛擊由騰衝南下的敵人。不過另一股敵約千餘人，似有迂迴我軍右側背的企圖，至此戰局顯已演變或腹背受敵的勢態。爲謀總結兵力，再圖攻略龍陵，我軍當晚變過了部署，這種部署，雖然與敵作戰命令比照觀察恰好相對，但我們戰士當時猶認爲未能一舉攻下龍陵，造成滇西戰場的第一個大捷，是一件遺憾的事。

## 長 攻

龍陵街市戰，演變爲外圍的爭奪戰；表現上看似乎是敵人的一個小勝利，然自戰路觀點言，我軍的奇襲龍陵，顯然已分散了騰衝敵人的兵力；在龍陵外圍，我軍又打了幾個硬朗的仗，達成戰路所賦予的一部任務，換言之，即是遮斷了松山騰衝敵人的後路，我軍第一次圍攻龍陵前，敵人還有一個夢想，打算在蚌渺展開一個主力決戰，可是這場主力決戰後，我軍完成了對龍陵的第二次包圍，由敵人的作戰命令上觀察，蚌渺會戰，應該是敵人眼中的重要一役，蚌渺在龍陵之東，滇緬路之南，相去二十餘哩，當會戰激烈進行之際，敵師團長松山祐三，在龍陵下了一道重要命令，他不僅明白指出兵力應如何部署，抑且一再的說明其重要性，對於後者他說：（一）「此次蚌渺會戰，係對敵第十一集團軍主力之決戰」。（二）「兵團擬舉全力，從此一戰之決勝，一舉解決今後之作戰，各隊應覺悟蚌渺會戰之勝敗。關係兵團之存亡，務竭死力向勝利之途邁進」。（三）「松井部隊，代表龍兵團之命運，應於敵主力結集之前迅速殲滅當面之敵」。

## 包圍

當時整個滇西戰場，我軍無處不佔優勢，怒江西岸的三大據點，我軍都分別予以包圍了，松山騰衝的殲滅戰，方在激烈的進行，龍陵殘敵接着陷入覆轍，松山軍，在指望滇緬路上馳來的援軍，騰衝的敵人，仍期待着騰龍公路的解救，換句話說，兩地敵軍，齊將希望寄托在龍陵，不料龍陵的敵人，也在想救兵。

在這種情形下，芒市敵軍，來個傾巢反撲，自是意中事，因為在敵人看來，如果慷慨的拿出一支兵力不怕犧牲，只顧循龍芒公路打過來，也許一舉即可解龍陵松山及騰衝之圍，在我們看來，龍陵是滇西戰場的門戶，如能捨死堵得住大門，松山騰衝的大捷即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不過龍芒公路好像這扇大門的鎖鑰，關門的把在手中，攻門的即無法可想，否則這扇大門很難以關住，這樣龍芒公路上的一場惡戰，已是無可避免的事。

## 奪山

七月可說是我敵再度爭奪龍陵附近高地時期，市區週遭的每一山頭上，都會有過慘烈的戰鬥。敵軍固然死守到最後一人，而我們攻擊的士兵，也猛攻到最後一人，從七月底到八月九日，龍陵前殘敵大約只留下千餘人，據在官區，市區西南的老東坡，風吹坡，古泉山，三官坡，及市區鄰近的文筆坡，紅土坡，伏龍寺等地，日以繼夜的加強工事，推其目的，似在向我軍索取代價而已，同月一日到二十五日我軍全線出擊，敵軍經此半月的猛攻，傷亡慘重，不得已退守西山坡，紅土坡，伏龍寺等據點，繼續作困獸之鬥，這時我攻龍芒市的軍隊，已將芒市以東的高地佔領達到完全控制龍芒公路的目的。

## 外圍

由此看來，松山省領顯然已擲出所有的本錢，孤注一擲，企圖挽回整個滇西戰場一敗不可收拾的殘局。會戰果如敵人所期望的展開了，却未如敵人所預計的告一結束，因為我軍已獲得彈糧的補給，不僅想把握住這次會戰的勝利，還想再度圍攻龍陵，以竟前此未竟之功，同時，我們的一支敵人所敬畏的兵，已在六月二十五日，進入了戰場。

，就如敵人所有的。他們不體是……的軍隊，他們吃夠了敵人的苦頭，當然取得了許多戰鬥的經驗，這支使敵人提心吊膽的隊伍，畢竟苦戰已久的友軍，在身先士卒的整級尉官的指揮下，將敵軍會戰的大夢，打得粉碎，此後，敵人又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我軍組織了幾個勁旅，由敵陣的空隙鑽入敵後，發動廣大正面突擊，使敵防不勝防。七月二日晚，敵被迫開始放棄龍陵外圍的據點，退據牠的附近。

### 三 攻

龍芒公路上的會戰，其實是路側高地的爭奪，公路左側的紅岩山，雙坡，鍋底坡，三宮渡，右側的團坡，聚金山等，都曾獲得幾失，雙方的傷亡慘重自從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七日，敵人反攻的猛，使用兵的力多，據說是我軍渡瀘後所僅見的，及至敵人把握在龍芒公路及龍陵西南一帶的制高點，由於兵力消耗過大，再已無能為力，向龍陵東北的我軍攻擊。可是八月七日，松山敵人最後的幾處堡壘被我攻破，一週以後，騰衝又為我完全攻佔，龍陵之圍，剛才解得一半，與龍陵鼎足而立的兩大據點，均已喪失，此

次敵人反攻，希望挽回漢西一敗不可收拾的局面，顯然是折本賠錢了。

龍陵又在我軍的三面包圍中了，如果我軍第八次的攻佔紅岩山，（芒市之東，滇緬路之南）能夠一舉成功，而且確實立定足跟，龍芒公路便被切斷，龍陵可說是第三次合圍了。

## 勝利

半月來，記者逗留於龍陵前線，天天聽到將士們在討論龍陵的攻略戰，一個士兵說：「我可以拿下那幢小房子」，一個班長說：「我一班人足夠佔領那座廟宇」，排長連長可以保證他們沒有問題，營長團長的口氣更大，師長說沒有一個不包拿整個的龍陵，他們並且準備好一面高大的旗幟，一面青天白日的國旗，當打下西山鼓時，立即豎起桿，升起旗來，他們的旺盛的攻擊精神，只等待着上峯的命令來發揮。

記者看到我圍攻軍的陣容，十分的嚴密，第一圈是步兵，次一圈是步兵的砲，第三圈是砲兵砲，都似箭已上弦的一般，一觸即發，總攻戰終於開始了，士兵們在陣地上忙

錄經歷了將近今年的龍陵戰役後，至此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在十一月三日上午二時三十分我軍完全克復了龍陵城。

### 中外戰史放一異彩

龍陵在十一月二號的上午二時半，爲我遠征軍完全攻佔，至此，敵人在滇西三大堅強據點已遭我各師擊破，相繼收復，際此抗戰以來一段最艱鉅的時間裏，我遠征軍能在世界公認的一個最困難的戰場，高黎貢山山脈中，冒寒熱兩帶的氣候，與綿綿雨季的豪雨，殲滅頑強抵抗的敵人，收復我們喪失兩年的土地，打通我國和盟邦的交通孔道，奠定全面反攻的基礎，這不僅是抗戰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抑且足爲中外的戰史放一異彩。

(58)

抗戰以來，我們雖毀敵人要塞式的陣地，松山之役，該算第一次。我們硬自敵人手中等著名城，騰衝之役，該算第一次。我們沿着公路線作戰，而能攻佔他的要點，龍陵之役，可說是第一次。就這三個第一而論，松山的攻路歷時約八十日，騰衝的攻路約五

十日，而龍陵一戰，僅費時五日又兩小時半功夫，這證明了我遠征軍愈戰愈勇，愈打愈強，而頑強的敵人却已漸漸的氣餒。

### 五天功夫完成勝利

我遠征軍過去雖曾兩度攻入龍陵，但正確的說，當時不過是戰路的奇襲，其主要的目的，在遮斷松山和騰衝敵人的後路。第三次攻路戰是在十月二十九日開始的，十一月三號凌晨，即告一勝利的結束。記者在攻擊的前半月，抵達了龍陵前線，親眼看到大軍的部署，作戰計劃的起草，作戰命令的發佈，甚至每一據點的攻克，一切只容許我有一個感覺，龍陵的位固然好打，但打的難打得好，戰爭的技巧，似乎是人類智慧的結晶。

### 機槍大砲揭開序幕

十月二十九日的早上，敵人照例的向我陣地裏胡亂的放幾砲，自然我們的砲兵也做例行功課似的加倍還擊他們。這日稍與尋常不同，敵人停止砲擊後，我們的砲兵，並不

砲手，重砲，野砲，山砲，至少在一百門以上，時而「齊放」，時而「順放」，轟擊敵陣裏的每一目標，自八點鐘到十點鐘，未曾間斷一分鐘。美國十四航空隊的 P-51 式機，四架一批的盤旋天際，尋到目標，立即俯衝下來，先用炸彈，接着用機槍掃射，離龍陵二三十里路，可聽到爆炸聲如鞭砲聲四響，大砲和飛機揭開了龍陵攻略戰的序幕，敵人伏在工事裏，任我們來擺佈，我左右兩翼大軍，已按照作戰計劃開始攻擊，左翼猛撲芒市之北龍芒公路之東的紅岩山，右翼則攻龍陵之西的黎巴坡。

### 指揮所裏遙望戰鬥

我軍開始攻擊後兩小時某集團軍總司令黃杰將軍，長官部砲兵指揮官邵百昌將軍，美軍聯絡官謝維斯上校，和記者，分乘在三部吉甫車裏。離開指揮所，循滇緬公路駛赴前線。當車子轉入新近修好通往騰龍的公路的捷徑時，必須經過幾處暴露的地形，這裏距市區敵陣不過四五百公尺遠，在敵人的步槍射程內，我們只得拉長車子距離，加足油門，一輛輛的疾駛而過，因未發生意外，敵人發了兩顆砲彈，並未打中我們。在騰龍公

路一個隱蔽的地方，我們乘車翻山，走到右翼某師的指揮所。

### 黎巴坡上佔領陣地

這裏我們可以俯瞰即將爲我們所有的龍陵，也可以望到我步砲協同進攻中的黎巴坡，及炸彈砲擡起紅岩山上的百丈紅塵，市區是寂然的，不時傳來一兩聲槍響，都被重武器的威力壓倒了，一點不能惹人注意。十一點三十分，我們知道黎巴坡的密林裏，我軍佔領了三處陣地，三簇白色的烟幕，舉在蒼茫的森林間，十三點五十分，左翼也傳來了捷音，紅岩山久已發生「陣內戰」。記者只顧握着望遠鏡注視着前方，黃總司令和那指揮官，却已忙着東叫一個電話，西叫一個電話，一個對步兵，一個對砲兵，有時加以鼓勵，有時在下嚴厲的命令。

### 兩翼夾擊中央突破

最初三日，都是由左右兩翼出擊，中央部隊按兵未動，十月三十一號，我左翼已遂

成他們的任務。完全佔領了紅岩山，攻勢不虛，封鎖供龍芒公路。右翼與敵呈膠着狀態，中央部隊，一支佯攻市區的觀音寺，一支打下龍慶西南的喬底凹坡，完成對鍋底塘坡的攻擊準備，一支在上午十時開始攻擊三官坡，下午三時四十分，佔領了敵陣，各方面都在按照作戰計劃獲得進展。

### 英勇壯士建功三官

三官坡之役，有一件格外值得敘述的事，當我步兵攻入敵陣立足未穩之際，敵軍照例的掙扎起來，向我軍作最後一次的逆襲，如果我軍能夠擊退敵人這次反撲，才有機會構築工事，確實佔領陣地。三官坡的攻佔，自然不在例外，我少數的士兵剛剛進入陣地，一柄雪亮的戰刀，立即率領一批鋼盔，向我軍撲來。黃代司令在望遠鏡裏看得十分清楚，正在擔心這即不能完成作戰的計劃，但是他又看見一個英勇的士兵，昂然的立在山頭上，面對着敵人，身上掛着兩隻乾糧袋，裏面似乎塞滿了東西，他摸出一件向敵人擲去，又摸出一件，向敵人擲去，立即放下心來，原來他帶着許多英國式的手榴彈，敵軍

一個個的倒在他的手榴彈下，始終爬不上那懸山巖，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後面大隊的步兵，已增加上來，三官坡的攻佔，首功是屬於一個士兵的。

這位勇士是某師某團第八連的中士班長，名叫許厚瑞，江西人，二十一歲，黃杰將軍曾召見他，在障地上和他合拍了一張照片，另外給了五千元獎金，他沒有唸過書，但是他知道當兵殺敵是國民的本份。

### 全線出擊重心轉移

十一月一號我軍全線出擊，戰爭的重心已由兩翼移到了中央，上午十時，某師開始與敵在市區展開逐屋爭奪戰，十一時六十分另一師開始攻擊廟坊坡，同時又以一師兵力攻擊鍋底塘坡。記者在廣村坡某師前方指揮所觀戰，這裏距離市區敵入不過一千五百公尺，距廟坊坡鍋底塘坡則較遠些，然而望遠鏡和有線無線電話，使戰場縮小了許多，第一線的一靜一動，都能迅速的傳進我的眼或耳，使我有應接不暇之感。通訊工具的充足，以通訊網的週密，我想是五日攻克龍陵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現代戰爭是科學的戰爭。

不是盲目的戰爭。

### 步砲聯合進攻核心

龍陵每一幢房屋都有一兩個堡壘，每堵磚牆上都有槍眼，木板都已拆下，拿去構築工事掩蓋，這暗示出敵人將在龍陵和我軍拚死一戰，我在望遠鏡裏，可以窺見我們的步兵在重砲和山砲的掩護下，一步步的逼近攻擊的目標，觀音寺，段家祠堂，和段家公館，敵人輕重機槍聲稀疏的可憐，還不及我們的砲聲密集。砲兵的砲剛停止，步兵的砲接着便轟擊，烟霧和塵土籠罩住那些攻擊的目標，敵人很少有還手的機會，只有伏在工事裏，聽我們爲所欲爲，可是他始終不離開工事，我們要消滅他們，惟有鑽進房屋裏去，尋找他們的「室內」陣地，一個個的從地下去發掘起來。我軍進入那些破爛爛的房屋後，我看不見我們士兵們的動作，只見房上的瓦，牆上的磚，被槍彈和手榴彈一塊塊掀下來，不過一小時多功夫，觀音寺和段家祠堂就拿下了，這兩個地方，據說是敵人在市區的核心陣地，過去我軍兩次入龍陵，所未攻克的據點，觀音寺便是其中之一。

段家公館是市區一種宏大的建築，裏面有三十多間房屋。我軍和敵人在這家公館打了兩個鐘頭，結果還只佔領三兩間房子，敵軍抵抗的頑強，好像至死亦非保存「室內」陣地不可，我軍一面用箭砲打屋外朝屋裏轟擊，一面在屋內大擲其燒夷彈，幾分鐘功夫，段家公館大火冲天，爆炸之聲不絕於耳，這裏似乎是敵人倉庫，藏着許多的軍火和汽油，熊熊烈焰，竟繼續兩小時之久，敵軍全部被燒死在房屋裏。

### 美國空軍配合作戰

我常常從那個地窖式的指揮所爬出來，遠眺廟坊坡和鋸底塘坡的爭奪戰，美國十四航空隊的飛機，更香的來助戰，每批四架，去一批，又來一批，一架架的朝着這兩處山頭俯衝，有的投專門破壞工事的火箭炸彈，有的投空中爆炸的燒夷彈，火箭彈可鑽進地下一丈多深，然後爆炸，泥沙和敵人血肉混在一起飛濺起十多丈高，燒夷彈在那些樹梢上爆炸，轟然一大團紅火，白熱的鐵汁四濺，在陰森的樹林裏，好像燃了幾百盞的電燈，只一瞬間的功夫，常壽橋上全是紅燄，地上的草也沒有了一絲是綠的，我在工事的敵人

，可能變成燒燬的野跡。我們的重砲轟砲山的確彈，彈洞在這層假山頭上。那裏與雲天相接，自認爲一世之雄的侵略者，現在想已略嘗戰爭的味道。

### 重要據點盡入我手

十一月二號我軍完全佔領了鍋底塘坡和廟坊坡，龍陵西南的制高點，現在全部落到我軍手中，這天我隨着親臨前線指揮的黃杰，邵白昌兩將軍，在風吹霧散觀戰，這裏距離陣列四五百米，鍋底塘坡敵人，在十一點四十五分完全爲我軍消滅，一個鐘頭後，黃杰將軍拉着我一道去視察一處新近佔領的陣地，我們翻了一個山頭，通過敵我雙方設的幾道鐵絲網，才腳踏在敵人的新墳上。在鍋底塘坡，我們發現砲彈和炸彈造成的大坑比殘存的工事來得多，被淹沒在泥土裏的敵人，又比暴露在陣地上的敵屍多。僅在一個掩體裏，發掘一個中尉，一個少尉，和四個敵兵的屍首。雖然我不是唯武器論者，然而武器畢竟是打勝仗的一個條件。

### 砲兵急襲協助衝鋒

當我們在鍋底塘坡視察戰場時，廟坊坡的爭奪戰已進入最高潮，我軍少數的兵正和多數的敵軍進行「陣內戰」砲兵指揮官邵百昌將軍，和某軍軍長鍾彬將軍，在指揮部坐着，顯有寡不敵衆的樣子，有幾人不幸已死在敵人的戰刀下，陣地似乎一時還拿不下來。邵指揮官痛恨已極，咬緊牙關命令他的砲兵來一個「營」的「急襲」這時敵人完全暴露在陣地上，我少數的步兵已被迫退出敵陣。我砲兵毫不猶疑的來了一個「齊放」，站在一棵樹下指揮的敵軍官長揮上一顆山砲彈，第一個放下他的屠刀，其餘的死的死，傷的傷，在砲兵這次「急襲」後，我步兵安然的佔領了陣地。

### 整個龍陵都光復了

同日，我軍還克了廟坡，市區大奎閣的大部，也爲我佔領，敵人只留下西山坡紅土坡伏龍寺等據點，我左翼已到達龍芒公路，我右翼攻克了老糧台，黎巴坡上的最高點，

再進一步，即可切斷龍陵至芒市之滇緬交通線，將敵人置於四面包圍中。就形勢論，龍陵的完全攻克，顯然也是日內的事。

翌日絕早，黃杰將軍見了我，第一句話便說：「今日我們要在西山坡舉行升旗典禮」。並且邀我去參加，我驚奇的望着他一言不發接着解釋道：「龍陵在今日上午二時半已完全被我們佔領了。」

(黃印文)

## 滇西反攻勝利之三大因素

滇西乃中國西南之屏蔽，亦為國際交通之要道，其得失所關於全局者甚大。我遠征軍為謀與我駐印軍解除敵軍對印度所取行動之威脅及打通中印公路計，爰於五月中旬，大舉反攻，歷數月之艱苦血戰，先後克復松山騰衝龍陵芒市，將敵軍第五十六師團全部及第二師團大部完全殲滅，獲得偉大的戰果。

(68)

查敵人之陰謀主要在於封鎖我國，截斷我國交通路線。自卅一年四月，竄陷龍陵，

歷兩年傳之經營，無不汲然思逞，而於龍慶、芒市、騰衝、松山一帶，築堡壘，工事，自謂金城湯池，可以長久經營。及我軍進攻，亂軍再三嚴令死守，不得放棄（由內獲敵文件而知之）。蓋龍慶為軍事要隘，敵人必為重視，既可隔斷中緬公路，且外可與八（八莫）密（密支那）為犄角之勢。內可進逼保山，伺擾滇境，其處心積慮，無所不用其極。而卒為我軍攻破，規復龍騰，其關鍵所在，固非僅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其成功之道更非偶然。茲試析言其重要因素如次：

## 一、士氣之忠勇奮發

我軍戍守滇西，已逾兩載，養精蓄銳，久抱渡河殺敵之決心，躍躍欲試。迨本年五月間，反攻命下，三軍將士，無不鼓舞氣揚，初只以四個師為攻擊軍，其餘部隊，為防守軍。而防守官兵，深感敵望，以未能渡河殺敵為憾。旋奉令全線出擊，羣情興奮，其情緒之熱烈，意氣之壯盛，有足多者，故一至攻擊，全體官兵，皆奮往直前，爭先恐後，雖馳驅於崇山峻嶺之間，不以為勞。氣候惡劣，又值雨季，日夜置身於溝壕泥水之中。

，不以爲苦。又以補給線過長，運糧異常困難，糧食接濟不及，時有枵腹作嘔，亦毫不自餒。敵每一據點，工事極爲堅固，居高臨下，憑險頑抗，我官兵浴血仰攻，前仆後繼，雖負微傷，猶不肯退。當六月七日，我攻擊龍陵東郊敵陣地重要據點，連坡，與敵衝鋒肉搏，失而復得者竟達九次之多。此種堅卓勇毅之精神，實足以撼山岳，而其可歌可泣之烈蹟，更足以驚天地而動鬼神。

我攻擊龍陵芒市之左翼軍，負有雙重任務，所歷艱危，更倍難數。蓋龍芒爲敵增援騰衝松山之咽喉，敵人屢次企圖殲滅我左翼軍於龍陵近郊，進而解救騰衝松山殘敵之危，然皆被我軍奮勇痛擊所粉碎。當六月中旬，敵五十六師團主力由龍陵東犯企圖將我軍壓迫於蚌沙附近，包圍殲滅，經我各部於黃草壩以西地區，苦戰兼旬，卒將其攻擊企圖頓挫。尤以八月下旬松山騰衝之敵，已被我圍殲過半，左翼軍又擊龍陵，亦已完成三分之二，指顧可剿克復，處此重要關頭，敵乃自緬甸抽調其第二師團主力，及第五十六師團甫自其國內運到之補充兵，共約七八千人，由芒市沿滇緬公路北犯，來勢更爲兇猛。我左翼軍堅守龍芒間之南天門、張金山、三關坡、廟房坡一帶，咸抱戰至最後一人之決

心，千來犯之敵以痛擊。自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十六日歷旬之殊死戰，卒將敵完全擊潰，殲敵約四五千人，其遺屍有數可稽者，達二千餘具。以此使我攻松山騰衝之部隊，得於九月八日及九月十四日，先後順利完成克復，而左翼軍再接再厲，亦相繼規復龍陵芒市，光榮達成此雙重任務。士氣之奮勵，戰鬥之激烈與犧牲之慘重，實為抗戰八年來所罕見者。

## 二、民衆之熱烈協助

軍民必須打成一片，軍隊作戰，始能得到民衆之協助，此為顯明之事實。滇省人士，猶多古樸之風，而龍騰邊民，久受敵人蹂躪，水深火熱，日望國軍反攻，若大旱之望雲霓。加之軍民相處兩年，感情極稱融洽，故皆樂於盡力協助，頂踵不辭。如：昇送傷兵，補給糧彈，在在需恃地方人力。滇西民夫騾馬輾轉載運，冒雨奔走，於瘴癘瀰漫，道路崎嶇之境，夙夜匪懈，因而陣亡，及勞瘁病死者達一千人，騾馬倒斃至四五千匹。後來中小學學生，亦多自動踴躍參加服役，同時又亟須趕修公路，以利交通，壯丁既不

數分配，於是各村婦女，均奮起從事工程，卽六七十歲之老嫗，亦荷鋤雜作，其熱忱協助，較民國十五年北伐時之民氣，有過之無不及。而我軍得力於民衆協助之偉大，非僅饑食盡壞已也。

### 三、盟友之精誠合作

此次勝利，盟邦美方之精誠合作，同爲重要之因素。與言及此，僅首致懇摯之敬佩與感謝。兩年來盟友補充我遠征軍之武器裝備並協助訓練，及戰事發動後担任空中運送，配合陸軍作戰，無不竭其能事。不顧氣候之惡劣，當以大無畏精神，達成任務。自九月三日，盟方運送三架飛機上陸，投送彈藥，突遇敵戰鬥機六架，包圍襲擊，盟機一架，當被擊中，起火墜地，盟友六人皆壯烈殉難。又如其中尉，隨第一線部隊，擊斃陣亡。其少校，搶救傷兵而負創。其大尉大義，大多類此。而盟友之協助，固不因此而稍減也。至在長官部及各集團軍以下部隊工作之盟友，皆隨軍馳赴前方，勞苦不辭，艱險不避，和衷共濟，翊贊多多。此固中美同盟友誼之感應，實亦盟軍武

德之最高表現，誠令吾人感念不置者也。

(68)

(70)

綜上所述，可知滇西勝利，絕非偶然。堅固之敵軍工事，賴我將士以血肉之軀摧毀之；頑強之敵軍抵抗，賴我將士以旺盛之精神克服之。益以民衆之盡力協助，盟友之精誠合作，遂使寸土尺地，遍洒英勇熱血，闡隘山河，永傳壯烈戰績。斯固領袖偉大神之感行，實亦中華民族偉大人格之表現。希濂躬逢斯役，未能善盡職責，居常自疚，僅當檢討得失，記取經驗，以與我民族敵人作最後之清算。今當滇西捷報頻傳之際，此文固未能闡揚先烈事蹟於萬一也。

(宋希濂)

緬

北

戰

場

# 孟拱的攻克

## 緬北前線的戰鬥

### 衝破了荒蠻

緬北是一個荒蠻名字，高峻險巇的野人山綿延千里，從沒有一個文化領域的人去踏走過。要是我們沒有健忘，倒記起前年一樁偉大莊嚴的故事，製成這個故事者是廖將軍領導的幾十個健兒，從緬甸轉進到印度，本我中華民族新的精神衝破了荒蠻這個驚天動地的事情。由於這次冒險成功，引起了一般戰略家的注意，因而確定印度為反攻緬甸基地。對華密林滿密的野人山開闢一條公路，從印東阿薩姆的雷多起，一直通到緬北的胡康山谷，使原始的荒野，在歷史進展到千萬年代之今日，漸漸要變成一個奇突的繁榮的世界。沿途的橋梁，有我工兵團豎立的碑記，中華民族之偉大已經在無邊的野人

(87)

(89)

山中植其根基。

### 廖將軍及其他

前經野人山來，今復野人山去的廖耀湘將軍，是一位堅毅剛勇的青年將領，他今年三十九歲，而實實在在算起來可只有三十八歲。他有一個頑強的身軀，精神抖抖的像北非的獅子，爬野人山時大家疲累得打瞌睡；他個自兒會拿起圓鐵十字鎗什麼的站先頭開路，一次我們便親眼看見他扛着一個大石岩滾下來，累得滿臉血一樣泛紅，他還會講些拿破崙從莫斯科撤退以及曹操從赤壁撤退，這類故事，來振奮我們的精神。至於三位團長等於一個大鼎的三足，年紀都是年青的，最小的是陳團長今年剛剛過三十，兩顆大眼晴簡直和電燈一樣射着光，敢說敢作，性情怪直爽，遇到大集合時他一聲口令可以使全場的人震動心絃。

廖將軍因為健全地建立着這座有力的機構，每經過一次戰役，便擴大一次師的榮譽，從二十八年的克復崑崙關一直到今年這次的掃蕩緬北胡康河流域的敵人所表現的戰績

，實已增加了國史的光輝。

### 在舊地報舊仇

當我傳團於元月三十日午刻攻克太洛後，廖師長拍發了一個嘉勉電：「聚殲頑寇，功耀全軍，前年我軍阻水太洛，犧牲重大，今在舊地，殲舊寇，報舊仇，我越野人山轉進官兵尤為快慰，特電申賀。」史迪威總指揮更喜洋洋地給一幅錦旗道：「慶賀勝利。」。是的，這一勝利的開端，在反攻緬甸的程序中佔着重要的步驟。因為太洛新賓洋與孟關這二個地方，成一個自然的三角形，因為日寇在緬北的前哨據點，而孟關又是胡康山谷通緬甸腹地之重鎮，欲取孟關必須先克太洛，任務相當艱鉅，廖將軍所領導的新××師便毅然擔當了這一任務。

(71)

我們把早已收復的新賓洋作基地向太洛進攻，決定太洛的命運是百賊河一樣。從十月八日正面攻擊開始一直戰到二十五日止，竇恩恭營長是其中一個主要的角色。他把敵人五師隊第三大隊悉數殲滅於河之南岸，使周璞營長很順利地帶領了太洛。弟兄們

在是役所表現的忠勇壯烈的精神，作了爾後其他部隊的模範，他們用手榴彈拚，用刺刀幹，甚至摔跌樓梯門，步槍在森林中以成了一種裝飾物。當敵人一部潰逃至大奈河邊搶渡時，弟兄們眼睜睜去罵着道：「媽的鬼子！前年你趕老子上山，老子今年趕你下水，」於是托出機關槍掃射着的霎時擊沉了汽艇三隻；把敵人盡葬於魚腹了。弟兄們至今還津津有味地談着這一幕，認為生平未有的傑作哩。

後者廖將軍以戰勝餘威，直取孟關，所向無前，於二月二十三日分路佔領腰班卡和拉正卡，獲得進攻孟關的跳板。二十四日繼續由拉正卡與敵五五聯隊第二聯隊沿公路節節戰鬥，敵狼奔豕突，我於十九日突破孟關以北約二里之道家 *Doa* 敵五六聯隊第三大隊聯合其他兵種並以兩天兩夜的時間，五次以上的反攻，均被我截阻擊退。至是孟關外圍戰已完滿結束。敵在孟關之工事相當堅固，孟關又是一個廣袤十餘方英里的大平原，森林叢雜，地形攻守均便。我以強攻正面：陳國攻側翼，傅國則迂迴敵，攻左側面，這樣三方面合擊，激戰五日，雙方砲火異常猛烈，而我軍迫擊砲之威力既強大又準確，敵人竟有坐在戰壕裏硬硬的發震死的。敵卒不支潰竄，我遂於三月五日午後八時正

式佔領孟關。這一勝利，全軍歡呼之聲真是震動山岳，使得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上將也從印度防地遠遠趕來視察，連聲道賀，他還站在敵人的屍前拍了一張照片做紀念呢。

可笑的是：敵人有一張宣傳傳單，被湖南人開除了名籍的無恥漢奸周佛海也附署了一個狗名在敵司令官河邊正久的後面，那傳單上有一道：「諸君寧想要奪回『孟關』『密支那』，我想『祇』少費數十年亦不能實現罷……。」難怪敵人在太洛逃竄時就留下這樣的字跡說：「好狠的隊伍，孟關再見罷，」那一個「罷」字不算，這裏又來一個「罷」字，做賊心虛，單憑了堅固的工事，豈能瞎說大話？現在孟關不是旬日之內就被我們奪回了嗎？可憐數百具替日本軍閥做走狗屍的體，悽悽慘慘的橫列在馬路上，被我們的運糧車輛輾輾碾過去，我們連顧盼一下也不可能，因為我們仍得繼續英勇前進啊！

又是一個殲滅戰

在反攻緬甸戰爭的前夕，廖將軍曾對全師軍士以上幹部說過：「我們這個二次入緬，不要把敵人打走，打走不算，我們要打敵人打死。」這句簡明有力的指示。深深地鼓舞士氣，在百賊河的南岸，在孟關的外圍，便先後把敵人的五五及五六兩聯隊消滅了大部份，打散了的敵散兵逃竄在森林中，不是被我們的大兵活捉過來，便是敵人自己活活的餓死，有的餓得究竟沉不住氣，便也自動來投降了。

我軍克孟關後，加緊追擊戰，到了三月九日我熊團響應傅團之攻克般尼 新邦，及拉貌卡這兩據點，一鼓作氣，奮勇爭先，與敵之強大部隊戰是孟關以南十四哩之瓦魯班。敵一一四聯隊趕上來增援參加戰鬥，我戰車亦出動，真是一場好殺？激戰至午刻，敵倉皇潰走，我遂佔領瓦魯班。廖將軍趕上前去視察，一位弟兄笑容容地劈面來迎從懷裏掏出一張照片說：「報告師長，這個送給師長，他們都向我搶呢」。原來是一張漂漂亮亮的櫻花姑娘的芳影，難怪大家都爭着要啊！

這一役敵遺屍四百二十五具，被我生俘五名，戰馬連擊斃的有五十餘匹，估計敵死亡在一千以上，傷在二千左右，這從獲得的敵請援報告說：「全部傷亡達百分之五十強」

這一點，可以證實。敵人的輕重武器，大半自行摧毀，被我俘獲完好的平射炮連射的野砲等計六門，輕重機槍十一挺，步槍二百餘枝，單就槍炮彈就是數十萬發，至於奪獲的敵給養，可供全師三日之用，一九一八年以來，我們沒有吃過日本海帶，今日可真吃得特別有味，特別有意思。還有呢，我們攻佔瓦魯班時，會同戰車俘獲敵裝甲汽車二輛，卡車及指揮車各一輛，連「十八師團司令部印」的銅質關防也奪過來了。至於其他圖籍表冊以及裝具等件，無法統計。這樣多的戰利品就用火車來拖也是拖運不盡，你更不想要用卡車去運。我僅陣亡尉官九員傷十三員，陣亡士兵一一一名，傷三四八名，大約比較敵人的傷亡是七與一比，這種數字比例，充分證明「日本皇軍」也者，已經是日近沒落了。

### 艱難的山隘戰

作為孟拱以北六十七哩的第一道天然屏障是遮布山隘，兩岸峭壁陡岩，寬度不過兩三哩。中間又是起伏不平的山地。我於十五日克復瓦魯班以南二十哩之高沙坎後，即進

入山隘口，中間必須通過高魯陽才能到達山隘的出口沙杜渣，敵人就在高魯陽以北猛撲谷地源頭兩側要點配備兩個聯隊的兵力，并附戰防砲兩連，山野砲十餘門，居高臨下，據險死守。這一段艱難的山隘戰，陳團長膺華表演其主要角色。替他分憂的而出力最多的是余汝幹營長，經過五晝夜的激戰，才將公路東側敵兩據點完全包圍住，同時第八連張連長由南向敵背襲擊，完成四面包圍的態勢。他們與敵距離咫尺間，火砲完全失效，雙方以刺刀手榴彈格鬥，而敵人則退據碉堡內頑抗，相持不下。我士兵殺得眼睛發火，奮不顧身，各個蛇行而出，將手榴彈偷偷地從敵堡之槍眼中塞進碉內。萬一不成，我士兵更不計生死，願自為肉彈，隨手榴彈跳身躍進敵碉內與之同歸於盡；有時敵人將投入而尚未爆炸之手榴彈復行投出，這樣驚心動魄的戰法，只有英勇的中國軍人才能做到！因是敵人的死傷慘重，單講全營正面路東的據點，敵即遺屍達百六十七具。最後剩下敵兵三人企圖逃走，被我士兵飛擲一刺刀，恰好擊中了一個仆地不起，只讓他逃走了兩人。路東的敵人全部被殲滅後，路西的敵人聞風喪胆，被熊團的李邦定營長追上來，僅戰鬥數小時，敵即潰散，並將重傷的三十餘名自行鑿斃後便一窩風逃竄了。這正是十九

日的事，史逆寇將軍在火線上徹六旬壽慶，認為這是贈送他的最好的壽禮。因為這兩個據點克復後，等於山隘的咽喉放開了，再把傳團調上來，一衝就進展了八英里。二十九日我佔領高魯山，跟着衝上去把沙杜渣也同時攻克了。這段艱難的山隘戰，至此功德圓滿，廖將軍對陳團長譽備至，認為「我官兵忠勇壯烈，實國軍革命精神與中華好兒兒崇尙武德之表現，並且明令獎勵，表示對余營全體官兵，致其無上之敬意」呢。

### 英勇的李大砲

(77)

李大砲，並不是一個真的炮手，倒是一位步兵營營長，只因爲他的身體高大像一尊砲，說話嘩嘩啦啦也像一尊砲，做起事來一股蠻勁兒尤其像一尊砲，所以大家喊他「李大砲」；傳到美籍友軍口裏，便變成了「比鋼李」(Big-gun Lee)了。在這裏的美方聯絡官，沒有那個不知道「比鋼李」的。他在傳團長的眼裏是個挺有辦法的青年幹部。在皮將軍的評定下是這次山地戰殲滅的楷模。攻佔孟關的跳板——腰班卡，就是李大砲的第一功。腰班卡在孟關之西北，距太洛約四十餘哩。李大砲由太洛攻擊前進，沿途一帶崇

山峻嶺，羊腸小道，崎嶇難行，敵人步步設防，節節頑抗。從一月三十一日於 *Nazareth* 開始接觸，敵沿着山道縱深配備在一英里以上，兩側構築堅固工事。并詭計多端，沿途埋設地雷，或以手榴彈繫諸樹枝之間，一不留心，即遭其害。我以第七連攻正面，第九連由敵右翼向其側背迂迴，都是日開新路，繞道前進，佔領陣地一部，確實控制了柯龍卡通腰班卡的大道。這時第八連也由敵左翼迂迴過來，於是李大砲下總攻擊令，以砲火向敵猛烈轟擊，弟兄們在砲火掩護下，勇猛衝鋒，在八日九日兩天的戰鬥可真激烈，劉林排長身冒矢石，猛撲敵堡固工事所表現的勇敢，使敵人心驚胆戰，不支潰退，二三四以四百高地便一擁而上攻頂了。廿二日攻抵柯腰道與腰邦卡河交會點以東二百碼，戰鬥達至最緊張階段，敵人乘我部隊行動之際，以步榴砲向我營陣地連續轟擊達二百餘發，其步兵並向我左右兩側迂迴包圍。李大砲沉着鎮靜嚴令第七連正面鞏固陣地，並以第八連反包圍右翼之敵，以第九連之兩排反包圍左翼之敵，我攻勢猛烈，敵陣逐漸潰亂，次晨拂曉，李大砲以雷霆萬鈞之力，吹塌士卒猛衝，銳不可當，李大砲率隊窮追，始佔領腰班卡。

廖將軍對是役發表公報道：「本部孟關外圍戰鬥，自玉東起至玉梗完全佔領腰班卡拉征卡之線止，業已完滿結束，太洛至孟關之敵，因在腰班卡被我切斷歸路，經傅國李營五次激戰，全數殲滅，遺屍查明者達一五五具，內官長六，傷倍之，并斃象九頭。當被圍時，自將重傷殺斃埋屍於原址，約二百餘漏網，現竄匿山谷，彈盡糧絕，無法歸隊。生俘軍曹竹下武雄及生茂，上等兵塚原秀雄。太洛五五聯隊敵先後增援共一千二百餘人，至此整個消滅，李營山地戰鬥尤稱模楷……。」這一個評價對於李大砲的獨立作戰完成艱鉅之任務，是一種無上的安慰。

### 俘虜的話

在緬北戰場上活捉俘虜，是我們弟兄最得意的傑作。我們對於俘虜是特別優待，負了傷的馬上會替他治療，看護，美方盟友也格外照顧。

我們和上等兵塚原秀雄談話。他是一個工兵，態度並不怎樣窘迫，他首先告訴我們服務第十八師團十二工兵聯隊第三中隊第四小隊，配屬步兵五五聯隊第三大隊，構築防

築工事的。每一工兵聯隊有七百至八百人，每小隊有輕機槍一挺，每一工兵有步槍一支，手榴彈一個。步兵第三大隊在作戰前同配屬部隊有千把人，現在恐怕只有兩百多人存在。他說到此地低下頭去，似乎有什麼傷感，他半響沒有說話。後來他向我們說：「日本人民對戰爭俱感失望，中國軍隊確實有進步，士氣較前更旺盛」。

我們轉向名叫川島淳茂的俘虜談話，他是獨立第十三連射砲大隊的下士伍長，他曾經當過記者，鹿兒島人，看去要比塚原秀雄年輕一點，說話也要朗爽些。他告訴我們關於敵人很多的情況，現在在緬甸的敵軍他知道有祭（TAD）烈（SID）菊（TOD）番號，龍部師團正在我們的滇西地區，他所在的連射砲大隊是由三個中隊與一個段列隊編成，每中隊百二十至百三十人，段列隊八十九人，此次兩個中隊在孟關參戰，計有砲十三門，四·八公分口徑之速射砲，以對戰重戰鬥為主要任務，祇能單發，射擊不能高射，使用砲彈為侵徹彈，在千公尺內可擊穿六〇米厚之鋼板，對戰軍射擊在千公尺內有效，作戰時通常配置於橋樑河流及平堤開闊地附近。在胡康河谷作戰的敵人除主力十八師團外，尚有野山砲兵一聯隊，重砲兵一大隊（有十六生的口徑之重砲八門臼砲一門），速射

砲一大隊，輜重兵一聯隊及輿大隊（獨立汽車大隊分三個中隊）與其他特種部隊。他侃侃而談，我們問一句，他差不多要講十度。他還告訴我們，敵人補充現甚困難，目前兵力傷亡甚重，而且久經戰陣，兵力疲憊：一般士兵多不想再戰。他是一九四一年十月出國參戰，首先在海南島登陸，轉戰馬來半島，十七年調泰國盤谷整訓後，再轉新加坡，八月間在仰光登陸轉曼德勒派送臘戍服輸送勤務，一九四三年十月改調遠射砲下士伍長，在今年一月才調胡康地區參戰。他這次因為三月九日在瓦魯班負傷，未能隨隊退却，致脫離部隊，隱匿於森林中覓覓殘食充餓，三月三十日行至八三一高地覓食時被俘的。他現在已經受我們的優待，用不着再覓食來殘延生命，他常有一絲溫靜樸實的笑容掛在嘴角上，表示他現在已幸運了。

（永委）

### 孟陽河戰役詳記

自從去歲于邦的攻擊，敵被殲以後，戰事的重心便移到了我軍右翼的孟陽河，又是一場壯烈的惡戰，但是孟陽河，並不是胡康河谷中的一大支流，而是一條流入大奈河的

小溪，因為他是由西而東的橫走森林中，所以我們這一支部隊右翼是偉大山麓，左翼是隨着大奈河，這裏的地形，多是起伏不定的小山，有的地方凹入地面幾十公尺，有的地方突出成一陡坡，由孟陽河到後方去，都是羊腸鳥道，蓬亂的蘆草，蔽遮着叢林，大小的河川湖沼，便形成了這一處複雜的地形。

因為孟陽河是通孟關的一條捷徑，沒有大河的阻礙，而且只要我軍由孟陽河截斷孟關通台法家公路，一方面可以迂迴聚殲胡康盆地中央的敵軍，一方面可以直趨孟關，敵人因為大龍河的那個防禦陣地崩潰了，所以又在孟陽河利用複雜的地形，構成了許多星羅棋佈的陣地。互相呼應，互相支援，敵人曾經在於邦一帶飽嘗了我軍砲火的滋味，慘痛的教訓，所以在這裏敵人的掩蔽部更要堅強了，一層一層巨大的木頭加上了兩爪釘，鐵絲網成了掩蓋，敵人出入掩蔽部都是用了藤子的梯子，「七五」的山砲彈，落在上面，是沒有多大效力，敵人詭計以為也許是不可擊破的一座堡壘罷，然而這裏却是敵人葬身之地，正是去歲十二月下旬，李鴻圖長率孫立人將軍之命，擊滅當面之敵軍並由右翼迂迴進逼，所以李上浚以主力擊破于邦之敵，並以少數部隊進攻孟陽河，這還是十二月

二十日的事，可是敵人異常狡猾。我胡道生營長指下的李成亮連長到達了孟陽河的時  
候，敵人却先到了兩天，敵人見我師銳卒，又出現在孟陽河知道已經是情勢非常嚴重  
，敵軍倉惶反撲，李上尉雖然是孤軍應戰，却是異常鎮定，敵人字生大隊長出馬的結果  
，不僅是我陣地屹立不動，而且殘暴成性的字生也就在這裏斃命了，敵人狼狽逃竄，如  
同驚弓之鳥，只好退守原陣地，這是孟陽河的一次序戰，這個時候，因為李上校所部主  
力正在攻擊于邦，戰鬥異常猛烈。

事情非常湊巧，于邦的敵人很迅速的被我們殲滅了，於是李鴻團長再率領了這一枝  
饒勇善戰的勁旅，在森林裏面分道以急行軍的姿態，並且擊滅森林裏的殘敵，迅速部署  
到了孟陽河，在于邦的威風再讓敵人領略。

主力來到了孟陽河畔，這時候的第一步工作，却是積極的偵察和搜索，當時發現當  
敵人起碼在一大隊以上，主陣地裏面大約是兩個加強中隊，並且還附有工兵砲兵，  
連射砲曲射砲以及火焰發射器等，其餘星羅棋布的據點。也在一個中隊以上李團長  
，方面的情報，知道了敵情，於是決定了一個逐步殲滅的計劃，起初却是殲滅和

敵人的支障地，這個任務他令李卓凌營長擔任了。小試鋒芒，却是馬到成功。到了極圓滿的戰果，我兩營了敵人軍用票的盧比起碼有二千多張，斃敵四小隊，是士個上尉卓著功勳，上令嘉獎，至於說起這次作戰的李營長，原有一段極其光榮的值得報道，李少校原來在於邦敵我戰鬥正烈的時候他因為患了惡性的盲腸炎正在鑿險開刀，開刀後不幾天，他請求扶病上前線殺敵，師長安慰他要他休養，團長也叫他不要上來，最後他毅然的帶病到前線指揮作戰，幸天相我忠勇將士，他在於邦畢竟立奇功，在孟陽河的戰役裏又是大顯身手。

這時候一方面加緊肅清各據點之殘敵，同時我仍向敵人主障地猛攻，原來敵人的主障地，一面是靠着大奈河一面是靠着孟陽河，這是孟陽河戰鬥最壯烈一幕的開始，首先是馬玉林連長的攻擊主障地，另由楊志成中尉率部向敵人側背迂迴，馬連長振臂一呼，我忠勇戰士無不視死如歸，爭爲先鋒，戰鬥終日，敵我傷亡均大，結果佔領了主障地的一部份，函獲了敵人的輕機槍三挺，然而馬連長負傷了，敵人們不斷反撲，馬上尉艱苦接支，裹傷戰鬥達五日之久，真是驚天地而泣鬼神，最後，因為瘡口發炎了，團長有命

令叫他退回來，這時候他才應命，而當時去迂迴敵人側背的楊志誠中尉，在中途與敵遭遇，一場惡戰，却是不幸壯烈殉職了。

是役而後至一月二十七日十日之間，進行着不斷的拉鋸戰，當時李團長見此情形，以其十數日來官兵均極辛苦，恐過度疲乏影響士氣，且當時虎關前線大雨瑯瑯終日不止，前線士兵混身泥土污血，敵人死屍？奇臭難耐，亟宜早日攻下主陣地，故令在手部有過赫赫戰功的彭克立營長接防。繼續攻擊，彭營長走馬上任，忙于嚴密的部署和偵察，兩天間完成了他的初步任務，於是決定在三十日向敵陣猛攻。

當時我爲全部將敵殲滅計，決定一方面重行迂迴切斷敵軍退路，一面由褚幼平連長正面猛攻，蔣又新連長奉到了迂迴敵陣地的任務於三十日拂曉向敵陣地右翼疾進，一直到敵人交通道未遇敵人抵抗，於是蔣連長派下了一班人據守了這個交通的孔道，蔣連長繼續南進，森林裏面夜神降臨得很早，一片暮色已經罩上了大地，這時候蔣連長却到達了大奈河岸，於是忙着下令做工事，工事築成，敵人已經是三面受圍，敵人此時真成了甕中之鱉無處逃生了。

敵人既被包圍，只能在陣地內狼奔豕突而且陣地裏面敵的糧彈有限，當時敵人的水源也斷了，敵陣雖然靠着大奈河企圖由河內取水，但是屢次都把我河岸把守的部隊擊斃了，敵人在于那曾經斷絕了我們部隊的水源，我們却想出了許多方法，克服了這個困難，這裏也使敵人嘗嘗沒有水吃的滋味。

敵人被圍後猶作最後掙扎，由當時的情形，知道敵人在陣地裏面還是不斷的用無線電向外面乞求援兵，企圖突圍，我軍却是嚴密的戒備，層層的包圍，不讓有一個漏網，果然敵人組織了敢死隊，前後兩路向我陣地猛撲，五日晚戰鬥最為激烈，是役我重機槍射手李明友，大顯神威，敵見我這一挺重機槍的射手，都負重傷了，僅留下李明友一名，於是趨前用刺刀猛撲，李同志因為自量臂力過人，不慌不忙的轉身一個矮裝，便將敵槍扭住，手掌雖血流如注，終將敵人刺死，繼續撲近他身邊的敵人，一起給他用手榴彈解決了，這一場惡戰，到了六日拂曉，敵人亦死亡太多，而潰退了，敵人遺屍又是八十四具，最值得提到的就是生俘了四名，史迪威將軍與孫立人將軍，并會親臨前線審問，七日的傍晚敵首先以少數部隊摸索至大奈河岸，以旗語問同岸的敵後聯絡（河曲），三

百碼寬的河面，雖然暮色蒼茫，但我們早已埋伏在河岸的強洋流連長部的吳範澄中尉，却是看得非常清楚，默默的數着大約有五十個以上的敵人，他便下令一聲，用機槍掃射，敵人也便應聲而倒了。

八日敵人仍然異常頑固，仍向河岸逃竄但又被我悉數殲滅，這一戰却是鄧敦雲班長和他的弟兄袁樹雲立了奇勛，九日至陣地敵人完全肅清了，事後清掃戰場敵屍暴露水面沙灘及草叢內，縱橫狼藉，共三百七十六具，這一役擊斃室隅少佐大森及小村大尉還有小野主村中尉等，敵酋即有十七名之多。

主陣地佔領了，孟陽河的戰事已經有尾聲，接着便是追擊戰李卓瑛營長再率所部，輕裝開路，再向敵後方迂迴，終於攻達公路，也就到了目的地的蘇邦家，李營長任務很順利的完成了，這時，我軍雖然到了公路，但是敵人已迅速向後逃竄，李營長因不見敵人由他佔領的公路退走，他預料敵人另有退路，於是再前進切斷至大奈河邊，果然敵人倉惶向後撤退，又給敵人一次突襲，把敵人打得落花流水，計斃敵二百四十餘名。

(87)

由於這一次迂迴奇襲的結果，敵人在沿大奈河的工事，全已失去效用，敵人在枉費了

一場氣力，而我軍在戰路上却是大大的成功。

(董菴)

## 進入印緬火綫

### 一 向火綫進發

早晨，印緬戰地的太陽和暖地射進了瓦拉渣前線這矮小的平原的森林——新××師司令部的所在，大地像不有戰爭一樣，敵人的砲聲終止了，我們的戰鬥機威武的從低空掠過幾乎抖落了我們頭上樹林的綠葉。

這時候，我們在廖耀湘少將司令部臨時飯廳進着早餐。

「我要去前線視察，你去嗎？」忽然，廖耀湘少將吃了飯，邊對我說，原先，我不打算去，後來鄭洞國軍長說他也去，於是我才決定開始第一次入印緬火綫。

我們分別坐着兩個吉甫，同行的有鄭洞國中將，廖耀湘少將，黃卓凡上校和記者。

此外還有五個提着衝鋒槍的衛士。

可愛的清涼的晨光溜走了，河谷森林的平原開始熱起來；我們完全在一條剛從日本人口中擠出來的東京的血的路上前進，沿途新被砍倒的才讓太陽晒枯的樹以及被砲彈所傷害的公路破痕和工事，到處顯得有血腥的氣味！

分不清敵我的砲聲，越打越近。我們過了一座橋，通過一段平原，砲聲更加緊張起來，我心裏時刻在盤算着敵人的砲彈會不會打在我的車上和頭上，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小時候，聽母親說，我二十八歲有一個「門坎」，今年我正是二十八歲，今天會不會被敵人的砲彈擊中呢？我完全昏沉起來！後來，我想清楚了，命運是不能決定我們的，我覺得我應該勇敢的前進，於是我們的車進入了另一個叢林。

這已經是火線上，一個哨兵依托工事注意的望着前方，似乎完全沒有看見我們，而英注視着而森林的敵人，在準備射擊。

我週身的細胞重又緊張起來了，思考力又重複了上面那些問題，但這已經是一個熱鬧的地帶了，英勇的中國健兒們，有的牽着馬，有的步行着，完全在隨時準備和敵人拚

命。伙伙們背着行軍鍋裏做成的飯，疾奔向前邊的森林。這裏車馬已經減少了，除了高  
大肥壯的馬匹駝着給養或士兵，其餘的都是步兵，這顯然是進入了前線。一個通訊兵爬  
在一顆樹幹的中央掛着電話線，另一個人在下面，槍上着刺刀，這告訴我們昨天敵人才  
從這裏撤退。

除了空織前進的中國弟兄外這裏有少數的美國人。但這路上沒有開山機，一羣中國  
士兵們用他們的聰明在架設一座橋梁。

再前進，沿途散亂的散佈着大砲彈壳，追擊砲彈和被摧毀了敵人的工事。一股股臭  
氣從一邊被熱風吹過來，一個駕駛立刻提高嗓子說：

「這是敵人的死屍臭。」同時他還說，這裏敵人原來是準備憑藉工事死守的。不料我  
們完全用火力壓倒了它，這種被打死的日本人，已點清的，一共有三百多具。

這是新X師的作品。

在我們前面約末一百碼處，更加熱鬧了，一堆一堆堆成小山的給養和彈藥，我才知  
道這裏還是火線後方的給養站，距敵人至少在三公里以內。

這以後，我們的車進入一個綠的森林。

## 二 團指揮所

在一小條河的綠林邊線，我們找到了××師正在和敵人正面衝突的六十五團團部。太陽的熱力沒有攢進來，這裏顯得特別清涼。

團部設備非常簡單（因為他們天天跟着戰事進展前進），除了一個團長和美國連絡官的帳篷外，只有一張在蓬幕下的簡單飯桌，鄭中將，廖少將，和那位團長傅宗良上校，我們便圍着那張飯桌座下來，這時候，衛士們都佈在附近綠陰的叢林裏。

廖少將給我介紹傅宗良上校，接着我們就圍在一張照片地圖研究敵情和我們的攻勢。

一顆砲彈忽然轟的一掃從我們頭上過去，鄭中將和廖少將他們都顯得那末幽閑，若無其事的支持開談，只有我心頭上的緊張，并不會減輕。

「右翼敵人，給打退了三百碼」，一聲電話，把傅上校拉開帳篷後，他匆忙的回來報

告，我們知道在前線憑戰士們的血汗正在勝利的打擊敵人，照着我們英勇的駐印軍的前進步驟，在逐步前進中。

這以後，我們開始談戰事。

傅上校說，這裏距火線上的敵人只有一千五百碼（約六公里），屬於本團部一連已渡×河繞道××方面的敵人後方強行進入陣地並且正遭遇敵人強烈的抵抗中。然後他又跑進帳篷給那一連打電話，限他在下午七點以前消滅××方面的敵人開闢×營的進路。

鄭中將和廖少將立刻打開地圖，找到那個河和那一連前進的地方，可以看出一邊是叢林一邊是平原開闊地帶，據傅上校說當面的敵人是十八師團的五十五聯隊。他那一連是超出一切敵人的防線進到敵人後方，預計到達×地截斷敵後整個交通。這回廖師得意的傑作——這種冒險犯難的軍隊，在遠東，我敢武斷一句，只有國軍能夠這樣的不惜一切犧牲與艱苦。

「這次，日本人是完全被我們打苦了！在心裏的深處，我們給他根本上造成害怕中國人的一種有力的威脅，現在他們見了中國人就跑！……」傅宗良上校一面看地圖一面

費我錢。「這是毒藥，終使越無此其勇而造滅亡」。記者加上一句。這一個戰場日本人真正已經被打得心驚胆戰了，照過去日本人的習慣是到處襲擊中國人，現在到處怕碰到中國人……

「白天，他們簡直不敢出來。」廖少將補充傅上校的報告他說日本人現在真是被我們打怕了，也死怕了！我們呢？是很少有傷亡的。

「轟隆……」我們正談得高興，一架戰鬥機勇敢的飛向敵人的陣地上空，接着是連十多發的大砲彈，機關槍彈，……「飛機來了，我們的士兵會立刻興奮的動起來，勇敢百倍的攻擊前進！」傅上校把他過去在戰鬥火線上所感覺于我戰鬥機降臨之頃刻的攻擊情緒描繪給我們，鄭中將說：

「日本這次作戰制空權完全是掌握在我們手裏的。」

(95)

「日本人在緬甸難道一架飛機都沒有嗎？」記者懷疑的問起來，他們解釋說，日本在緬甸飛機是有的，原因是數字太少了，一出動立刻就被我們的飛機擊掉下來。譬如說在我們陣地上，有時候也有一兩架敵機，可是都是夜晚來，起不了作用。

時間已正午，太陽直射下來，鄭中將和廖少將他們談到這次包圍孟拱河谷的戰鬥和戰術。在討論得熱烈的時候，鄭中將說：「我們應該用坦克車運動到敵人的左翼向××平原左翼敵人敵陣地。」廖少將完全贊同這個主張。

鄭中將接着說明這個主張的理由，「依照這方向前進。比中央突破是絕對有利的。同時他說「至步兵在一般戰鬥的原則上講，應該附搭着坦克車上前進，在必須作戰地帶或遭遇敵人進入戰鬥時，然後分別協同前進。」鄭中將這主張的理由是針對目前敵人採取的橫守一線的戰略予以突破一點計劃。以後，他們討論得很熱烈，關於這一個決定，我沒有聽完下去，不過第二天清晨聽廖的參謀長劉建章上校接到前線電話報告，敵人在××線退了。

### 三 六十五團

六十五團是新××師廖耀湘少將所部精幹的一團，團長傅宗良上校，他有一個堅強而結實的面孔，和能持久耐勞苦幹的戰鬥身軀。

傅上校是黃埔第五期畢業的。戰爭的歲月已經把他的青春摧殘了，看他的面貌是個沉浸在戰鬥生活中的人。從他的言行中，我知道他有一個極端強固的骨格。後來回到師部，聽人說他這種個性是有辦法打勝仗的主要條件。

六十五團和傅宗良上校在新××師完全得到的上峯作戰的信任。但是，傅上校並沒有因此而滿足或驕傲，相反的，他正在更英勇的打擊當面的敵人——十八師團五十六聯隊

新××師的百賊河（大洛）那一次大殲滅戰，就是傅上校和他的六十五團主演的。據傅上校說，那一次敵人企圖頑抗，他給了他二個下馬威，連死帶傷湊了一千一百多日本人

今年元旦，打野人山一一九六高地開始，六十五團在傅上校率領下便和敵人搏鬥，如今半年了，他們始終站在新××師的前面，担任正面攻擊，沒有休息也沒有怨尤的打着勝仗。

一次一次的積累，據傅上校說，十八師團至少有二千多人是被六十五團打死或俘虜

了。在三十八個敵師中，就有二十六個完全是六十五團捉到的。這能夠說明六十五團的英勇和傅上校的不懼犧牲勇敢善戰了。

在興班卡、黃土山脈、登高沙坎、高洛臨、孟關、瓦康這些戰役中，六十五團都是担任主攻，擊敗了敵人。尤其是在孟關，十八師團的司令部就是他們擊潰的。而且在這些地帶作戰，據廖少將說，六十五團差不多盡是担任包抄攻擊，完全在叢山峻嶺中開路攻擊前進。

這一團是中國駐印遠征軍擁有極輝煌戰績的一團。他同新三十八師孫立人部的一一四團一樣，在印緬戰場的遠征軍裏，戰鬥和戰果上起着模範作用。

「經過這些艱辛的戰鬥以後，你可以說點戰鬥經驗嗎？」傅宗良上校只說他一向是實幹的，旁的沒有甚麼。不過，他承認日本的陸軍是世界上最強的軍隊，但是「中國陸軍經過了良好的裝備，是絕對可以打敗日本的。」傅上校的話堅決，果敢而有力，我們大家笑着。

「這次你們打得好，打得好！」鄭中將表示慰勞的說，傅上校顯着勝利的微笑。

這時候，廖少將吩咐傅上校，說我們還要去看看幾個無名英雄，叫羅中校打電話給十六國第二營在路上等我們，傅上校便拿了一枝三八式的日本步槍和一面太陽旗送給記者，同時他說：

「這點禮物，你帶回去紀念吧。」那面旗上由「有名」的廣田中將題着「勇武士」三個字，在另一邊記載道：「贈東亞新秩序建設戰士澀田正雄君」，此外有三十多個圍着血紅的太陽簽着不整齊的中國名字。據傅上校說，這是給我們一個砲彈撕成八個洞的澀田正雄的遺物！這是「東亞新秩序建設戰士」的成績！

「日本人民啊！你們爲的什麼呢？」我心裏想着，起着一串的問題，沒有說出聲來，對準這殘破的可憐的膏藥旗。鄭中將，廖少將，傅上校，黃上校和記者半響沒有話。

#### 四 三個無名英雄

(四)  
在新××師六十六團的第二營，我們訪問了三個我們駐印軍也是我們國家的中華民族的無名英雄。

上等兵張長友是一個殺死三個日本軍官和八個日本兵救回兩個班長的射擊手。他是貴州人。據他自己說，當他的班長被敵人打傷了以後，他提着衝鋒機關槍去救他，那時在一顆大樹的腳下邊日本兵利用優越的工事，向他射擊，使他救不下班長，他非常着急！於是情急智生，他拉下第一顆手榴彈，輕輕的偷偷的向樹後的敵人工事內扔去，接着敵人把它扔出來，在幾尺遠的外面爆炸了，第二顆，第三顆都遭了同樣的命運。

「好！你能幹！你真勇敢——打得頂好！」

鄭中將表示向他慰勞，隨便問了許多話。之後，廖少將說：「他是我們那裏最勇敢最光榮的一個兵！」這就是我們國家的真正無名英雄！接着，張長友報告鄭中將，說他並不叫張長友，他的真姓名是安玉全。

這裏是我們國家的無名英雄，現在他的傷已經好了，仍在服務。臨走的時候，鄭中將廖少將都叫營長把它馬上升下士副班長，廖少將當面還賞盧比給他買煙抽。

「報告，軍長，師長下士我不當！」一種真誠的情感流露着，他說他能力不夠。不能當下士。他今年才二十八歲。

一等射手和泰山一槍打死了三個日本人，搶得了敵人的重要作戰的命令，造成了新××師的孟關大捷。

上尉鄒益卿在我軍包圍孟關的時候，率領全連包抄敵人後路，全連打得彈盡糧絕，鄒益卿死守陣地不退，結果是敵人退了，但是鄒上尉兩臂給日本人打中了，他幾乎死過去，新××師訂下孟關，全靠這一連截斷敵人的後路。

鄒上尉算是位敢死英雄！

這是三位無名英雄，是我們國家抗戰的功臣。

(未完)

## 隨車出擊記

在緬北的戰鬥裏，我戰車羣建立了很大的功勳。

自輝煌的三月開始，他們每日整備車輛，待機出擊，衝破敵軍陣線，蹂躪敵高級司令部。這班「淘氣的孩子們」戒天與塵土飢渴，和煙硝爲伍。二十四小時之內，他們所

看到的盡是血和肉，碾平在履帶下的血肉，被榴發彈推倒在地上的血肉，下車戰時伏屍在公路上的血肉，和被敵軍四七破甲彈突貫，在駕駛座位上歲仁的血肉……

但是這班珠江、柳江、湘江和嘉陵江上的孩子們，平均年齡不過十九歲，戰鬥與洩氣是他們的第二天性，經過一串的疲憊與血汗交流，他們共同的結論是：「好耍，好耍得很」。

四月二十三號他們決定在甯高江東岸五七一高地以南的叢草地內使用戰車，我坐他們×部指揮組的戰車，隨同他們出擊。

早上，晨曦剛透入孟拱河谷，我們已經進入西陽山下的待機陣地裏了。

這些十×噸重的傢伙縱橫疏散在林緣內外，戰車兵坐在草地上，步兵團長，×指揮官，趙副指揮官和戰車營的趙營長圍着一張航空照像，他們決定攻擊開始的時間，攻擊到達線，火力指向的地區，和特別的聯絡方法。

無線電車上，美國士兵嚼着口香糖，一位四川孩子正在向××通話，他們的符號編成暗語，每句話又重複的說着，聽來是很可笑的：

「——二少爺，二少爺，把你的拖鞋，把你的拖鞋，拿過來，拿過來。——」

「——豆腐店老闆，豆腐店老闆，我的小孩，我的小孩，不吃奶了，不吃奶了。」

一大堆人圍着笑，美國士兵也跟着笑，但是他不知道爲甚麼笑，只好：「No Farking Good，頂不好！」

空中掩護戰車音響的 B-10 已經在飛來飛去，重砲正向當面敵人怒吼，開山機已經回來，向營長報告，進入路開設好了。

連長再告訴每個車長，我們先要向東前進一千碼，然後才能向南，那邊蘆葦很深，不要過早下去，否則會陷在汙泥裏。

指示完畢，登車，出發。

我高踞在第九號車車長的位置上，在我左邊的是搜索排的王排長。

我們通過一處小河，工兵隊正拆去河上的輕便橋，預備駕一座永久橋。戰車羣在橋左的河床附近通過，履帶一片片掉在水裏，像農家的水車一樣。上了河岸，換檔，加油，戰車很輕快的上坡，砲塔上的戰車兵抖巍巍的到了坡頂，坡頂有一根樹枝凌空橫着，

每一個頭盔經過這裏時便都藏在敵塔裏去了。

路上步兵們看着敵軍驚奇而喜悅的傻笑着，一輛指揮車看到戰車來了，儘量的避開道路，躲在路旁叢草裏，車上人員也聚精會神的欣賞着戰車。

道路至此完了，戰車羣突入開闊地。前面的戰車排成楔形，我們在楔形的內面。車行加快了；履帶碾斷的枝葉飛在我們面上，前面車輛所捲起的泥灰像一層烟幕，灰土充塞着我們的眼耳口鼻。我們也看到前面我們砲彈的彈着。

太陽在我們左面，我發覺到我們的隊形已經向南直進了，我看到了我們的步兵，也看到我們在樹上所佈置的信號板。我們出了步兵線，向着敵兵盤踞的林緣直撲了。

「空統！咖咖咖咖！」

楔形的尖端已經發現了敵人，開始射擊，視界很開闊，連長車上的無線電指揮着戰鬥隊形。

「拍拍拍拍拍……」

敵人的機關槍也向戰車還擊了，我們趕緊縮進敵塔，放下掩蓋。

從潛望鏡裏看過去，右面有一片一哩寬的叢草地，正前方有一條小河，左邊也有一條小河，兩河直交，河岸都有小樹和叢草，敵人就潛伏在這一帶。

鎗砲響得更密，可以感覺到敵彈在裝甲上跳躍。但是我們一切都居上風，還沒有遇到敵人的平射砲，我們楔形的左半部已經到左面河邊樹林裏去了。我們可以看到「三七」的敵彈在林裏爆炸，枝葉在應聲瓦解。

我們在變換隊形，楔形的右半部掩護左半部渡河，然後兩半變為兩個縱隊，隔河直渡。河左岸的敵人站起來向後逃，戰車追上去。兩個縱隊一面射擊，一面直到前面河緣，衝斷小樹，壓倒叢草，互相向內轉，將車輛駛了一道剪刀形路線，蹂躪敵人的陣地，然後很輕巧的回來，但是敵塔仍然戀戀不捨的回過頭去繼續向敵人清算。每當車子和火身同時震動的時候，一種壓力緊迫肺部，射擊手打開敵門，黑暗而動盪的車身像在隧道裏行駛的火車箱，代替機車上放散出來的煤烟的是刺鼻的烟硝味……

敵敵人漸漸遠了，各車的砲塔轉正，我們打開掩蓋，抬頭看見一碧晴空與安然無恙的南高江，T-30已經飛到兩哩外去了。我們的步兵正在前進，我們攻擊只耗費了二十

分鐘。現在前面樹林裏有步兵勇士的衝鋒鎗響了。

我們退回待機障地，經過樹林的時候，車子減速，砲塔上的射擊手將三七砲壳一堆堆的拋下來。大家叫喊成一片：

「你射擊多少發？」

「今天只打了五十多發。」

我幾乎笑了出來，二十分鐘射擊了五十多發，平均你每分鐘就射了兩發半，還不給你「要」夠了嗎？

放下了頭盔與無線電發聲帶，一個個跳下車來。煙，灰，汗，三位一體，每個人都是一幅面孔，鼻子左右兩端聚灰特別多，像扮平劇裏的面譜。

「首腦部」的幾位馬上圍着地圖與航空照像去討論去了，今天奇襲成功，人車都沒有損失，根本就沒有遇到敵人的平射砲，因為地形開闊，戰車肉搏班根本不取近接。但是，第十二號車陷在河左岸的爛泥裏，現在還沒有拖出來，有一排步兵保護着。

第二參謀和第三參謀更忙，他們到每一輛車子下面去詢問戰鬥經過。總結起來，河

右岸的車子沒有直接看到敵人，但是火力都已指向步兵所要求的地區。河左岸的車子突入了敵人步兵陣地，消滅了兩挺重機關槍。

一張黑面孔眉飛色舞的說：「我壓了敵人的一挺機關槍！是我壓的！」

另一張黑面孔也眉飛色舞的說：「十一號車子就是要去壓機關槍，才陪了下去嗎！」

我對這樣熱鬧的場合感覺得很興奮，彷彿我也沾上了一點光榮。駕駛軍士指着車上的小白點給我看，這都是敵人的機關槍子彈碰擦上的。

一共才叫噓吵鬧的休息了四十分鐘，首腦部根據各方報告，認為這樣的攻擊很有利。為了徹底消滅敵人的機關鎗集，決心再攻擊一次。但是這一次用不着××輛的大編隊，只派遣了七輛；第×連的五輛為第一線，王排長的兩輛為預備隊，預備隊要第一線車輛發生故障且空隙的時候才許上去，或者突然發現敵人側面機關鎗的時候才許射擊。

我坐在王排長車上副駕駛手的位置，引擎發動以後趙營長特別又跑過來叮囑我們：「你們絕對不要爲了好玩隨便射擊，不是剛才所說的情況，就是發現了敵人也不要加入

戰鬥。——不是玩着的。」於是，我們又循着石路前進了。

副駕駛手的位置比較更便於展望。左邊有一挺氣冷式的重機關鎗，鬆開銷釘，方向和仰度都很能運動自如。空際望到駕駛手手脚一致的換擋，眼睛不斷的注視前面。這時候無線電耳機很吵鬧，王排長和他的射擊手爭論一個小問題：

「剛才我們走這邊來的。」

「哪裏——這裏是前晚敵人截路的地方，要到那顆樹下才是……」

但是耳機裏還是傳來一陣沙沙的聲音：「靠右一點——好了，照着前面獨立樹走。」左右操縱桿前後運動，車子走着波狀路線。我心裏正想，敵人剛剛喘息未定，看着這些怪物又成羣結隊的來了，不知如何狼狽？砲塔上王排長在叫「快關掩蓋。」我把掩蓋放下來，駕駛手兩手離開操縱桿去放掩蓋，車子還是朝前走着。

我們旋動着潛望鏡，看到五百碼以內重礮的彈着，這是我們陣地裏打來的烟幕彈，在替我們指示目標。

車子再前進了三百碼，前面五輛，成爲一列橫隊，我們後面二輛保持着三十碼的距

隊。

這一次攻擊比較富於危險性。敵人已經把平射礮接上來了。一發平射礮彈正打在五號車子前面，我們看着五號車子滾進溝裏，而且躺着不動了，我們正匆忙加速前進想去補上間隙，但是五號車子突然又爬出水溝，並且奮勇向敵人衝擊，所有的鎗礮一齊向敵人加速狂射。

(107)

我們前進到河邊林緣，所有的車輛向敵停止，對着攻擊目標吐盡鎗彈礮彈與胸中悶氣。在森林地帶作戰，我們不能親眼看到我們的戰果，但是就讓這些小砲彈在敵人陰森的工事之內爆炸，以倒塌的掩蓋替這班不知死活的傢伙造一座墳塚吧！敵人的平射礮又射擊了，彈着在五號車子的左邊，可以看到濃烟，這時候每一秒鐘都充滿着驚險，我們的車子不放棄當面射擊目標，但是將車子前進後退，左右擺動，使敵人瞄準困難。駕駛手不停的換擋，不停的搖擺着兩根駕駛桿，腳板在離合器與油門上打轉，好像一個狂人在跳舞。這種動作要求過人的智力與勇氣，這是決死的兵種在機械上的驚人表演。但是駕駛手已經滿頭是汗了。

半點鐘後，攻擊完畢，我們照着營長的指示，由樓房變成縱隊凱旋。我們仍舊是全師而還。只是預備隊沒有遇到戰鬥的機會，看着敵彈箱與子彈帶完好如故，不免有些悵惘。

今天的任務已經達成。跳下戰車，遇到了趙副指揮官，他正要向軍指揮所報告戰鬥經過。我們坐在他的指揮車上，一路我們談着敵人的平射砲，恐怕是慌忙進入陣地，我們談着五號車子假裝被敵彈擊中的機智。

到午後一時，我知道我們十一號車子拖出來了，我知道我們的步兵已經佔領了小河的北岸，一部已經渡河了。

(黃仁宇)

### 戰車英雄殲敵記

「中國軍隊慘無人道，在不適合使用坦克車作戰的瓦魯班竟使用了！」這是我們坦克車隊突波瓦魯班敵第十八師司令部的一周後，記者與一位美籍日本人石井保羅在史迪

敵艦都繞道內懸廣播時，一位播音員演說日本女廣播員自東京中央電台播送的戰時新聞。當這位妙齡女郎在播送時，我們的盟友石井保羅，對着收音機很鄙視的罵着：「狡猾的敵人，明明在吃了敗仗，又以『華軍慘無人道』的字句來騙日本老百姓，掩飾敵人在胡康區的大敗！無恥！無恥！」

我們英勇的戰士，怎樣駕着最新式的坦克車，將敵人在胡康區，孟拱河谷殺得望影而逃？今請根據我們戰車英雄，自己的口述，作為答案。

首先談談擊毀了敵人二門平射砲的張飛翔班長他是廣東人，今年才十九歲，在機械學校受過初級戰車訓練後，即來印度受戰車訓練。有一天，記者在前線某野戰醫院會見了張班長。他是在一個夜色充滿密林晚間，由戰車下來搜索敵屍身上文件時，被敵散兵擊傷了腿部。但是擊傷了張班長的那個散兵，終被他的衝鋒槍打得頭破血流一命嗚呼。當張班長躺在床上敘述作戰故事時，連不諳華語的緬甸護士小姐們都因他說話時表情及手勢，感到興趣。一位帶着繙讀，愛慕口吻的護士小姐說：「英勇的小朋友，你太興奮了，你的傷口還流着血呢！」張班長忘了疼痛似的，仍述着他們英勇戰鬥經過：「在列

都出發之前，對於這性能強的戰車，已受過×星期的射擊與駕駛的訓練，後來我們開到前線時，索興就以敵人築成的堅強的工事，作為實地練習時的障礙物，把鬼子兵作為射擊目標。我們在昆年卡這個地方，戰車將過一座小橋，開到林空地方，而敵人重砲集中向我射來，我開足了馬力，向前駛，忽然反射鏡內見左邊的森林中有東西蠕動，副駕手李瑞麟喊：「小心敵人平射砲！」李同志話還未了敵人平射砲已經射來。我急忙將車頭向林中蠕動地方左轉轍去，跟着把砲塔來個九十度轉灣敵人裝放第二彈之際。我戰車上榴散砲及機槍已將敵人三個平射砲手送上了「天堂」。這時後面孫明學連長的車子趕上來，追殺敵人，路旁除了纍纍敵屍，就是敵人投棄的槍枝彈藥，我們戰車至林中時見一門平射砲被我們戰車碰倒，射擊手，被碾成了血漿。我們將敵平射砲用鐵索繫在戰車後拖回營部。」這時一位緬甸護士長走過，說：「請你們最好不要使他說話太多，他是才經過開刀的。」記者便祝這「英勇的小朋友」的早安而出。吉甫車開到了戰車營部，那時天氣雖極炎熱，但我們坐在高人雲端的喬木與遮避天日的芭蕉交織下的帳篷內，聽聽戰場青年戰士們談着衝鋒殺敵的經過，倒也忘記了天氣的熱。那位在瓦魯班首建戰功由營

要升任爲戰車隊副指揮官的趙振宇，操着河南口音，述着他率領戰車隊在寧康卡殺敵經過時說：「我們戰車迂迴孟關時，敵人像潮水般由左側進攻我步兵。我們戰車兄弟看見一簇簇的敵人下死命的攻擊友軍，便又來一個小迂迴，繞到敵軍後面，等到了目的地，一齊發出使人聽了毛骨悚然的警報器聲。敵人疑是天神下降，轉過頭就跑。這時，我們一排一排榴散砲和機槍，同時發射，有些頑皮的駕駛手還將戰車門打開，彼此開着玩笑，以運動會時比賽方式向四處逃命的敵人投擲手榴彈。燦爛光明的彈花散處，那無時無刻不在蹂躪人類的鬼子兵隨着都倒下去。這一下敵人經營了二年之久的瓦朋高地，就被我們佔領了。」趙副指揮官，越說越興奮，接着又說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壯烈故事；

「我們第×號戰車的副駕駛楊少安，當他的戰車殺過昆平卡將渡那寧河時，被敵人平射砲的穿甲彈打穿車長射擊手駕駛手死了，他的雙腿也被彈片打斷。敵人以爲我們戰車已中彈不能發動，使用兩挺輕重機槍保護着四個戰車肉搏隊，向戰車疾奔，楊少安雙腿鮮血直流，並且痛得不能忍受，但仍將砲塔方向移好，連放了二個榴散彈，將四個小鬼，炸得血肉橫飛，並用銅彈向敵人機槍陣地射去。待敵方槍聲沉寂，始將戰車馬達

發動，咬著牙，拚死的將戰車駛過我們的陣地。趙副指揮官說到這裏，不禁流下幾滴英雄淚，悲痛地說：「但他因為流血過多，也死在戰車上！死後雙手仍緊緊的握着戰車的方向盤！」

趙副指揮官，一邊拉着記者的手，一邊擦着面上的淚。來說河北青年王英華壯烈的故事。他說：「王英華原服役於第×軍戰車營，後到印度參加我這一營，今日寡言沉着作戰像生龍活虎一樣。今年只有十八歲，一天拂曉奉令襲擊瓦魯班敵司令部時，他駕着×號戰車，將衝到那寧河小橋時，被敵人地雷將戰車炸壞。他從戰車爬出時，車上的戰友，全已為國家民族而犧牲了。他的左臂也已受重傷，鮮血直流。只好坐在傾覆的車旁，等候友軍。這時，從密林深處射來一陣機關槍。接着一陣喊叫聲從森林發出，跟着跑出三個鬼兵，向他這邊衝行。他等鬼子爬到距離的五十碼時，將右手握着的衝鋒槍，架在破壞了的車板上，「嘯！嘯！嘯！嘯」將敵人射死。但跟着又是一排機關槍射來又有四個鬼子衝行而進，這時他已無法再裝衝鋒槍的子彈，於是，站了起來高呼「中華民國萬歲！」數聲後，用腰上帶着的一把喀欵人使用的護身刀自殺了。敵人正要過來搶屍，恰巧趙際昌連長駕的戰

車趕到，乃用機關槍掃射，四個敵兵逃了三個，一個受了傷。趙連長乃將王烈士送到附近的森林中。並將受傷的敵兵田橋清吉帶回。」趙副指揮官說到這裏，加重語氣說：「王烈士前後殺敵就義的經過，都是敵傷兵田橋清吉所述。據田橋說：『我們大田軍曹，看到這樣英勇中國兵，非常欽佩，命我們過來將他的死屍抬去，意欲舉行『光榮』的葬禮。』」

( 緬北前線特派記者張仁仲 )

### 孟拱河谷叢林戰

下午，公路東北方敵人的大砲有力的轟着。記者冒着危險，趕到一個離前線不遠的叢林裏會見了廖耀湘師長。

廖師長和中國新二十二師也是早已爲大家所熟悉的了。由於前年緬甸會戰有功，廖師長遂得到了羅斯福總統的勳章。

今年，他又統率着他的部下從事戰鬥了，五個月沒有休息，但是他沒有被戰鬥所疲倦，相反的他正閃耀着一種極富於精幹的堅韌戰鬥活力，在指揮他的部隊存着決定緬

旬敵人命運的戰鬥。

暮色漸漸濃了，戰鬥正在距我們很近的前方繼續着，新二十二師的健兒們，正在英勇的打擊敵人。

他對記者談到叢林地帶戰鬥的經驗，他說：「叢林戰取得勝利的條件，必須使敵軍無法活動而主力限於被動，同時，更要以火力的壓倒敵人火力。」

至於叢林戰一進入決戰階段，他說：「最要緊的是要在決戰方面，小正面內以兵力壓倒敵人的兵力，因為這樣，我們可以絕對把握火力兵力優勢。然後放胆行動，以爭取戰鬥行動的絕對主動。至于斷絕敵人後方交通，破壞其補給，割斷敵人的通訊連絡尤為叢林戰鬥在決戰上取得勝利的決定因素。」

「埋伏」廖師長用力提高這兩個字音，同時說下去，「那更是叢林戰的無價之寶的一種戰鬥方法，他以少數兵力打擊多數的敵人。於是他舉例補充說明：運用這一戰術的效果。他說在某一次埋伏戰，造成了三十二比零的傷亡，即敵人死三十二個人，我們沒有死一個人。這是一種多未驚人而神勇的驚人紀錄啊！，在孟關一次他們以一連的兵

力，消滅了敵人步砲兵三中隊，新二十二師自從雷多出發反攻以來，就一直打着勝仗。前前後後，已經打了九次大規模的戰鬥，消滅敵人四千以上，這完全是上述叢林戰術的運用成功。

當記者問到敵人情形的時候，廖師長說，當面的敵人——十八師團，是日本最優秀的師團。他們對於山地以及叢林戰都有特殊的訓練。這一個師團自從參戰以來，在華北，金山衛，廣州灣，以及新嘉坡和緬甸都是「號稱超人戰士」的師團。可是，這一次在戰術及戰鬥兩方面它完全破產了！原來敵人——十八師團的任務是阻止我軍通過大奈河。現在主力被我們擊破了，目前在圖掙扎的逐步死守，以待雨季解圍。

接着廖師長把敵人的戰術戰鬥簡單的分析給記者。

在戰鬥與戰術的觀點上看印緬邊境敵人所採取的戰鬥方法，可以分做五個時期。不過，這五個時期，據廖師長說，他們都遭遇了惡劣的命運支使，宣告失敗了。

第一個時期是敵人採取完全主動襲擊的時期，他到處理伏襲擊我軍。這是在于邦以前；第二個時期是固守，那是敵人第一期遭遇到我軍優勢攻擊以後的措置，但結果在大洛

戰役敵人的據點一個一個的被我軍優越火力所摧毀，消滅千一百餘人，在大奈河南岸，敵據點亦逐次各個被擊破。乃迫而採取第三期的機動戰法，與我軍重戰于孟關戰場，在這時期敵人以少數的兵力抵抗（約三分之一兵力），以三分之二的大部隊奇襲，斷然反攻，結果比上期的死傷還更大，第四期是逐次抵抗，進入一種狼狽應付的戰鬥姿態，以空間換取時間，現在我已逼近孟拱乃進入死守的第五期，敵企望等雨季解救。這是敵人在戰鬥戰術上完全失敗以後的應付對策。

廖師長告訴記者新二十二師的最激烈的戰鬥，是在一月二十五日以後，開端於大洛近郊百賊河殲滅戰，那一戰，我們以一團兵力殲滅敵十八師團大洛守軍全部，有一千一百多人作了「東亞新秩序」的沙場冤鬼。其次是腰班卡的一戰，開了國軍以少數部隊打敗優勢敵人的先例，一營人抵擋敵人八連完全成功。

孟關一戰，擊潰了八師團的步砲兵主力壓迫敵人整個退出胡康河谷，失掉其反攻能力，這一戰算是廖師長的傑作，當時，潰敗的日本人，曾經這樣哀鳴：

「這裏氣候太不好，地形也不利！環境是太惡劣了！」

現在新二十二師的最先頭部隊打通密芝那鐵路的蓋掛已經只有四十多哩了！部隊照例每天逐步前進。

日本人在「東方」開始「撤退」了！

新二十二師去年底在雷多短期的森林戰訓練，對於這一次「戰鬥」是有決定作用的。各個班、排、連、營、團、對於森林戰的搜索、攻防、警戒，和至做到一件武器的使用法，都由廖師長親自研究，擬定一種極精密具體的辦法，加以實地嚴格的訓練。這些訓練計劃（包括五十種）的實驗於戰鬥的結果，收廖師長說，無論那一次戰鬥，都獲得了優良的戰果。

(6177)

廖師長是以苦幹著稱的。靠他的苦幹，陶冶了新二十二師這一個中國的神勇部隊如今在世界的東方擊敗了強悍的日本久留米的精銳陸軍。廖師長是湖南人，如今他的言語中還保留着寶慶的尾音，他是黃埔軍校六期去法國習軍事的畢業生。他的英語甚好，不過稍微有一點法語尾音，如同他的官話還有湖南土音一樣，平常他和盟軍以及盟邦新聞記者談話，可不用翻譯。

「經過這次勝利的戰鬥的實驗結果，」廖師長作着我們談話的結論說，「中國國民革命軍的自信力完全恢復了。只要有較好的裝備，以同等的兵力，國軍是可以打敗日本的。這次印緬邊境的戰鬥也告訴我們，中國的陸軍是可與世界上最優秀的陸軍併駕齊驅的。中華民族的自信力，也經過我們這次與盟軍併肩戰鬥的結果也完全恢復了！中華民族該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

(永炎)

## 孟拱河谷觀戰記

### 攻擊的理由

瓦拉渣戰鬥以後，孟拱河谷國軍的攻勢，三週以來幾乎都在戰鬥中進展，日本人憑着堅強的工事，實行所謂「殘支戰術」逐步抵抗，企圖等待雨季解危。同時並利用重砲壓制我軍，以維護其孟拱外圍卡盟的第一線陣地，阻止我軍前進。

這是接近卡盟以前攻下孟拱必然發展的現象。

簡略的說，日本人的計劃是無論在任何一處的守勢拉長一天，便是雨季的降臨愈是接近的一天。所以，他不惜一切犧牲頑抗我猛烈砲火，死守陣地。

三週以來孟拱河谷的戰鬥形勢是這樣的：國軍以新二十二師廖耀湘部担任沿通往孟拱之通路，逐漸壓迫敵人——五十六聯隊於潘玉河以北，同時以一部抄越左翼敵後。這是孟拱河谷的正面，敵人用兩個步兵混合大隊分別對抗左翼我六十四團，及右翼六十五團，其聯隊部即控置於英坎沙坎。我新三十八師孫立人部則沿孟拱河谷左翼山地迂迴丁克林、的克老面、六弄陽、蠻賓……：包抄卡盟，圍攻敵五十五聯隊，敵主力及其十八師團田中信一司令部就在孟拱，步兵指揮相田正二常川運動於英坎沙坎及卡盟配合其砲兵聯隊掌握固守。並企圖於五月一日開始向我攻擊部隊反攻，以遂行其固守目的。

這是孟拱河谷當前的戰鬥形勢，邇來敵人無分晝夜的使用重砲，壓制我廖孫兩師主陣地及後方交通補給線，這一來差不多形成了一個砲戰時期。我步兵雖能冒最大艱險逐步前進，然每日進展，至多不過三百碼，且至最近數日新二十二師正面之六十五團已感

敵人憑藉工事之頑強抵抗而有點感到棘手。如此情形見我反攻計劃遭遇敵人之阻抗，頗難如期達到目的。攻勢就是由於這種形勢所演變的。

這是亞洲大陸上的盟軍第一次運用陸空聯合的協同戰鬥，這一攻勢動員了美國×航空隊，中國陸軍新二十二師六十五團，×坦克車隊。

### 觀戰記

聯合攻擊已經醞釀了三天，這完全受了後方天候的影響，飛機出動困難，一直到五月三日下午一時半，孟拱河谷的天氣好轉了。沒有雨，氣候慢慢在熱，忽然成羣結隊的鸞鳥從北邊天空直飛過，整個河谷的空氣頓時浸在熱烈緊張中。

「轟隆，轟隆……」

「轟——轟轟轟——……」

我們看清了塗着白色的五角星星的美國機，三個一小隊，九個一大隊的，有的在低飛投彈，有的翻着身子俯衝下去，有的陞在高空，有的飛得極低的讓地上人看得見英勇

的航空員，……

飛機羣和轟炸機羣混在一起，孟拱河谷的小天空要塌下來了！

「聯合攻擊開始了！」記者被好奇心抓住從新二十八師司令部趕到新二十二師。

河谷的天空完全在熾熱的戰爭的緊張中，飛機在更緊張的轟炸和躍動，那是我們平常所難看見的場面，如同重慶那年「五三」「五四」的天空，敵人在轟炸我們的後方情形一樣，日本人現在正遭遇可怕的命運！

戰爭的最惡劣的恐怖。在日本人那邊伸展着！

「有一百架哩！」在記者的吉普車疾駛向前方的公路上去的時候，路上的人們在引領的望着，有的得意的笑着，有的在嘖……

「打倒卡盟去吧！」

孫廖兩將軍因為要去六十五團指揮所指揮，記者便和新二十二師李濤少將，趙霞少將，劉建章上校從一條可以通索卡道敵人後方的官甫路趕到一〇四八高地，這完全是想看清戰爭進行的真面目，差不多費了四十分鐘。

英理路。

這是前方的砲兵觀測所，指揮砲兵戰鬥的所在。情形分別上在兩顆約莫四丈高的樹桿的樹巔上，這是在越過三個山坡后我軍河谷右邊的地點突出點。敵我砲火交叉平行的地方，孟拱河谷約有十英哩左右的開曠平原，完全在我們視線控制之下，太陽澄清了大地，兩邊的火力在交織前進。

這時候已經距攻擊開始一小時，飛機大部分退出了，按照攻擊的程序砲兵應該施行猛烈的攻擊，除了少數的偵察和連絡機，我們的大砲開始在猛烈的轟着。

「第二連發射！」樹上的那個砲兵觀測員，筆直的用精銳目力搜索正前方一千五百多碼以外的開曠地帶那邊我軍戰鬥前進的河谷小叢林，同時他一叫再叫着，這時候，我們發現敵人靠我們這方面的重砲在向我們發射，那觀測員叫第二連趕快壓制，朝敵人砲擊陣地猛擊。

「偏右五十碼！第二連繼續發射！」用電話傳達口令，砲聲便又立刻在我們右后方響了。

「煙幕彈前進地區起了火，是敵人放的，……」猜測不定。

「敵人放了火！退了。」他同那位副營長一同用望遠鏡照測，憑他的經驗他斷定是敵人放火逃走了，另外在記者前面的那位美國軍官拚命在拍照。

機關槍聲這時候已經打成一團。我想到這是我們的步兵在衝鋒，在依托機關槍掩護之下肉搏前進。

坦克車前進了！記者接過觀測員的望遠鏡，看到一個個笨重的黑傢伙滾動着，在向敵人的方面有一樹白旗的地方前進他們成一路縱隊，後來停止在開闊地帶的邊緣，馬上敵人的一顆砲彈落在他們的附近冒着烟，我担心他們中彈被燒掉。

「遠着呢？」觀測員報告。

許是距離太遠了吧！我們一向認為戰爭的恐怖和危險，今天完全沒有感覺到，所有在這戰場上的，我敢担保，任何一個中國人都是輕鬆的，愉快而活潑的，對準敵人的目標前進。

啊！我去了，這完全是勝利的攻擊！

步兵前進是看不見的，在叢林裏，殺聲和步槍聲根本在一千碼外沒有音響。戰鬥在

繼續着，有時候，雙方的大砲停下來，沉寂一會兒，有時候又熾熱的鬧起來……這種決定權完全在我們。這樣的過去了三小時，大概四點鐘，敵人的一顆重砲彈落在我們樹的正前方一千五百碼的灌木叢林裏起着濃密的烏烟……我擔心敵人已經發現我們，於是從樹上跳下來，想乘吉甫車趕到攻擊的最前方去。李濤少將這時候在依托一顆樹坐在地上給正面攻擊的一位營長通電話。

「過了河嗎？怎末樣？」他重複營長的每一句話。

「過了河，聽！什麼？」

「截斷了敵人的後路，在什麼地方？」

「英坎沙坎，一個大隊，嗯？還有呢？」李少將悉心的笑着。

「潘玉河打死了許多敵人，嗯！」

「第一線完全突破了。」

這是戰果，於是我們大家折回新二十二師司令部，晚餐席上，廖耀湘少將得意的重複他上午對記者說的那句話：

「這是亞洲大陸上第一次的盟軍陸空聯合攻擊。」

攻擊在五點鐘以後，雙方便進入停止狀態，敵人連照例在晚上的大砲也沒打。「這怕是遭遇了嚴重的打擊以後疲倦了吧！」記者想着，後來問到關於攻擊的戰果時，廖少將說，大概情形是敵人有一大隊人被我軍截斷後路在包圍中，我們前進了，差不多兩千碼，敵人死守孟拱外圍的卡盟第一線陣地工事已完全被我粉碎，至於戰果那就要看明天的攻擊情形了。

## 戰果

(285)

聯合攻擊的第二天上午，天下着雨預定繼續攻擊的飛機沒有來，攻勢就算告了一個段落，下午一點，記者隨同新三十八師唐守治少將，何鈞衡少將，工兵團梁又發少將，由新二十二師李濤少將率領參觀昨日正面攻下的戰場，這麼該是孟拱河谷的臨時觀戰團，我們大家欣悅的前進了兩英里，沿途我們的重砲和山砲步兵在向前推進，……

後來，美國坦克指揮官布郎准將也趕來了。

在一個如同被燒焦了的叢林地帶中央的公路上，有座橋梁被炸斷了，一個日本人朝天躺着，手裏還頑強的抱着一顆地雷，這就是昨天的戰場。

橋底下就是敵我近兩週來相持的有名的潘玉河——一條沒有水的泥溝約末有二尺寬，日本人沿着這河床挖下去築成極堅強的工事，牠們已經憑着這強固的工事守了兩禮拜了，陣地的縱深有二百公尺，橫寬面在四百公尺以上，差不多橫亘了右翼孟拱河谷。

每一工事和掩蔽體，我們臨時觀戰團都透視過了，有許多工事中，中了砲彈或飛機炸彈壓倒下去，日本人活埋在內面，發着難聞的臭氣，有的已經被步兵鴉毀了，有的仍然完整的空着，有的已經由我們的部隊利用。打死的日本人還算不清。

至于被突破的作爲日本人死守孟拱卡盟外圍的第一線陣地的工事，日本人是利用純森林的大樹相蓋成的，有的掩體在七層以上，而且依靠那條泥溝做依托，泥溝就是他們的戰壕，算是一個利用「天然」的不易攻克的环境，可是這已經被我們突破了，我們親眼看到那些日本人狼狽逃走的一切醜惡情形。

被圍在莫坎沙坎的一大隊敵人，雖已於當晚渡河逃走，我新二十二師之六十四及六

十六陣已完全渡過迴龍河，在接近瓦拉高——孟拱外國卡盟的第二線陣地，對敵施用壓力。

這一攻擊前戰了二千碼。

這就是輝煌的戰果，日本人又開始自牠認爲足以死守憑藉的堅強工事撤退，開始讓我們國軍接近孟拱外國卡盟的第二線陣地，順利的完成突破卡盟和孟拱外圍第一線的攻勢。

這是國軍輝煌的勝利。

這裏得順便提到；坦克車沒有完全發揮到它的功能，雖然在數字上出動了五十輛，然據參加突擊的幾個步兵營長說，牠們最大的缺點，是不能突入陣地作爲壓毀敵人工事，或截斷其退路，而予以各個擊破的協同步兵前進，所以，沒有達到殲滅敵人的計劃，第二個是飛機格于叢林不能炸準敵人陣地，這是環境的限制，不過，這次飛機和坦克車都在精神上予敵極大的威脅，至於地面上的敵人之潰退，是完全靠了國軍英勇的步兵。

## 孟拱外圍的戰鬥

### 包圍圈縮小了

四月二十七日早晨，新二十二師司令部隨着戰事勝利進展，必須要移到五英里以外地接近卡盟的一個綠林裏去，記者便隨鄭中將及其參謀人員和衛士遷往公路東邊的新三十八師孫立人中將司令部。

前方的戰事，在日本人憑藉工事和大砲頑抗下，仍然在逐漸前進，依照目前的形勢，我陸印軍新二十二和新三十八師已經完成了對卡盟和孟拱的包圍攻勢。

在緊縮包圍戰鬥的攻勢中，新三十八師在二十七日下午和二十八日上午分別攻克了孟拱外圍第一線的右翼，重要陣地和重鎮——的克老面和曼羅卡塘兩個戰略據點。

這是新三十八師一二四團的健兒們用血汗換得的，據實在的統計，除了埋在陣地上

事實的不算。日本人被打死的有九十五個。

這兩個據點的失守，在戰略上說日本死守卡盟和孟拱的計劃已經宣告失敗。我軍孫立人部即可沿大弄陽攻到卡盟，在戰術上說，敵人死守卡盟外圍第一線已被突破，第二線亦已在我迂迴部隊控制之下，已完全喪失其死守卡盟和孟拱之戰略價值。

總之，卡盟和孟拱的包圍已經縮小了。曼羅卡塘在形式上是一座突出在河谷平原的黃土山坡，這裏距敵人只有七十碼遠，我們完全沒有感覺到一切危險，一個少校在前面帶路，我忘了他的名字，他是克復這山頭的營長。他欣悅的一邊帶着我們走，一邊說：「二小時以前，敵人還在這裏掙扎！」我們隨着他走，在叢林中看到，扔滿了「三八」式的子彈壳。他說：這裏他那一營圍攻了三天，到最後是完全用火力壓倒敵人摧毀了他所憑藉的工事，於是沒有死的少數逃走了！

### 曼羅卡塘巡禮

曼羅卡塘這個山坡，當時是孟拱河谷戰場的第一線，但是，這裏沒有危險，絕對安

全。憑了我們國軍戰士的英勇戰鬥，這裏幾乎和後方沒有兩樣，我們完全不相信七十里碼的前面會有侵略的兇惡的日本人。

印緬戰場上，中國弟兄已經從心理上打敗了日本人。現在日本不敢前進，到處怕碰見中國人。唐守治少將說：「以前，日本人在陣地上看見中國人是不打的。後來，看見中國人就打，現在見了就不打了！」據唐少將解釋，過去日本人見了我們不打的理由是等到接近了有把握才打，後來是給中國人打怕了，所以見了就打。現在是不打了，一見中國人就心慌意亂的鑽進工事或藏起來逃回去！

在另一條可以通吉甫的交通路的靠近叢林地區，中國弟兄們活潑的工作着，有的砍樹修路前進，有的構築掩體，預備架設機關槍，有的英勇無比的擔任哨兵畢直的對準前方絲毫沒有苟且。

有的在搭帳篷，有的靠着綠林的樹陰在安閑的休息。在一個機關槍掩體的邊沿，記者找了一個弟兄談天。

「怎末樣，好吧？同志！」

「好喇！」一個操四川口音的弟兄，回答我的話。他們完全沒有符號或階級讓你識別，如同所有的弟兄一樣。

「日本人完全像趕鴨子一樣，給我們打走了！」

「你覺得日本人有可怕的地方嗎？」

「沒有，沒有，完全沒有！」這時候，圍擁了許多弟兄。

「啥子喇！」這句話我們大家笑了！

「有時候，我們到了，日本人還藏着不敢出來呢？」

他們完全天真的說着，沒有一點顧慮，等於他們那種作戰無比的英勇一樣。

我們沿着這個通吉甫的路再向前方行進，情形是一樣，有些伙伙在挑水，有的煮着

飯，有一個提了一籃野菜得意的哼着小調兒，……

「這種菜能吃嗎？」

「最好吃！」唐少將說，「弟兄們吃罐頭飯久了厭了，只想找青菜吃！這是寶貝哪

！」因為沒有旁的青菜，大家只好找這種野人都不吃的東西。

印緬戰場上最苦的是沒有青菜吃！

### 最先反攻的隊伍

屬于孫立人中將所部的李鴻上校這一團——新三十八師一一四團，是我們駐印軍最先發動反攻緬甸的一團，他們三十二年三月下旬便從雷多向泰白家出發掩護開路向緬甸前進。

中印公路也就是這一團最先動手流血流汗的，那時候，在新平洋西北的野人山上，有一旅團英國印度兵和一千多油頭人的隊伍，給很少數的日本人截斷了後路，幾乎全部有被衝散的危險，李團長隨派一營去解了他們的圍。可是這一來就遷延了他們如今向胡康河谷行進的時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們開始進攻于邦。」李鴻上校在對記者報告他們團的戰鬥經過時，這樣說頂到二十五日便攻下了敵人第一線陣地，二十八日即突破第二線主力陣地，一月一日佔領于邦。

「這一次，敵人有兩個大隊被我們殲滅了！」之後，是一月三十日的孟陽河之戰。日本人五十五聯隊差不多有四千多人連傷帶死的潰退了，還有一個頑強不退企圖死守的迫擊砲隊，工兵小隊和一個甲種步兵連，完全由李團用包圍戰給他消滅。

史迪威將軍曾經這樣誇獎過他們：「這是緬北過去各戰役中最輝煌的光榮的戰績！」當時，他曾親授予李鴻上校「慶祝孟陽河勝利」的錦旗一面。

記者對於他們過去的艱辛，表示敬慰，李上校含着笑，一面打電話給前方向右翼敵人採取有力攻勢，限在下午三時以前突出那個叢林地帶的開闊地帶，這是在丁京林孟拱河谷戰場上，李團昨天和今晨克復的克老面和曼羅卡塘一百碼的後面團指揮所。前方的機槍打得特別激烈，那種音響有時候在我們左邊，有時候在右翼，總之，我們四面都有敵人。

「傳令兵陳德光是一個沉着勇敢的傢伙，有一次出去送公事，在交叉路口，……」李上校一面拿出地圖，指出那叢密森林的環境「他碰見一個日本哨兵，立刻跑擁去抱住他，摔掉了他的槍，兩個就在地上滾，起初是陳德光壓在日本人身上，後來日本人憑着

體力又壓在陳德光身上，……」李上校的話緊張起來，「這已經有了差不多一小時，日本人在想盡方法湊死陳德光。這時候，一個營長騎着馬走過來，在距離一百碼的地方，發現有人在撕打，便叫傳令兵過去問爲甚麼事？」

「報告營長，兩個伙仗打架！」那傳令兵跑了五十碼，站住脚叫了一聲，「你們幹甚麼？」立刻跑回來，他完全沒有認出是陳德光和日本兵在拚命。那營長繼續催馬前進。

「這一來，日本人可喪了膽！」李上校有力的說着，陳德光聽有自己人的聲音，週身的血液緊張起來，一個勛斗便把日本人翻下去了。日本人已經完全失去了鬥志，立刻向陳德光講，表示妥協，意思是我們彼此不要打了，咱們都是黃種人，大家都當兵，何苦呢？陳德光完全沒有懂他的意思，可是他叫了一聲「Yes」就把他放了，兩個人都站起來。這時候那位營長快走近了，陳德光想起自己的任務是來反攻的，爲什麼輕易放過敵人呢？於是飛過去，拾起日本人的武器，一槍就結束那日本鬼子。

如今，「伙仗打架」的故事，在這團裏甚至在新三十八師和新一軍——整個中國駐印軍區，甚至美國盟友們，都在傳奇的傳頌着，陳德光這結實的傢伙，在印緬戰場上已經

是每一個官兵都認識的了。

(永炎)

## 向孟拱城進軍

殲滅了敵人第十八師團主力

在一個美麗的黃昏，記者駕着吉甫車，經過了砲火連天的前線，穿過了綠蔭蔽天的原始森林，到達了我緬甸遠征軍××師司令部。這時候，我遠征健兒已經越過孟拱河上游扁狹森林區的瓦拉渣，進到孟拱城前的遼闊平原。像一把刀似的向着敵寇盤踞達兩年之久的孟拱城直劈；與齊欣慰的空氣，充塞着黃昏的南國前線，充塞着碧綠的森林地帶，也充塞××師司令部的周圍，連天空的烟霞，地上的草木，都在慶祝勝利的今天，迎許勝利的明天。

(135)

××師師長廖耀湘，中等身材，年齡大約四十歲，帶着相當深度的近視眼鏡，有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儀容。是軍校畢業的優秀生，曾在法國學習機械化戰術，對於森林

戰術也曾下過一番研究工夫，而在胡康河谷孟拱河谷的作戰中，其森林戰術更得到了不止一百次的實習機會，不止一百本的活生生的教材。

廖師長在一棵大樹下接見記者，兩個人各據桌子的一方。談到最近擊破敵十八師團的經過時。廖師長非常興奮。他說：「日本陸軍在作戰中失敗之慘，這或者這是第一次。據我所知，他的第十八師團是長於森林戰的精銳部隊，然而遭受我軍痛擊以後，却連退却都來不及。像這種優良的敵軍，我們都能把他打得粉碎，則其他的敵人隊伍，自更非我軍之敵。但這不是說敵人不能戰，而是說我們更能戰。我們有國民革命軍的傳統精神，有正義戰必勝的信念，故常能以弱勝強，以寡勝衆，而在勢均力敵之下，則更操必勝之券。這也並不是我們的自誇，就是在緬的英美將領，也常有讚辭。他們不論在公開集會或私人談話中，對於我們士兵那麼勇敢，服從，愛護武器，都非常欽佩。」

但廖師長雖深信遠征軍的戰無不勝是精神的勝利，却也不抹煞物質和技術的重要性。他承認緬戰始終在勝利中進行的五種助因，是如下述：第一、森林戰訓練。是一個要素。我軍在反攻緬甸之前，曾在印度森林地帶受充分的森林戰訓練，故從事反攻時，能

發其更巧妙的戰術。第二、我們步兵裝備，已與敵人相等，而重武器兵種的配備則更較敵人爲優。第三、我軍的作戰指揮，均能不失每一分不可放過的時間，其活潑機敏，遠駕敵人之上。第四、我軍彈藥補給異常充分，敵人每向我方陣地放一砲，我方報以十砲，因此，在白晝，敵人幾不敢輕發一砲。第五、戰場的制空權操在盟軍的手裏，盟方空軍在協同地面陸軍作戰上有很大的貢獻。

在歷次戰役中，廖氏特別強調泰洛一戰的意義。他說：「我軍在泰洛一戰中，殲滅敵軍一千四百名。回憶兩年前我軍由緬甸轉往印度的時節，有若干士兵，病死於此，這一次我軍的毀滅敵人，是替死者復仇。這有一層：泰洛的勝利，更寒了敵胆，因此遂復得孟關的大捷，所以，我們可以說，泰洛一役是孟關大勝的前奏。」

從泰洛到孟關的崇山峻嶺，全是原始的森林地帶，沒有居民，只有在這方面迎擊我軍的敵人山地部隊，但我們軍隊却如入無人之境似的，越過重重疊疊的崇山峻嶺，穿過了敵人埋伏的森林區，終於攻破了孟關。所以談到孟關之役廖師長格外興奮。他說：「從去年冬天從事反攻以來，擊斃敵人最多之役是孟關。孟關之役開始後，我軍每日平均

掩埋敵屍一百五十具。到得三月五日傍晚我軍佔領孟關的時節，敵第十八師團主力五十五五十六兩聯隊，幾全部殲滅。孟關是胡康區重鎮，大來河繞其旁，附近地形寬敞，多水田，東通漢西，北通印度，西下泰洛，南臨密芝那。敵人退出孟關之後，當然還想憑着天險的遮旁山隘，固守孟拱河谷門戶的高魯陽，拖延時日，以待「雨季」的救援。但一往直前的我軍，却衝破了敵人大砲機槍所織成的火網，劈開了敵人所恃以爲屏障的遮旁山隘，攻克了孟拱第一道大門的高魯陽。接着又佔領其心臟地帶的班班，而敵人老巢的孟拱城，也就成爲我的次一目標了。」

談到當前盟軍的指揮和組織時，廖師長認爲尙有當加改善之處。對於中美兩軍在瓦拉本及孟拱河谷的並肩作戰，則認爲歷史的新紀錄。

最後話題轉到喀欵人身上，廖師長說：「分布於胡康區的喀欵人，是蒙古人與土人的混合種，最近兩年來，因被敵人屠殺了不少，大部分都逃到深山裏。而今知道我軍克復了新午洋，泰洛，孟關，便又扶老携幼下山生活。他們穿中國衣，能釀中國米酒，駕中國式的牛車，房屋形狀和中國北方鄉村的相同，且種稻爲生，並不像一般入傳說中

着人頭走路的野人。

（緬北前線特派記者張仁仲）

## 反攻緬甸的戰鬥經驗

駐印遠征軍，正在中緬未定界的野人山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從事打通國際路線的艱苦戰鬥，將敵倉山下率領精銳隊部，第十八師團擊潰，並克復十八師團司令部據地孟關、Maine Koon 等重要據點十數處，收復地域一千八百餘英里，斃敵大佐及官兵二千餘人，俘敵大尉及士兵數十人，函獲槍砲彈藥綆絨等，足夠二營兵力裝備而有餘。現在我軍仍在繼續推進中。關於反攻緬甸戰鬥的成敗，是世人所最關心的問題，這裏且把敵我三月來戰鬥的得失，列舉出來，也許從字裏行間，可以得到若干推測這一場戰鬥的參考資料。

### 一、敵軍的長處

與日本作戰，比去日本留學、考試、參觀、都來得親切。因為我們到日本去研究，他們絕不肯把秘密告訴我們，而在與我們作戰時，他們有什麼本領，都無保留地使用出來，山下和他所指揮的部隊，在緬北對我國軍人，即曾一顯其長短。

敵軍在野人山一貫的戰法，是化整為零，或採用持久戰，消耗戰來爭取時間空間而避免主力戰。新平洋登浪沙坎等戰爭，敵人先將其主力撤退，僅留少數狙擊兵，將皮膚漆成草綠色，分散於隱蔽森林叢草的工事之內，乘我軍進行時，偷襲我軍幹部，或夜間偷襲我軍。

構成敵人頑強之原因：其一、敵軍作防禦工事，甚有研究，碉堡掩蔽部野外工事等，亦甚為堅固，對林木之利用方法，尤有獨到處，此工事，除砲彈正落其頂上外，概不易損傷。交通壕之建築，形同蛛網，堡壘大小交通壕多少，視其地形而定。四圍交通壕，甚多彎曲，碉堡掩蔽部，每個皆能容數人至十人，除居住外，尚能儲備多量軍需及食品。交通壕與交通壕連接處，有極好之立體散兵坑，敵軍可在此警戒、飲食、睡眠，有時更可利用大樹隱蔽，用鋼板作鳥巢式的工事，為遙望警備狙擊之用，待以外國戰鬥不

交時，再是亂竄內圍等。其二、敵凡勸擊邊境，敵兵多數隨軍死守，我軍難不易接近，非將其工事毀滅，或將陣地完全佔領不可。

敵軍閱對其士兵之欺騙的恐怖教育仍極有效。敵閱一面對俘虜我士兵或美英印軍，使用極慘酷刑，如俘美軍中校，倒懸掛在林中與刺刀慢慢刺死，造成敵軍一種先天不安心理，以爲「我們如此對付敵軍，將來敵軍必不相恕。」然後日再利用日本民族之迷信，製造華軍「殺頭」謠言，使敵軍不敢投降。寧肯戰至彈盡糧絕拚死或自殺。故敵軍大部雖已消滅或退却，但往往仍留少數於陣地的頑抗，必須徹底消滅，因之佔領陣地，甚爲費事。

## 二、敵軍的弱點

敵人對於我軍森林中運動戰或滲透戰的新戰術，缺乏應付方法。除去反攻初期，三八師一二二團頗受嚴重犧牲外，此外諸戰役，敵人損害皆數倍於我。敵軍對我軍包圍，收穫極少，我軍側背襲擊敵人，簡直使其無法應付，故不得不爲被動，採取守勢。有時

對我軍據點反攻不能搖動，更使其有目的反攻，轉爲無希望的可憐掙扎。

敵軍作戰精神，大大的減退，特別是本年在緬甸與敵軍十八師團作過苦戰的孫廖各部隊，皆大以爲異。前年緬甸戰事，官兵公認，不但敵人飛機大砲猖獗，其步兵之衝鋒精神，亦甚頑強。但此次胡康河谷之戰爭，敵軍雖盡量掙扎，但當其衝鋒時，只要我軍下令反攻，敵即抱頭鼠竄，無復有過去進攻馬來亞、新加坡、緬甸等地所向無敵之氣慨。

敵人對我作戰素佔優勢之飛機，大砲，坦克車等武器，威力皆較差，尤其是我步兵多持衝鋒機槍，敵軍步兵則仍使用三八式步槍。且日軍補充困難，我軍時常在敵屍上，搜獲儉省彈藥糧食之命令。于班家之役，敵人佐藤井小五郎被擊斃，其破舊呢軍服，上有十七個補釘之多。而戰區瘧疾流行，醫藥缺乏，更爲敵人所苦。一月十三日李副師長搜集敵人之報告和信件，有很多是報告患病的。

## 二、我軍的成功

由野人山原始山林地區反攻緬甸，確極艱苦，受地形氣候交通之種種限制，反攻的勝利當然不是偶然的事實。

我軍始起取主動，不管敵軍堅守或反攻而更改，在森林山岳一帶搜索敵人予以攻擊，并常使用「以大擊小，以小擊大」的機動戰術。聖誕節我×××××團陳營繞至盤據于班家敵人突擊敵十八師團五十五聯隊，與敵激戰將敵敗潰，擊斃敵藤井小五郎大佐及敵官兵六百餘，是以小擊大。×××師之傅團長，更親率所部沿更的宛河左岸，披荆斬棘，經行數日，於一月三十日正午將大洛敵包圍，擊潰敵軍岡田大隊及緬僞軍一千三百餘名，即為以大擊小。我軍主力滲透敵猛關陣地四週，本「以無目標擊大目標」原則，更以攻勢增強士氣，打擊敵人。

(143)

我軍有許多新發現，敵軍主力絕不敢與我決戰。敵人憑着良好的防禦工事，再加上善於射擊，所以我軍初期正面攻擊頗有損傷，但其後所得的經驗，是一，發現敵軍陣地及重要據點，必須設法截斷其接濟路線，俟敵人彈藥消耗至相當程度，始加以最後之突擊，或則誘出敵主力，用野戰以消滅敵人，然後佔領陣地。二，敵軍死守堡壘，正面攻

擊，徒作犧牲，乃運用迂迴攻擊方法，先使敵軍恐慌，然後再圍擊，或出敵不意，用砲猛烈毀滅敵陣地。

美國第十航空隊與我陸上步兵攻擊，能取得相當連繫，對敵陣地或交通路口予以轟炸，更能出動大批飛機，保護我軍，使我軍運動及補充不受空中威脅。同時有美國衝鋒機槍野炮，山砲，迫擊砲，坦克等優良武器裝備；改戰鬥力增強。而士氣旺盛，刻苦耐勞之精神，可稱為全人類第一，任漢清一等兵，四川合川人，十一月三十日在大宗舖附近守陣地，被敵包圍，苦戰四天，不投降，待我軍到後，完成其任務，後來樹上跳下來時，被敵人從後面打擊，腰骨跳斷，李營在於班家，被敵包圍二十六日。初打獵爲生，後吃樹果樹皮，飲水斷絕吸野芭蕉，山藤汁，終不投降，爲盟軍或敵軍所敬佩。

在野人山反攻戰鬥中，中美軍隊親如兄弟，築路作戰，相互學習。去年十二月六日夜，美軍中校聯絡官，爲日軍夜襲被俘，我官兵常懷此仇必報之心，向敵攻擊時，更有許多官兵高呼，還我們的聯絡官，由此可見中美軍親愛之情緒，史迪威將軍更常與中國士兵談笑，故我軍對史氏尤爲敬愛。至我各部隊協同不夠，戰報報導不能絕對公平，軍

中文化活動缺乏，黨政工作當待展開等，則為我之弱點。現在新的大戰正在緬甸展開，我們要保持已有的優點，改正自己的缺點，去爭取最後的勝利。

（時事新報記者）

## 密支那的閃擊

### 閃擊密芝那

當日軍正忙於應付孟拱河谷的三十八師二十二師的時候，我久經訓練的××師及初來印度的××師部隊混合美軍開始向密芝那閃擊。

這枝奇兵完全是步行，走了近三週，翻過了六七千英尺的高山。一開始便是一座高山，走了四天才到山頂，那地方叫靈敖，原定在那裏由飛機投給養，可是因爲山深林密，我們的隊伍便在這四天之中沒喝到一滴水。走了一日的下山路，才遇到一條小河。我們第二個給養站是在沙樂卡陽，可是那裏有敵人把守，但未作戰即行逃去。再前的陽陽站有敵人的連槍，也是未戰即退。我們雖有飛機投給養，可是常前趕後趕的錯過去，所以平均兩天的口糧，我們都是分四五天吃。再走便是瑞本大山了，山頂上有一顆大黃桷

樹，附近是一片平地和一個小村落，有敵人防守，我們下午四時到達，即開始進攻，往返衝鋒三次，始攻克第一道防線。第二天拂曉又開始進攻，國軍第×連和美軍一排進攻正面，國軍第×營及美軍第×營側翼迂迴。敵工事頗堅強，戰壕深一丈多。在敵陣後便是我們預定的給養，我軍一面進攻，一面繞攻給養站，下午完全克復。敵陣地遺屍二十多具，並俘獲敵上等砲手末次。據俘虜口供，他們管那門砲的共八個人，他受傷被俘，另外七人均遭擊斃。該敵爲一一四聯隊，把守該地已一年多了，聯隊長山逃走，傷亡二百多人。他們是四天沒吃飯了，因他們的一架運送機中途爲美機擊落。我軍順着敵逃路追擊兩天到沙坎路高地。該地敵有二大隊堅守，並派人在我軍後方擾亂，復以火力控制我給養站。美軍第×營以山砲二門向敵猛轟，國軍則繞小路繼續推進，已走了兩天了，日軍始發覺並追擊，此時美第×營被圍，國軍第×營復繞回將友軍救出。敵本以爲我們走大路，誰知我軍沿小路急進，十五日前後我軍都趕到密芝那將近平地。走了二十多天的高山，<sup>①</sup>那是從未有入走過的，可是到達平地後，僅休息二小時，於第二天拂曉進抵公路。那地方距密芝那約五英里，附近的小村落有敵人防守，作戰未久，敵即敗退，並燒

毀村莊。此時我軍後方已發現敵人，但是我們這枝破釜沉舟的軍隊復分爲二枝，一枝直取飛機場，那地方僅距密芝那一英里，十五日晚將其佔領，但仍受敵人砲火威脅。一枝攻擊鐵路，以防孟拱之敵增援。飛機場經往返攻擊，終爲我軍佔領，鐵路兩側有敵堅強工事，戰線長約二千碼，敵之戰壕上鋪鋼板木料泥土甚厚，大砲炸彈均不易摧毀。目前我軍仍在該處與敵苦鬥，如此地攻克，則密芝那垂手可得。

目前我敵兩方均已增援，我軍攻勢極旺盛，敵亦頑強相鬥。現密芝那時常有雨，但一有晴天，便是我們的制空權。我們的部隊和給養都不感缺乏。密芝那並無城牆，背後有伊洛瓦底江。最近我盟軍常有奇襲部隊擊敵之後。敵在密芝那頑強抵抗，因雙方火線相連，夜間不能睡覺，但我官兵士氣極旺，高級長官親臨指揮。

敵人爲策應密芝那，間復在伊姆法爾區增援，並抽調孟拱兵力，任姆法爾戰區全靠英印軍了。而孟拱這幾天當有捷報。

雖密芝那戰局仍在混沌狀態，未能詳報，但克復之期也就在這幾天了。

## 密芝那的攻城戰

密芝那的攻城戰，已經六十餘天了。從五月十七日到現在，敵人用頑抗把我們所施行對於密芝那的怪襲扭轉成了陣地戰。在時間上，多少給密芝那日本人爭得了補給上的優勢企圖造成它死守密芝那。

(149)

由奇襲所轉變的陣地戰，是自五月二十五日起，我們奇襲密芝那後的八天。敵人利用堅強工事，頑強抵抗。當時，我雖向城區猛撲，掀起城郊爭奪激烈戰鬥，並兩度攻抵西火車站（佔領一次），接近城區。然而，敵人是從從充分的準備與增援下，獲得了接濟，迫得我們自城郊退出，而據守長約四英哩的正面防線，隔密城與伊洛瓦底江平行拉成一弧形，形成包圍密芝那正西，西南及西北一部，將密芝那夾於伊洛瓦底江與我中美軍弧形包圍之間，其孟克尼山附近，則仍為日軍守城司令部所控制。——形成我國城之空隙。這種形式，就把密芝那的奇襲造成了中美聯軍首次聯合富有歷史意義的攻城戰鬥。

五月二十六日到今天，這些日子的一半的時間，敵人和我們在城郊表演着拉鋸戰，約末在距城區五公里左右的小山頭和莊莊里，肉搏衝鋒，平均敵我的距離，祇在十碼以內。這一半時間——二十多天攻城的陣地戰鬥，是最急激的戰鬥，敵我都付了極大傷亡的代價？原有守城的四千多人，經過這二十多天的傷亡，只剩了二千人上下，這時候我們用堅強的火力和不惜一切戰士的生命硬拚，迫得敵人放棄村落，改守距城區三公里原始叢林的山地（小型山頭）。這一戰鬥，在攻擊激烈的時候，我軍曾挖掘地道，企圖自正面突入敵後，敵人則以感於我狂炸傷亡重大，乃於日間撤守江東，僅留三分之一的兵力固守城池，以一人管理三挺機槍，阻止我軍。黑夜，則全部渡江，向我陣地夜襲，施行逆擊，……其戰鬥之慘烈，當時，已達攻城戰之最高潮。

六月中旬以後，我們的步兵便停止了大規模的攻城行動，每日僅由斥候活動與小部隊保持接觸，這情形一直到今天以前，都沒有多大的變化。但是，我們的空軍和砲隊，是沒有間斷的日夜向城區及密芝那東面——伊洛瓦底江東岸轟炸、掃射、轟擊，……密芝那的建築物，十之八九，即於此時毀於砲火，敵人再由二千人，傷亡減低降到現在的

數字七百餘人。

所有敵後憑以渡河援濟城中敵人的船隻，亦如此時，爲我完全摧毀，即通往冒帽的公路汽車，亦全部毀於我猛烈砲火與飛機，這種攻城極大的破壞戰鬥，使得敵人感到接濟後方的極端困難！但敵人並沒有因此放棄密芝那，現在，他們正以死守的手法，利用鐵路鋼條所構築的，射界完全在死角下封鎖的工事據點，據守距密城三公里的小山地阻止我軍。這種頑抗的守城戰術，使我們有時感到攻擊的困難！……

自船隻被毀滅，公路汽車交通，被砲兵與空軍完全封鎖以後，敵人已在八莫通密芝那公路中途黑夜偷運，再用木板或樹條，浮過伊洛瓦底江，送入密芝那。這是目前敵人的後援情形，其頑抗拚命掙扎，與不顧一切的增援密芝那，造成事實上我們對於密芝那毀滅敵軍的戰鬥困難與時日延長。但這是攻城戰有趣的精彩的角度，這種劇情的演出，只說明敵人在緬北已使用了最後的技倆與手段。

(151)

由於滇西我軍攻勢造成敵後援兵困難，目前，敵人自八莫方面已不可能增調一兵一卒，即其後援給養亦將成問題，而原擬自孟拱增援之五十六師團所屬三十八、第九、第

四等部隊，復被新廿二師在孟拱擊潰，其殘部業已退守向去曼德勒的河平集中整頓，已根本失却增援密芝那的機會。同時，自廖將軍部某支隊沿孟拱向密芝那前進，攻克南提後，守城敵人已呈軍心惶恐，時煎眉迫。根本上密芝那敵人的戰鬥意志動搖了，每一個人，從自廖及緬甸人所透露給我們的消息，都是厭戰，……然而三十三軍團，是下令叫他們死守的。敵人沒有援軍希望了，他們只有用有限的生命等待隨同將死的時日到來。

密芝那的戰鬥，這作爲緬北我們的第二戰場，在戰鬥的戰術上，是相對失敗的。用我們數倍於敵人的兵力，沒有在敵人援兵以前五百多人守城的時期短期內把密芝那擊下，而造成敵人增援固守密芝那的機會，其時間性和戰鬥，都是損失！但是，整個情形，是值得樂觀。密芝那的攻城，我們是勝利了！自從作爲緬北鼎足的三大據點加邁和孟拱被我攻克，曼密鐵路公路交通被打斷，密芝那已經完全失掉了作用，敵人固守緬北的戰略計劃，等待兩季解圍的夢想，均已宣告粉碎。

密芝那攻下與否，我們國軍已經自緬北的大門跨進了緬甸。反轉來說，加邁的克復

，加速了孟拱敵人的崩潰，孟拱大捷完成了密芝那的奇襲與攻城戰的最後階程。孟、加、成三者是互為因果的，密芝那的攻克，已經是百分之百沒有問題了。

實際上，由奇襲所造成的密芝那攻城戰，本身就是東方聯軍攻城的一種實驗戰鬥行動，我們所施行的一切靠空中補給都獲得了實驗的相當成果，在將來擊滅日本人的攻城戰上，建立了鞏固的基礎，日本人沒有能力消滅我們攻擊密芝那的奇襲敵後野戰孤軍，不但加強了我們今後對於攻擊日本人所佔領城池的信心，同時，也堅定了我們對於密芝那攻城的勝利信念！

密芝那的攻城戰，是今天東方聯軍的一次偉大聯合攻城的勝利行動。但是據一個非正式的報導，敵人現已集中飛機三百架於密芝那戰區，企圖對我攻城部隊，施行報復，並擬自八莫，臘戍方面調援，將我野戰軍驅出密芝那，不管這一事實真象如何？密芝那的戰鬥，是我們應該給它一個最後決定它壽命行動的時候了！滇西國軍應該以最迅速行動佔領騰衝與龍陵，加速度攻佔八莫，配合自孟拱北下的國軍，確實打斷密芝那的一切後援，再對密芝那緊縮壓力，務必在雨水中肅清緬北戰場，使中印公路於雨季中建立最

後一段路程的基礎，俾雨季之後能通達雲南，以應付未來緬甸甚至遠東更激烈的對於敵人的戰鬥。

(未完)

## 密芝那像個罐頭

### 一

五月十六日消息：××部隊與美軍混成的左側支隊到密芝那近郊。

「怎麼這樣快？」消息傳來的時候，大家都還有點將信將疑的樣子。這時候××部隊與司令部不能通報，我們看軍長的態度，也沒有一點喜形于色的樣子。但是縱令如何機密，透露出來的消息已經瞞不住了。一天天的，車站佔領了，我們的飛機已經在密芝那着陸了，喜訊相繼而至。十七號早上，同帳棚的潘參謀在悄悄的清行李，他已經擔負了秘密的任務。甚麼任務？我們格于命令，又不便去問他。但是大家心裏明白：他是隨空

運增援部隊到敵後去的。他和我們匆匆的握了手，「再見！」留下幾封轉寄國內親友的信，就無聲無影的走了。

連續幾天，各方的報告還是錯綜而矛盾。二十一日消息，□□部隊降落已經成功，攻城戰正在進行中；△△部隊已接到命令，正在某某空軍基地集結，待命起飛；並且我們從私人口中得到的消息，這一次軍長還要在司令部派一個軍官隨同出發。我和第二課的陳參謀過去曾在△△部隊服務過一年，自信很適合擔任這種工作，因此我們兩個便毛遂自薦的去見軍長。

軍長並不否認，也沒有責備我們毫無根據的就直接報告，他正在清理着一堆戰地寫真，他一面看着那一堆照片，一面微笑着說：

「要去也只能一個人去，你那一個去呢？」

我望望陳，陳也望望我，我們都要去。

我們出去找李課長，請他主持公道。「這還不簡單嗎？」他取去了兩張紙條，一張寫「去」，一張寫「不去」，叫我們拈籤。我的手抖着，打開拈來的紙團，裏面正是「去」

！我高興得跳起來！

當日我草草的將行李塞在一個橡皮布袋裏，另外預備了一個乾糧袋和一支步槍，由××部隊的梁參謀長給我一紙手令，就出發了。我高興得心臟都要從肋骨裏跳出來，催着駕駛兵將車速開到四十碼，直駛某某飛機場。

這樣，我就有密芝那之行。

## 二

五月二十三日午前十一時，一架DC3將我們帶到密芝那上空。

當機身左傾。引擎轉速減低的時候，我們並不十分開心。因為平常人家說得如花似錦的伊洛瓦底江，在機窗裏看出去僅僅是一道較寬的濁流，兩岸的樹木幾乎淹進水裏。而飛機場也僅僅是小樹林裏面的一片砂土地，我們看不到密芝那的街市。

飛機嘆了一口氣，就在這砂土地上降落了，因為當天早上下過大雨，輪胎與地面接觸的時候還弄得水花四濺。

我抗起了我的橡皮行囊。我的步槍因爲與部隊用的子彈口徑不合，在某某飛機場起飛前就叫人送回去了，這是不幸，以後因爲缺乏自衛武器，使我不知道受了多少罪。但是當目下飛機的時候，一身的負擔較輕，自以爲是很得意的。

我們一行縱隊橫跨飛機場而過，經過跑道的時候，一架聯絡機正要着陸，弄得後面的人四散逃避。這塊黃色的砂地，事實上倒是很具規模的。停機線上還有兩三架運輸機，周邊這裏一堆砲彈，那邊一堆給養。很多人在跑來跑去，還有些人站立着，徘徊着，凝望着。總而言之，情形和我們後方根據地的飛機場差不多，只是秩序比較要亂一點。

我們到了飛機場附近的小丘陵上，太陽漸漸升高，令人感覺得發熱。我們把行李扔在地上，開始設計我們的住處。我們在地上拾起來一個綠色的降落傘，雖然是濕的，但是今夜能在這薄薄的綢布下過一夜還不壞。傘頂已經找了一根樹枝撐起來了，傘角的繩子也拉在旁邊的樹枝上了。我們揮着汗，工作三分鐘又休息五分鐘。幾個士兵在傘的周邊挖一條排水溝，其實排水溝又有甚麼用！昨天睡在這裏的士兵，他們的軍毯，每件裝具好像都會丟在河底下浸了一點鐘又撈起來的一樣！今晚如果下雨，我們會有一個可怕

的晚上。

丘陵下面就是飛機場，東北和西北面，都是一脈高山。我們的混合支隊就是從那西北的山地裏滲透過來的，因為我們有很多好的嚮導，這些嚮導們帶着部隊走過敵人的每一個步哨。我們的騾馬，我們的山礮，都沿山沿谷而來，敵人的神經中樞却始終麻痺着。一直到人谷地，我們的部隊還大休息了兩天。士兵們竟脫掉衣服在河裏洗澡，讓敵人的小火車鬼叫似的「臥！臥臥」地來了又去。

密芝那附近的灌木林，又正好給部隊們捉迷藏。據說我們的搜兵走到飛機場的時候，還向後面報告：「前面發現一塊很大的「林空」。排長說：「讓我上來看看吧！」後來他們對飛機場發射了五發砲彈，大家衝上去，只有三四十個敵人，馬上都給殲滅了。我們就是這樣的佔領了飛機場。

這時候太陽照得眼睛發暈，丘陵的圓葉樹上一顆顆未乾的雨水還向下滴。正東面，隔我們兩哩的地方就是密芝那，我們只能看到一兩座白色鉛皮的屋頂；十三架美國飛機正對那邊俯衝轟炸。

飛機三架四架一羣，飛成一字形。在目標上面盤旋盤旋……，突然第一架機頭向下，機腹挺起來，排氣管發出一道黑烟，在空中產生一種「屋務——呼」的聲音。兩顆黑色的小點掉下來。機頭再向上鑽的時候，地面開了一朵黃黑色的烟花，烟花籠罩過那白色鉛皮房子以後，我們才聽得到「過了時」的聲音：

「轟！……轟轟！……」

第二架飛機第三架飛機如法炮製，連挖排水溝的士兵都停止了工作，張着口看得呆了。

轟炸之後，飛機羣再來一次掃射，他們依舊一架一架的盤旋，按次序俯衝下去：「碰碰碰……」那幾挺起重機關槍打得特別響亮。

現在陸空攻擊的目標正在城緣邊際——密芝那沒有城垣，也沒有稠密的街市；但是它有很多修直寬闊的馬路，縱橫直交，它有很多白鉛皮的洋房，在圓頭樹底下疏散的排列着；它是一座現代化的村落。火車站正在心臟地帶，一切我們可以在航空照像上看得清清楚楚。而那座火車站，在我們沒有來之前，我們××部隊進去過兩次。

居處稍微弄妥貼之後，我到處去找紅布。密芝那近郊的部隊，無論中國兵，美國兵，和少數的印度兵，都在左肩上掛着一塊紅布，像開甚麼慶祝會一樣，沒有這種標幟就有被人當作敵兵開鎗誤殺的危險。好了，我依兩個士兵的指示，在一處降落傘下找到我所要的那一塊，以後我也被認為是攻城部隊的一員了。

### 三

整整一天，除了清晨我在原營長處喝過一杯牛乳之外，沒有再吃過一點東西。現在已經到午後四時，沒有一個人提起吃飯。但是我太餓了，我像一隻餓瘦了的狗，忍不住到飛機場上去徘徊，以便相機獵取食品。

迎頭來了凡公師長和他的三位幕僚，項參謀，李參謀和宋秘書。除了李參謀之外，都是我們上次在高江觀戰的伙伴，現在他們每個人都掛了美國式的衝鋒刀，而且項參謀手下正掖着兩包美國乾糧。我正要找他佈施，他已經猜透了我的來意，當時就塞給了我一包。

我凝然的接着，並問他們要向甚麼地方去。

「你們到哪裏去？」

「到□□部隊去指揮。你要去吧？」

「師長，我很想和你們去，——」

「好，車上還坐得下，快去拿你的行李來。」

△△部隊目下還沒有戰鬥，我想先到□□部隊去並不壞。而且，那邊發無線電報比較方便。我去報告△△部隊長，部隊長很同意。我跑進剛才撐開的降落傘下取了那個橡皮包衝出來時，正好，他們的車子正要開了。

車子駛過我們剛來的跑道，轉一個灣，再轉一個灣，穿進灌木林，只有那麼短短的，一點行程，又在另一處丘陵的邊緣上停下來。右邊有一架打壞了的日本轟炸機，機窗已經撞掉了，現在已經成了幾個士兵的「行營」。我看看着士兵們拿着一個險盆灣腰跑進機腹裏面去。

□□指揮所設立在丘陵的脊上，排水比較良好，我們去的時候，部隊長正在打電話

• 這位部隊長從十七日擔任指揮作戰以來，已經一個星期。他的臉色黃得可怕，經常很少吃東西，只是喝咖啡，將不加糖的咖啡一口一口的吞下去。沒事的時候就躺在牀上，但是沒有看見他閉過眼睛。這樣操勞怎樣能夠持久呢？任何人看到部隊長一定爲他擔憂。但是，以後當他親自督戰的時候，他的眼睛裏突然放出奇光，提着鞭子指揮三軍，我才知道他的堅強性有這麼偉大，我想他就是一個月不休息也能夠支持得住的。

指揮所替我們支開了一塊油布，並且把我們的橡皮布張開替我們做了幾個吊床。一排橫臥着凡公師長的衛士，我和李參謀，項參謀暨臥在我們的枕頭線的一邊。

項參謀輕輕的說：「我們現在還沒有二十二師他們好。」

我們怎樣能和二十二師比呢，我們只有兩千多碼的縱深，這兩千多碼是我們的第一線和預備隊位置，司令部和後方機關，我們的補給線還在遼遠的天上！我們大家都是這樣匆忙而來，以致我們的東西都帶得這麼少。但是運動的時候我們又覺得帶的東西太多了。

我們後面還有幾門山砲，他們不時灑飽肚子一吼，使人家大吃一驚！

飛機去後，地面上的戰鬥趨于緊張，機關槍像一座風扇在狂轉，聽聲音好像在我們前面只一千碼的樣子。

#### 四

晚上九點，我和項參謀剛從無線電台回來，我們從來沒有這樣星月無光的晚上，在生疏的高低不平的地上走過這麼遠。回來，大家都有些疲倦。李參謀和師長的衛士已經都躺在床上，我們也預備休息。

我們計劃怎樣睡覺。決定兩人合作，只打開我的橡皮行囊，由我分一床毛毯給他，此外，大家都不脫衣服。這時候外面下起傾盆大雨來，油布旁邊的雨水一線一線的飄進來，頂上也在一滴一點的滲漏着，床上已經成了一條水樓，我們很躊躇，毯子拿出來了，我們仍舊坐着等天明。

(163)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時候，五月二十三日午後九時十分，四野漆黑，雨還是傾盆而下，聽着枝葉樹桿都支撐不住了，在我們右方一百碼的地方，突然一聲「卡蓬」！大家

那震驚了，這是敵人的三八式步鎗！但是怎麼這樣近呢？接着，右前方又是兩聲：「卡蓬！卡蓬！」子彈的射向直對我們，我們聽到他們在我們頭上「吱」的飛過去。

我們還希望衛士能夠擋住他們，但是我們的左後方也來了這麼一下：「卡蓬！」這後面的鎗聲給我們的威脅特別大。現在很顯然，敵人已雨夜滲透過第一線上來，並且以火力來包圍了。

「卡蓬！」——「噠！」一顆子彈把我們油布外面的小樹打穿，我們都臥倒在地上，汗泥裏。

鎗聲加急，落彈漸低，「卡蓬，卡蓬」的聲音不絕於耳，曳光彈從各方面飛來，並且那燃燒着的鎂光到我們頭頂上就沒有了，好像落彈就「噗哧」一聲掉在我們的腿邊。我們的衛士在抵抗，我們的機關鎗「拍拍拍拍……」，敵人的機關鎗頗頗頗頗……，敵人一點也不示弱，並且愈來愈近。

「卡蓬」——「噠」！左後方又來了一顆流彈。

前、左、後、三面的鎗聲愈逼愈緊，樹林裏的落彈正在增加，空中的彈道像一座萬

花筒。敵人已經發現了我們的位置，並且在施行三面包圍，只有南面靠通信隊的鎗聲比較稀一點，我們得趕快向那方面運動。我檢了一床毛毯，右邊李參謀還在，我這時手無寸鐵，李參謀手上還有一挺衝鋒鎗，我自信我使用衝鋒鎗的把握比他還好一點，我要他把鎗給我，他就給了我，我們兩個人臥倒組成了一字長蛇陣，開始離開我們那塊油布，向南面運動。

我們爬行了二十分鐘，還只走了三十碼，偏偏我們走的路線，正在聯絡官的帳棚後面，滿地儘是空罐頭，碰着那些罐頭突然作響不由令人更心慌。我總埋怨李參謀踩了我的毯子，其實我的毯子因為捲在小樹枝上才拖不動的。這時候鎗彈太密，我恐怕手腳足部受傷，儘量使身體和地面平貼，因此手腕足膝都被掛傷擦傷，我的頭部正淋着雨水。

「噢！現在南面又有鎗彈飛來，我的腳部更感覺得酸軟，不知如何的，我已經掉進一個散兵坑裏面去了。」

散兵坑裏已經有了一個人，我們彼此還嚇了一跳，但是馬上我就知道他是口口部隊的翻譯官，翻譯官在發抖。

「卡達——卡達！」

「頗頗頗頗……」

鎗聲四面合圍，曳光彈的彈道織着一方嚴密的網，我知道不能再前進了。我叫李參謀在附近找一個地形臥倒下來，但是這時候他不知道如何一定堅持着要前進，他從我手裏取了衝鋒鎗依舊向南爬行，他這一去，沒有幾分鐘就負了傷。

我和一個翻譯官在一起，我們手無寸鐵，我着急，我着急得要死，敵人衝上來我連自盡的機會都沒有！我只好和翻譯官約定，無論如何，就算敵人衝上來了我們也不要動，我們得待機會，如果情況變得好一點，我們得向飛機場那面爬。

「轟！」一個迫擊砲彈在後面斜面上爆炸，我們的耳朵震得作響。泥土一塊塊狠命打在我們的身上，幸而沒有破片飛進工事，我們檢視身體，都還沒有受傷。

「轟！」又一個砲彈在左近爆炸。

五十分鐘之後，混戰才結束，我們聽到單獨的「卡達」，被我們驅逐得遠去了，我聽到了凡公師長和××部隊長都已經到指揮所，我們心裏多麼痛快，我們像服了一帖清

涼劑。

但是指揮所裏，李連長陣亡，部隊長的傳令兵陣亡，還傷了很多人。我們油布下面，四個床空了一個，李參謀的右手給迫擊破彈破片擊中了，傷了骨頭，現在已被送到裏傷所去。我有些遺憾，我想：假使我當初慷慨一點，把工事位置讓給他，我自己還可以另找到一個，那時候他有了掩蔽，或者不會固執着單獨前進，就不會受傷了。

但是我把這些情緒一壓抑，「現在不是遺憾的時候！」

## 五

第二天早上，我們送李參謀到野戰醫院去。

野戰醫院在一個掩蔽體內，也就是幾塊油布撐着的一間棚子，但是他們有相當的醫藥設備，他們有手術台。

大雨仍舊是劈頭劈腦的淋來，我們想縮進到油布棚子裏面去，但是地上都是睡在擔架上的傷兵，我們無處插足。剛剛把身體藏在屋檐下，幾分鐘內大雨已經把我半邊衣服

淋得緊貼在肉上；

緬北密芝那一帶就是這樣的氣候：每晚下雨，一直到第二天正午。正午之後會突然雲消雨散，太陽露出臉來晒得你肌肉發痛。

而這時候正是雲濃雨密，負傷將士衣襟濕透，肩、上、腿上的處處映着鮮紅血迹。担架在源源不斷而來，有些担架沒有地方擺，就放在油布棚外的爛泥上。這些爛泥上還有一根根小草，但是多數的地方已經成爲一片片水潭。這裏丟一個水壺，只有水壺頸還在外面；那邊水裏有一床美國軍毯美國茄克，被泥水黏成一團。雨仍舊在油布上嘩嘩歌唱，外面有一隊美國兵逗留在那裏，他們綠色寬大的制服已經貼在皮膚上，而且變成黑色了。但是他們依舊英雄氣概的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有些傷兵在呼哧，有些傷兵雖不呼叫。而他們失血的臉却是那麼憔悴！戰爭是殘酷的，但這是一幅多麼生動的畫面！我想：假使戰後讓我做一個電影導演，我會知道如何佈置這種場面，用不着一點誇張！

手術台上有一個傷兵在開刀，幾位緬甸小姐在忙來忙去，她們有些穿着美國制服，腳上拖着長統馬靴；有些還是頭上挽着，下面繫着綢製裙子；有兩位小姐長得特別美麗

看她們真可愛。

同來的王翻譯官說：「這幾位緬甸小姐真不壞——」

「她們總是在最危險的方向工作——」

「醫院裏面決定送李參謀回後方休養，他自己也很願意去，因為他暫時已不能寫字，不能放鎗，不能臥倒和匍匐前進，在這裏徒然增加顧慮。到後方去，可以好好醫治，傷愈再回到前方來工作。我們和他握別的時候，一串簾水正流進我敞開的衣領，弄得我背上冷入筋骨。」

現在只剩下我和王翻譯官回去，我們趁着有車子，再去找潘參謀。王翻譯官駛車很高明，但是開得太快，通過一潭積水的時候，弄得水花飛濺進我的眼睛，幸虧我們這幾天過慣了「兩棲類」的生活，倒也無所謂了。

車子經過跑道，附近的砲兵陣地又在鳴砲，前面機關鎗也在工作了。在這樣大雨如注的時候，前方將士還在一片廢墟上作兩三碼泥濘地的爭奪戰。這就是戰爭！

我們找到了潘參謀，他正在無聊的坐在一塊油布下面，赤着腳，地上鋪了兩床毯子

。所謂毯子已經和地上的泥漿混成一片了。

他的眼睛發紅，臉也乾枯，他的聲音像嘶啞的一樣。我們想到再過幾天我也會變成他那樣子，「進來嗎？」他在叫喊進去。但是他的棚子這樣潮濕，這樣凌亂，我想還不如在外面淋着雨爽快些。但是我沒有這樣做，彎着腰進去坐在泥沒了的毯子上。

他問我帶照像機來沒有，我默默的搖了搖頭。

「哎呀！真可惜，十七號那天我們飛機着陸的時候真慘，地上的高射機關鎗對着我們只打，飛機還沒有着地就在上面打死了兩個。我們還沒有站住腳，敵人就拿鎗到飛機場上來了。你看，這時候拍成照片那多好玩。」

我看這樣興奮，我知道他還儲存着無盡的精力，他又說了：

「我常常到前面去，他們說：從來沒有參謀人員會跑到這樣前面去的。我聽了好不高興。有一次還跑到敵人那方面去了，幸虧侯超文救了我，侯超文作戰真勇敢。

「有一次我被敵人打了五鎗，一鎗都沒有打中，只把我身上掛的圖囊打了一個洞。還有一次我上去虜了敵人兩匹軍馬，我把一根繩子牽着拖回來。」

我問他：「馬呢？」

「繳給指揮部的美國人牽着去了，我要求他們將來密芝那打運，他們要還一匹給我。……喂，老黃，我可以回去嗎？我現在衣服都沒有替換，他們要我來和空軍砲兵聯絡，老不讓我走……」

我沒有方法答覆他的問題。而外面的王在催着走。我只好走了。

午後又是照例的天晴，空軍又來轟炸，我們又站在高處觀戰。自從我們肅清飛機場正面的敵人之後，我們就和敵人膠着了。敵人抱着必死的決心，我們也有必死的決心。

（因為我們只能前進！）因此雙方的傷亡非常大。

我們知道晚上睡覺是決定做不到的，我趁着天色還早就把電報發出去。希望在日沒之前輪一會，但是睡不着。因為不習慣，並且我喝了美國乾糧裏的咖啡。

## 六

一到晚上，敵人又來夜襲。

一切似乎如有公式。起先是正前方「卡蓬卡蓬」的愈響愈近，然後面或者側方的「卡蓬」響應着。曳光彈從指揮所的上面飛過去，還有幾顆子彈打穿附近的樹枝。鎗聲加密，曳光彈飛來愈多，然後機關鎗排山倒海的怒吼起來。

二十四日那夜，敵人夜襲我們四次。

起先，我和項參謀約定：如果附近發現鎗聲，先要凡公師長的衛士到師長床邊去侍衛，我們大家警醒着看以後的情況再處置。我剛剛合眼，項參謀忽然在我枕邊推了三下，這時候外面雨聲嘩啦啦的落個不停，毛毯上面完全透了，下身一截綁腿皮靴也未窩乾。我眼睛一下睜得透開，就問：

「來了嗎？」

「還沒有，不過下大雨你得注意些！」

睜孔之外，無一不是黑暗，當時我恐怕之念突起。彷彿一切都沒有主宰。如是我翻了一個身，再也睡不着了。

十分鐘以後，敵人果然上來了，這次敵人向我們右前方猛襲，「卡蓬，卡蓬！顛顛

顛！……」衛士彎着腰跑了。突然後面好像只有二三十碼的樣子也有一個敵兵向我們放了一鎗。我趕緊叫項參謀，但是這時候他不知道如何倒睡得那樣安穩，推了好幾下才醒，醒來還是慢吞吞的沒有動作。我拿了衝鋒鎗（我已經接受了李參謀移交的衝鋒鎗和衝鋒刀，並且在床頭上準備了一個很容易拉火的手榴彈），一面跑進油布棚外的散兵坑，一面叫他快出來，却還是沒有看到他出來。「噢！」一顆流彈掉在我們布棚子裏！這時候他才突然出來，兩隻皮靴一下飛進散兵坑內。

這時候各人的散兵坑裏面都積水三四公分不等，有些臥射散兵坑就像洗澡盆子一樣，這種洗澡盆子多少給你一點安全保障，這時候我們都希望活着，所以跳進洗澡盆子，都是毫無猶疑的。

第二次敵人來襲時，一位宋秘書正負責向美國聯絡官去協定美軍砲兵的火力，他剛走過我們油布棚。忽然有兩顆鎗彈在他極近的地方飛過去。他當然跑進我們的棚子裏。但是他那高大的身材正碰着棚頂油布的回處，一線積水荷荷的瀉下來，他這時候已經臥倒在我們不頭地面上，那些積水正淋在他的頭上，他不由大怒喊道：

「喂！你們誰在小便！」

天啦！你幾乎拆掉了我們賴以安生的棚子了，還怪我們小便！

第三次空襲在午夜二時，附近落彈很多，並且有幾顆砲彈打了過來，我和項參謀爲安全計，決定到師長的掩蔽部裏去暫避。

因爲他對於附近地形比較熟悉，由他在前面領路，我在後面跟着。我們的姿勢都很低，就是用手掌足膝爬着。經過一片蘆草地的時候，他然後蹲在那邊不動了，過了兩分鐘，他還沒有動，我不由得奇怪起來。

「老項，走呀！蹲在那邊幹什麼？」

他回過頭來，我才猛醒這不是項，項剛從他身邊走過去，我的視線一中斷，就着錯了人。他是一個衛士，項已經走得很遠了。

我輕聲呼喚着項，但是沒有蹤影。爬着，爬着，附近的景物都不對了，突然瞥見右前方的楊樹，白天我會來過這裏一次，我知道我完全走錯了，趕緊站起來跑了幾步，這時我認身爲明節，但是也只能模模糊糊看到三五碼外左面停了三部指揮車！我豈不是

走出步槍線了嗎？附近一個人都沒有，我不由得汗流浹背……右前方鎗聲還像煮粥一樣。

我也不知道如何又走回去了，我感覺得我爬在一堆泥濘的鬆土上，我知道這是工事的土出，果然我爬在一個黑影的前面，黑影也爬來了，黑影是〇〇連的一個士兵，黑影帶着一枝步鎗，鎗口指向着我。

我故作鎮靜：「你是〇〇連的弟兄吧？〇〇〇〇，你快帶我到師長的掩蔽部去！」這位弟兄眼睛發光，他的食指按在步鎗的扳機上，又向前爬了兩步，我們面對面了，他的鎗。就挺在我們的胸前，他懷疑：「你到底是誰？」

「〇〇〇〇，我是黃××！」

他的瞳孔還是露着懷疑的光，我知道他食指的第一節正在扳機上，我的危險還沒有過去。

「我是黃××不是敵人，你不要那樣怕我！快帶我到師長的掩蔽部去！」

「哦！他突然把鎗收回去，就帶我到掩蔽部，只轉了幾轉，原來就在這裏！」

掩蔽部裏水汽和汗汽瀰滿了，凡公師長正在一角抽着香烟。我聽着他說：「我們得先決定攻擊方法，然後按部就班的幹……我們得吃魚肝油，等下把我帶來的魚肝油送一瓶給阿王……」

這幾次攻擊，敵人一點沒有佔到便宜，因為我們很巧妙的控制了各方火力。第二天早上我們檢獲了很多敵屍，並且捕獲了俘虜。

## 七

第三天，我們真面目的攻擊開始了。我們隨着凡公師長到一個飛機掩體裏去督戰。我們的砲兵羣在施效力射。天候很濤巧，差不多提早了兩個鐘頭就雲消雨霽，而且大放晴光了。但是旁的地方可不一樣，某基空軍基地就不能起落飛機，沒有空軍出動助戰。

太陽向我們直射，降落傘棚子，池布棚子還在掉水，地上的淺草還含着晶瑩的水珠。「通，通，通，通！」我們的砲彈直飛而去，隔了一段時間，又一頓，頓，頓，頓，頓……

如數的掉到敵人的陣地裏。口口部隊長正和第一線通話。「喂喂！砲落得怎麼樣呀？……遠太近了，喂，我通知他們延伸射程！」然後放下耳機，大聲叫着：

「翻譯官，快通知砲兵指揮官，第一線前進了，砲彈妨礙他們，要他們延伸射程！」

翻譯官帶着消息回來：「現在砲兵集中火力于第五第七兩號目標，他們先射擊兩發四庫彈，請你看看彈着如何？」

飛機掩體的積土像一座城樓，泥濘得很，不容易爬上去。我記着那兩天凡公師長總是在叫：「黃××，拿我的望遠鏡到城樓上去，看到有甚麼情況就回來報告，等一下項參謀宋祕書你們三個人輪流換班！」

這時候「城樓上」視界非常寬闊，前面一片叢草地，再前面有一間白鉛皮洋房，洋房後面有一排樹林。總共隔我們不到兩千碼的樣子，機關鎗的聲音清晰得如飾碎米。

我們隱約判斷那裏是我們的第二線，現在烟幕彈在白洋房的後面放汽，部隊長放下望遠鏡，點着頭，「這打得還差不多，這還差不多……」

有時候凡公師長也到「城樓上」眺望，他的姿勢站得很高，他口裏說：「這裏隔敵人  
有兩千碼，機關鎗打我不到」後來電話報告：「那樹林裏還有躲在樹上的狙擊射手，昨  
天飛機炸也沒有炸得下來，敵打又沒有打下來。」他就說：「恐怕是假的嗎，敵人和你  
們開心的嗎」。

附近的美國兵知道有一位中國將軍，大家都跑來玩，他們總是夾七夾八的問：「到  
中國還有好遠？到八莫呢？我們走八莫呢還是到臘戍？」後來「城樓上」的人越聚越多  
，敵人的觀測所看得眼紅。

「咻——空統！」

一發山礮彈，在掩體的左邊爆炸，黑色的爆煙騰空而上，大家都倒倒了。第二發，  
第三發，三發之後又沉寂了。

師長和朱將軍指揮着美國兵下去，並問他們「你們的官長呢？」  
美國兵就都回敬的走了。

凡公師長看着過意不去，又說：「你們一兩個人來看看還可以，不要大家跑上來成一

堆一堆，又指手畫腳的，敵人的觀測所就在那邊高地上，還不得清清楚楚。」

左第一線前進了一百多碼，他們要脫離公路了。凡公師長要我去通知△△部隊，要他們特別注意公路上的警戒，在右側派出斥候。我們只管攻擊前進。如果敵人鑽隙的時候，我們要求他們的自動火器以一部指向于這幾點。師長並給我一份航空地圖，要我按着地圖走。

我照着航空地圖走到馬路上，對了，航空圖上的這個灣，就是這個灣；這地方正有一座橋。不出十分鐘就找到了△△部隊。我向部隊報告完畢，但是我餘興未足。這裏有歐陽，有吳和范，他們都是我們在哀牢山一塊帶兵的兄弟，我們有三年不見了。我告訴他們現在的情況，他們對我的航空圖興趣更甚。刀部很羨慕。「且是，對不起，我自己一筆都沒有，這都是借來裝神氣的。」

我看到士兵們，這些敵人們照着我傳達來的意思做着工事，我知道任務達成了，我很高興。「我回頭來看您們，現在我沒功夫。我要到師長那裏去報告，哪天您們攻擊前進我一定和您們一同去玩。」就和他們分別了。

回來以後，指揮所的人正在喝粥。這幾天我們的起居飲食亂七八糟，喉嚨是乾的。嘴唇是枯的。甚麼東西都難以下咽，這碗粥摻着酸菜吃倒也馬馬虎虎，但是凡公師長剛端着碗，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叫電話兵：

「替我接楊先生！」

電話兵搖了半天，放下耳機：「報告師長：敵人現在包圍他們的×翼，×部附近打得一場糊塗，楊先生到前面去了，耳機裏聽得到機關鎗的響聲，倒很清楚——」

師長的碗放了下來：「好，那麼無線電話試試看——」

無線電話耳機裏呼呼的響，也接不上。但是傳遞來的鎗聲如放爆竹。

師長一會指揮我擬一個電稿，一會叫項參謀把航空圖上的透明圖快畫好，一會兒說：「派一個人到城樓上去眺望，我來休息五分鐘。」就跑到降落傘下的鉛皮板上躺着了。

我看看項參謀用臘筆在透明紙上畫着隊標隊號，我們的各隊前進了五十碼，一百碼，都還黏在城的緣邊上。只有一隊的一翼向前突出，但是敵人還是向那面反攻，彼此的傷亡都很大。

一點鐘之後，「楊先生」的電話通了，師長一躍跳起來，他好不快活。剛才敵人鑽隙進來二十個人，由一個大尉領着，現在完全給我們「楊先生」打死了。楊先生說：他繳了一挺輕機關鎗，十七支步鎗，很多鎗榴彈。敵人沒有一個回去，敵人的屍體也沒有一具被拖回去。

傍晚，他們把這些鎗都送來，還繳來一只三個星大尉領章，後面跟着美國士兵，他們要求我給他們一支三八式步鎗給他們玩。我向他們說，鹵獲的武器都要繳上去登記的。其實，我挺怕他們這些冒失鬼拿三八式射擊，在這種環境之下，很能引起誤會與不幸。他們拿了兩個日本鎗榴彈走了。

雨又開始下起來了，這時候史迪威總指揮到了，凡公師長到他的油布棚底下去會商去了。口口部隊長率領了一連兵親自去督戰，只剩着宋，項和我三個人在守電話機。

## 八

師長回來以後，口口部隊長相繼回來，而雨慢慢下得大了，師長向附近部隊要了一

間油布棚子，一時我們棚子裏面緊張起來。

師長打電話叫「楊先生」來開會，但是「楊先生」指揮所到我們這裏一路有敵人的好幾組戰鬥斥候，今夜不能夠來，因此這次會議的出席人就寥寥無幾了。

我們不能點燈，只能把手電筒遮上有色布照在航空圖上商議。前面的機關槍一連串打過去，又一連串打過來，而我們在工作着。

美國聯絡官在圖上壓了一道指痕，這是美國部隊的狀態，項參謀把那份態勢圖也拿上去了。凡公師長很興奮的說：「第一，我要求明天日沒之前我們部隊統統要超過這一線。第二，我們得改變××，我們不××××了，我們要××××。黃××，你寫得快一點，你把我的意思擬成作戰命令，我馬上劃行，無線電班準備密碼發給楊先生。」

「明天×點鐘開始攻擊，縱火，陸空聯絡的細節你們想好寫好給我看……」

「明天的補給由項參謀告訴余××，並且和××上校商量，攜帶糧秣，萬不可缺……」

項參謀冒雨跑出去，並且又匆忙的跑回來。「報告師長：余××已經領到乾糧××

包，今晚×時可以將第一線部隊分配完畢，彈藥都夠了，各部隊×時之前可以完成一切準備。」

「那很好。」

我將項參謀的右手一把抓住，在帳棚一角我們斟酌命令全文的結構，決定了細部事項。有時候他瞋着我就寫了下來，我們把作戰命令寫好交給凡公師長。

右第一線沒有問題，左第一線可不得了，筆記命令送不上去，口頭命令無法傳達，有線無線電話恐怕敵人竊聽，只能將命令譯成密碼口頭傳授出去。通信兵的動作太慢，剛譯好一句，敵人又到了「楊先生」的附近，有線電話不通了，無線電話沒有回聲。這件命令已經交給我們，一切的責任都在項和我的身上，旁的單位都照着命令的決心動作了，而這時候「楊先生」還完全不知道，或者他們還單獨陷於苦戰。命令規定明天早上×點鐘就要開始動作，現在快要到午夜十二時了，我們與「楊先生」的聯絡還一點把握都沒有！凡公師長和口口部隊長睡在鋪板上睡得那麼安穩，我們怎麼辦呢！

這幾天我已經開始染上了很嚴重的傷風，總是咳嗽和打噴嚏，喉嚨痛或許是抽煙太

多的緣故，但是戒烟一天，還沒有效驗。遇到這樣焦燥的晚上，我咳嗽得更厲害，而聲帶更感覺得痛，我的小手巾已經被鼻涕濕透了。這時候無線電話通了兩分鐘，剛一開始講話又被切斷了。我咳嗽着找着那幾個通信兵。

「你們攪……攪……些……甚麼嗎？」

項參謀也順着腳罵：「這件命令傳不出去，你們三個傢伙明天……」

這時候我們沒有同情，也沒有忍耐了。

又下了一陣驟雨，前面機關鎗還是一連串打過來，一連串的打過去。

好了，有線電話通了，凡公師長也醒了，他指示我們說：「趕快利用時間，不要一

「字」譯。把重要的話摘上幾句，明天早上再補一份筆記命令。」

重要的字句譯好，由項參謀親自讀給「楊先生」，半點鐘後，「楊先生」回電給我們，

回電很簡單，只有「遵命」二字。

我看到宋秘書始終躺在那邊沒有動，第二天早上我問他：

「我們發命令發不出的時候你睡着了沒有？」

「沒有」，他輕輕的笑着說：「人心都是一樣的，那怎麼睡得着？是不是？」

## 九

這天是五月二十六日，我一生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

午前我還隨從凡公師長到右第一線去視察，在公路右側我們看到口口部隊長，這時候口口部隊左翼突出部分已經擊退了敵人的逆襲，而且站住腳了。右翼各部隊超過了道路交叉處向東滲透，各路進展都很順利，沿途僅僅有少數殘敵沒有肅清。當我們站在叢草邊際的時候，偶爾還有幾個狙擊兵向我們射擊，但是大體上講，一切已無問題，師長已經很滿意。

對付在路口白洋房內的機關鎗巢，決定使用平射砲。平射砲已經人力挽曳上去了。左第一線鎗聲零亂，我去看了我們的重機鎗隊，工事構築得很穩固，射界良好，回頭我把一切所見報告凡公師長。

於是我們退回「城樓」下期待好音，只要左翼固守，右翼待機進攻，今天的收穫不難

達到我們的期望。

午後一時，鎗聲突起于正前方及右前方，有線電呼喚不靈，凡公師長很想知道各隊進展的情形，並且要準備督戰隊及對付敵人夜襲的準備，他寫了一張筆記命令給口口，要我送上去，同時將第一線情形視察後報告。

我在○○隊抽選了一個中士和一個列兵一同去，因為他們剛從口口部隊回來，知道如何避免敵人的火力封鎖，知道如何選擇路線。我們就出發了。

我們走上公路的時候，有一部指揮車滿載着空的担架直駛上去，○○隊的中士強迫他們停車，駕駛兵很高興，但是他仍舊把車子刹住，讓我們上去。

「快點上去吧！我們有緊急公事。」

「我們還不是有緊急公事！」

「等下我可不能再送你們下來啦！」

「誰還要你送，我們不會走吧。」

車子直駛到道路交叉點不遠，白洋房在望，我們下車到申孟在頭面領路。我們經過

很多荒草地，以前部隊停頓的地方，現在都已經寂無一人。我們在蘆草裏歪歪曲曲的穿  
了幾轉，蘆草又過了一條小河，水深過膝，流水冷徹骨髓。我想，這對於我的傷風不是  
一件好事，但是也忍耐着連皮鞋帶綁腿兩腳就徒涉過去了。

我看到預備隊就在這裏構築臨時工事，我知道我們快要到了，但是中士說，剛才部  
隊長就在這裏，現在已走到前面去了，再上前去的路他也沒有走過。

我憤懣的稱他們說：「照電線走吧！」

我們又走過了兩百碼，電線也找不到了。但是前面是一個林空，過了林空，又是蘆  
草，再一個林空，然後有一座村莊，裏面都是我們的戰士。我們通過那兩座的時候，都  
是低姿勢突然跑過去臥倒，因此我們都安然的到達村莊內。在一所茅屋下面我們看到部  
隊長，我把筆記命令交給他。

這座村莊已經是密芝那的一部分。裏面有印度式的水井，有許多木柵欄，很多印度  
人，緬甸人，和許多我叫不出名字的人種都已經集中在一間小屋子裏面，很多小孩在啼  
哭，我們的弟兄們正在圍着村子構築工事，他們正在拆掉那道木柵，因為恐怕敵人縱火

。我才知道我們右翼已經向左旋迴展開，剛才我們上來的道路正和火線平行。□□部隊長將每一個步鎗隊和重兵器隊的位置，敵人的配備，以及他峰來的計畫告訴我，我把他一筆記在透明紙上。我把師長沒有寫在筆記命令上的意旨口授給他，他再在筆記命令上簽了字將原件退還給我，我們便回去了。這一次，○○連的劉連長和我們一起回去。

我們出了村莊，或許這時候我們比較要大意一點，但是我記得很清楚，一路上我還叫士兵們：「距離放大，姿勢低一點，快跑過去！」這時候我們差不多走成一個「金鋼鑽」隊形。我的前面是那位中士，左邊有兩個列兵，後面跟着劉連長，我在最右翼。當我快跑完第一個林空的時候——

「嘆哧，拍！」

好像誰在我的後面放爆竹，我已經被推到在地上了，三八式的步鎗彈擊中我右邊大腿。我爬到一撮蘆葦下面，褲子上的血突湧出來。當時的印象是很清楚的，一點也不痛，但是感覺得傷口有一道灼熱，而且漸漸麻木。我知道我的左腿沒有受傷，右腿雖然貫穿了，但是似乎沒有傷到筋骨，因為我還能夠滾進幾步。我鬆開了褲帶，撕破了襯褲，

把救急包綁上，一個士兵已經跑上來幫着我綑紮止血。真想不到昨天在薛排長那邊開玩笑似的要了兩個救急包，今天真的都用上去了。假使不是那兩個救急包，血會流得比現在多，並且傷口沾了污穢，情形還不堪設想。

這位士兵把我的衝鋒鎗接了過去，扶着我在叢草裏跑了兩步，我的腿又麻木了，於是再度躺下來。敵人在我們×側方最多不過二三十碼，並且他能夠看到我們，我們看不到他，我們還有相當的危險，幸虧敵人沒有再向我們射擊。

我發覺我把褲帶和衝鋒刀都掉在裏傷的地方，我問扶我的士兵：「你可不可以把我那刀拿回來？」他笑着說：「××，你放心，我都替你檢起來了。」他指着他的乾糧袋說。

劉連長上來了，他扶着我的右臂，另一位弟兄扶着我的左臂，讓我的右腳不着地，很迅速的滑過第二個林空。這時候敵人就潛伏在附近，我們的目標很大，有被一顆敵彈全部貫穿的危險，但是這幾位同事們不顧本身的安危扶助我，這種勇氣將令我永誌不忘。

另一位弟兄揹着我過了小溪，再出來兩步就進着了擔架隊，就是剛才說不送我下來的擔架隊。

於是我就睡在擔架上，經過那座橋的時候，很多美國士兵們跑出來和我們打招呼，「Boys, Cheer Up! nothing to be worried, you get 頂好！」

我們報以微笑。

擔架隊把我們抬到師指揮所，凡公師長跑出來了，面上表現着憂慮的樣子，我握着師座的手：「師長，沒有關係……」

我把前面的情形告訴他，我把透明圖與部隊軍簽過字的筆記命令交給他，我感覺得釋然，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我沒有去見△△部隊長，但是我可以叫他們報告。

但是我忘記不了衝鋒刀，我把李參謀的那柄交給項參謀，再央求凡公師座：「師長，您有兩把衝鋒刀，您把衛士身上的那把送給我作為紀念，好不好？」

師長連說：「好，好，……」就叫衛士把那柄刀解下來放在我的擔架邊。

宋，項，和薛排長都送我到U字形的醫院裏去，美籍軍醫替我上藥，眼睛眯眯笑着

「You are very lucky, No harm on bone」聽了他的話，我的信心更堅固，心情更釋然了。六、二

前兩天看到的緬甸小姐替我注射防疫針，也是笑咪咪的說：「You are very lucky」。

## 十

二十七日午前，紅十字飛機送我們到後方醫院。

躺在飛機上，我開始感覺得傷口刺痛。但是起飛之後，我忍痛看看機窗下的密芝那。

密芝那正在右邊，白鉛色房子隱約可見，但是飛機沒有經過市區上空，只在伊洛瓦底江上打了一個轉。

伊洛瓦底江水色混黃，上面的白沫在打圈……。

我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一切如在夢中。那底下是我們立誓要奪取的城市，我也

在那裏流了幾滴血。我不甘心密芝那行是這樣喜劇式的結束，我一定要捲土重來。

下次來我要在密芝那街上駛指揮車。

午後一時，我已經躺在××後方醫院的病床上，我的長官與同事聞訊而來，他們帶給我莫大的安慰。牛乳，冰菓，和飲料堆滿了小桌儿，我的勤務兵也來了。

陳參謀前次因為抽籤失敗，曾經生氣病了幾天，這時候他也不埋怨我，看着就說：

「你這個冒失鬼！」

我向他們敘述了一次負傷經過，他們又急切的問：

「密芝那怎麼樣了？部隊都進去了沒有？」

我看着勤務兵正在打開一個冰菓罐頭，刀口正沿着罐頭的邊，還有圓周的一小部沒

有割開。

「密芝那好像這個罐頭，割開的刀口就正像我們的到達線。」

我希望凡公師長現在可以吞食罐頭內的所有物了。

(黃仁宇寄於印緬)

## 國軍攻克密芝那經過

密芝那城頭正飄揚着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經過兩個半月的戰鬥後，更覺得國旗可愛，現在我可能把密芝那戰鬥經過向國人報導了。

攻擊密芝那是五月十七日開始的。事前的計劃與準備，除極少數的高級將領知道外，就是直接負責作戰的部隊長都不知道。

當總指揮部決定奇襲密芝那後，就派出了兩營左右的搜索兵，翻越庫芒山脈，依照美方所計劃的路線前進，所經過的地區，完全是人跡罕列的原始森林，戰士們在虎狼的脚印上，加上了他們的足跡；靠着虎嘯猿啼來劃破森林的寂靜；有時遇着深而且急的澗溪，有時遇着深可沒人的沼澤，他們不但要披荊斬棘，還要「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螞蟥和瘧蚊相當使戰士們煩惱。每個人腿上裹上兩三層呢絨腿，以抵抗螞蟥的侵襲，可是

說不一定手上，脚上或任何部份，突然有血流出來，甚至於有時螞蝗鑽進去，衣服都被血浸透了還沒有發覺。烟灰，鹽巴，防蚊油都是抵禦它們的武器。沼澤地的蕪蚊真令人生長，弟兄們都戴着防蚊面罩前進。在夜間執行警戒勤務時，要防禦敵人的襲擊，要防野獸的侵噬，還要防瘧蚊的吮吸。糧食給養全靠飛機接濟，有時聯絡中斷了，大家就啃着樹皮，嚼芭蕉根。最令戰士頭痛的，倒是飲水問題，在叢林裏小溪很多，但是要斷定能不能飲，就頗為麻煩。

就在這樣艱苦的情況下前進着。指揮官根據命令所規定的路線，帶着弟兄們前進，迷了路，靠指北針的指示來矯正。二十幾天弟兄們不知要到什麼地方，指揮官也不知道，誰知他們正肩負着歷史上偉大的任務呢！

有一天，派出去搜索的班長突然發現前面有一大塊空地，馬上報告排長，排長到前面一看，不僅是空地，還有西式建築物，他們困惑了。在無線電中，指揮官得着指示：密芝那飛機場在望，準備攻擊。戰士們的驚愕是不能形容的。接着美機大編隊飛臨，密芝那的警報在嗚咽，醜虜們還以為是普通空襲，都縮頭藏尾的隱蔽了。這一大隊担任前

鋒的弟兄們瘋狂地向機場衝鋒，敵人的抵抗微弱，因為他們夢中也沒有想到這枝奇兵。轟炸機狂炸，戰鬥機俯衝掃射，帶形過異於普通空襲。我打面部隊制壓着機場敵軍。運輸機二機場盤旋，越飛越低，開始下降了。敵人的高射砲火悲鳴着，不一會已寂然無聲，長的砲身仍在，砲手們却已橫躺在砲座旁邊了。

一架，二架……我後續部隊某師軍團空運抵達。全副武裝的戰士們，拿着衝鋒槍，自動步槍，會合地面先鋒部隊，潮湧地衝鋒着，機場敵軍一個一個地倒下了。在陸空協同攻擊下，密芝那飛機場爲我佔領，密城戰鬥的序幕揭開，一幕幕的戰鬥故事也就隨之演出。

我軍攻佔機場後，以戰勝餘威，一鼓作氣向火車站，城區猛衝。我們有一營的兵力衝進了市區，控制了密城最大的據點——火車站。密城淪陷了兩年多，敵人已經把它構成了一個極堅強的堡壘，它的工事之堅強，決非其他各地所可比擬，我們的先鋒隊就遭遇了敵人的密集火網，在以衝進了城的弟兄們又退出了城區，這樣就開始了以後兩個多月的「逐碼爭奪戰」。

敵人據守的兵力約一個聯隊，有三千人左右，他們所存貯的糧食彈藥也相當充足。同時密城的居民都沒有退出，這又無形增加敵人不少的人力。譬如說：很多工事，就是敵人逼着千百的民工構築的；相反的，密城的居民成了我們攻擊的極大障礙，爲了要減少平民的傷害，我們就不願用重武器進攻，也曾經因爲這個原因，一度停頓了我們空軍活動。這些，都構成了敵人頑抗據守的條件。

幾次的戰鬥後，我們的弟兄們獲得了不少的經驗。在戰鬥初期，我們的傷亡比較重，可是在六月的戰鬥裏，我們的死傷每日只以數人計，到了七月，我們可以不折不扣一兵不損一卒的換得敵人幾條性命。密城在我們緊緊圍困中，敵人不可能獲得大量的增援。我們在八莫與密城之間，俘獲了很多敵人，他們都是兩個一隊三個一羣的全圖偷進密城。敵人大規模增援是絕望了。我們的目的是以最低限度犧牲，以逐漸佔領此孤城，所以進展是比較慢，但是天天都有進展。

弟兄們的士氣太旺盛了，使並肩作戰的美國軍隊咋舌驚嘆。往往爲了要消滅一個敵人的堡壘或第幾號據點，會有人自動的出來當突擊隊，一身掛滿手榴彈，向敵人的堡壘

爬行，隨時可能爲敵人的狙擊手射殺。大家屏息靜氣地等待着，尤其是美國友人們，神經緊張而憂鬱，他們担心着這幾位戰士的命運。震耳的爆炸聲夾雜着機槍聲，一陣陣地傳來，大家不期而然地站起來了。神情更緊張，可是事實的證明，往往是我們勝利。美國朋友一看到滿身泥漿着血跡的戰士們回來，都狂熱地擁抱着，有時反而使弟兄們不好意思。弟兄們送他們幾件戰利品如日本軍用票日記本，幾張照片，他們馬上就送弟兄們幾條美國烟，或者拉了弟兄們去痛飲。像這樣的戰鬥故事，每天都在演出，後來反而覺得平淡了。

因爲敵人的頑強，我們採取了隧道戰術。敵人知道我們在挖地道，可是他們無法阻止，因爲敵人是隱藏在工事內，不讓我們發現他，假如一露面，千百顆槍彈就射來了。弟兄們正以貓捕鼠的姿態注視所有隱匿着的敵人。隧道戰術成功了，敵人的堅強據點太廟寺，電影院，車站，水塔都是這樣攻克的。

一天一天地，敵人兵力逐漸消耗了，在四面被圍的情況下，敵人曾幾次向守軍頒發命令，要求他們爲天皇盡忠，可憐的敵人，也竟這樣的幹，他們的表現也的確頑強，大

規模的增援企圖也曾經有過幾次，但沒有一次成功。七月十九日，敵人由薩拉卡醫院中抽出傷愈士兵三百餘名，乘木筏增援密城，在中途被擊沉，並且還被生俘兩名。經過這次打擊，敵人增援完全絕望了。

本來敵人的糧食彈藥是很充足的，可是因為美空軍猛炸的結果，有幾處很大的倉庫被毀滅，不得不靠飛機來接濟。在太平洋，敵人的海軍稱爲「龜縮艦隊」，在緬北，敵人的空軍可以說是「良藏空軍」了。制空權完全操在我們手中，敵人偶爾出動幾架飛機來擾亂，馬上就招致我們更大的報復。七月七日，敵人在我們陣地中投下一磅重的炸彈一百五十枚，可是有一百三十多枚沒有爆炸。還有一次在道尼附近，敵人卡車四十七輛陷入泥潭，我們的飛機就把它當成固定靶來演習射擊。

有了適當的配備，中國軍人爲世界上最優秀之軍人。這句話在緬北戰鬥中，得着了充分證明。譬如說：六月二十七日寧國羅營調至密城以北，單獨作戰。該營以有限之兵力向敵人衝殺，竟超越了命令所要求達到的任務，前進十餘里，斃敵一百多。後來被敵圍困，敵人的火力極猛烈，該營處境危殆異常，但是經過三晝夜的死戰，終於衝

破了包圍安然返防。美方某高級指揮官對該營作戰之勇猛嘆為奇蹟，親自赴該營防地，與全營官兵一一握手，並贈各官兵以美國校官給養三包。像這種奇蹟，在國內不知「奇」過多少回，我們國家也正靠這萬千「奇蹟」捍衛。假如我們有充足的武器，所表現的戰績，恐不只限於「奇蹟」吧！

戰鬥發展到七月底，敵人動搖了，飛機的接濟也稀疏得可憐，從前還聽着發自敵人的砲聲，後來砲聲也難聽到。七月二十九日，軍團發動決定性的攻擊，大獲全勝，史迪威將軍極為嘉許該團戰績。在此役中獲敵人文件，中有一張「賞詞」，是敵第第八九〇五部隊長丸山房安用鉛筆書寫在草紙上，頒發的嘉獎令，用偽造的戰功，來激勵軍心。另外還有一件極有價值的文件，是敵軍昭和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版的「軍陣新聞」，登載有兩篇評論，特將譯文錄下，以供國人參考。

### 一、緬甸作戰

緬北聯合軍甚稱活躍日本軍續向印緬國境線退却。

於緬甸加邁拱孟及密芝那，聯合軍已收得戰果，繼續推進，雖以菊部隊號稱

之十八師團迭次敗陣而不得不作有效之抵抗。

據戰鬥地域所來之報告，名稱爲「巴支卡」以二人操縱之火箭砲開始使用於緬北戰場，效力至爲可畏。

日本重要補給根據地加邁於六月十五日終被敵佔領。以目前聯合軍向孟拱集結之態勢視之，孟拱被佔殆爲時間問題耳。密芝那之日本守備隊抵抗力似較其他據點頑強；但亦逐漸弱化矣。

最近日本軍於科希馬迅速退却中，聯合國軍隊向日軍所佔線續行攻擊，科希馬東部日軍之連絡完全被切斷，感受極大之威脅。又南部之日軍，沿科希馬——伊姆法爾路線亦着着被擊退。

## (二)美國海軍

現在檢討世界海軍的力量，恐怕美國要佔第一位了。過去兩年間美國按照龐大的造艦計劃，逐步實施，各國無出其右者。

造艦競爭方面，日本甚爲拙劣，徒然誇張造艦之狀態，是毫無用處的。美國

每一個月可造出與日本現保有近代艦隊之同等數量。目前，美國海軍力正當日本兩倍半，若於一年之內，將超過三倍四倍都不止矣。美國的現在造艦數，可供聯合國決行充分而不斷的攻擊戰術。所謂能出海戰鬥之艦如何的問題，以日本而論，決不能如義大利「只是生產的艦隊」。用兵作戰最重要之原則，對海上警戒不可不小心，一度失敗之後，帝國即可淪於崩潰。於此處絕無比之戰鬥前，日本海軍將不知弱至若何地步啊！

由以上兩文中，我們充分看出敵人憂懼之情，尤其是對美國海軍的恐懼，真是談虎色變。

八月二日，某師選拔了滲透突擊隊一百名，滲透敵後，內外夾擊，在睡夢中而且很疲憊的敵人來不及反抗，也無法反抗，被我們殲滅了一半，其餘的敵人投伊江岡遁，又被我射殺一部，敵最後堅強據點——火車站也被我攻破。八月三日下午，我各路攻城部隊進城掃蕩殘敵，俘獲敵山橋大尉以下官兵二十餘名。殲滅於城區的敵人達二百餘，在江中木筏上射殺的又有百餘。殘敵百餘竄逃至宛貌以北地區四英里之 *Namphalan*，敵

聯隊長也在內。我寧團正担任掃蕩。總計這戰兩日，敵死傷後參加作戰的達四百人，除百餘逃竄至斷崖外，已被殲滅者約為三千八百餘人。

在密城的戰鬥中，敵人充分表現狡猾與頑強。敵人狙擊手的射擊技術的確不錯，不妄曠，不虛發。在樹上的狙擊手兩腿跪在樹上，假如被我命中，他亦不致倒下來，還是照樣地立着，托着槍。我們假如沒有發覺，也就不得不分毫地火肉去對付這些已死的狙擊手了。

敵死往往在我們陣地前，或公路邊放置自來水筆、文鐘錶等貴重物件，以安置地雷引線，一去觸動它，就爆炸了。這種鬼祟無恥的技術，在前線，真是記不勝記，書不勝書。

現在，密城戰鬥已終了，美英當局已進城辦理善後。我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迎風招展於密城上空，千百民族英雄之忠魂，得此名城陪伴，想亦不致寂寞。將來應推壯偉闊之中印公路通車之日，長眠異土之英靈，亦當領首微笑矣！

參與密城戰鬥的部隊番號，尙未到發表時期。我們對參與是役的戰士們致最敬禮！

## 密芝那克復記

### 印度廟的戰績

八月一日，記者所乘聯絡機在「輪眼」的薄輝中，飛到密芝那的機場，步出機場，通過若干哨兵卡，到達我軍最前的一線，遠遠遇見王守謙作戰參謀李常浩於一戰壕之旁。他手裏擎着衝鋒槍，後面跟着一個雙手都揮着手榴彈的傳令兵，臉上浮着勝利的笑，告訴記者：「剛才劉順德營長已攻下敵人營房前面的一個核心，獲得大批文件，其中還有敵司令部的作戰命令。」話猶未了，敵人的狙擊兵忽從距離我們約二百碼的一棵大樹後，用機槍向我們掃射，我們遂暫時跳入道旁的一個炸彈坑中。敵機槍先正對我們射擊，旋即轉向右前方，我方弟兄則報以衝鋒槍和遠射砲。一轉瞬之間，我方的槍聲壓倒了對方的槍聲，躲在大樹後的敵人大約已經死了。於是我們爬出了泥水及胸的炸彈坑，沿着戰壕向左後方走去，走約五分鐘，到達戰壕的盡頭，會見了胡素帥長，吳道中參謀長

，王公略團長。胡師長們那時正在一株大樹樹根下的工事裏面，用籠着黑紗的手電筒研究從空中攝得的密芝那敵人營房區的地圖。這樹根工事，是上月三十一日才收復的，現在已成爲我軍的指揮所了。

胡師長對記者說：「年青的朋友，你雖是戰地記者，然而似乎不妨等左右兩側敵人肅清之後，再來這裏紀錄弟兄們英勇的事蹟。他似乎還有一句將衝口而出的話：「這裏是危險的前線」。不過他正想再說下去，敵人的榴散彈已像聯珠似的從大樹右邊打來二十餘發，幸虧全打到樹上，只有「澎！澎！」的聲音在空中振盪，別無絲毫的損傷。

在砲擊裏，胡師長向吳參謀長和王團長說：「用電話告訴歐陽連長，派一排人鑽進草地，肅清在那裏面的殘敵。」他對於敵砲，沒有絲毫危險的感覺。

和記者同來的李參謀，等胡師長發過作戰命令，立將當天下午劉營長攻擊敵人營房靶場一據點時所獲的重要文件遞給他，他先取一件，一面用手電筒來照，一面打着內江口音說：「這是敵緬甸方面軍司令官河邊正三和第十八師團長田中新一要密城敵人死守的兩件大同小異的公文。」接着他又把那兩件公文譯出來。

「我軍（敵人自稱）做此（勝敗的）關鍵，在於是否能阻止對方中印連絡線的開通，而能否阻止其開通，則繫於密芝那的得失。……貴部諸君，今應仰體天皇下賜的敕諭，決死不退……嗣後不應多提敵人（指我軍）如何勇猛等等與皇軍精神不合的字樣。余雖與諸君雲山相隔，但余心則無時不徘徊於諸君之身側，今希望諸君再度奮戰，期能達成阻止敵人開通中印聯絡線及拯救我軍自身的任務並發揚我皇軍永久的尊嚴。」

這時放在土堆上的電話鈴響了。胡將軍急忙拿起話機來時，他當時所錄的報告，是營房靶場，已攻下三分之一。

時已午夜，記者從距敵只百多碼的胡師長的指揮所走出，指揮所派兩個弟兄隨行。在月光中踏着泥濘的草地前進。走幾步，便須爬在泥水中，避過空中「嘶……嘶……」作聲的飛彈。就這樣走了三小時，到達距密芝那市區南邊×里的伊洛瓦底江的江邊。在這裏滿臉流着大汗的謝副團長，黃營長，張營長，站在一根大樹底下指揮大軍偷渡那黃流上浮着白浪的伊洛瓦底江。記者略與他們招呼了一下，即走下河灘。此時我們弟兄，魚貫的登上停在江邊的×隻小馬達汽船。平日喜歡談笑的美國年青的朋友們，今晚一個

個抖擻精神，一聲不語的揮着戰友們，向對岸出發。

許少將秉承總司令部的命令，偷渡伊洛瓦底江，攻擊盤據江邊里許的宛貌的敵人，並由宛貌左側迂迴距宛城十餘英里的息東，更自右側阻止由八莫向密芝那增援的敵軍。當我們第×批弟兄偷渡過急流的伊洛瓦底江時，黃營長已由北岸打無線電過來。他向許副師長報告：「我們尖兵排已快到宛貌的市區左前方，已命令孫排長待張王兩連的弟兄們趕到××目標時，見空中紅藍信號，即由四面向盤據市內的敵人攻擊。」許少將當亦由無線電傳語告知黃營長，本人將隨着第未批的弟兄渡江。許少將話還未說完，對岸宛貌市附近空中，已有幾道鮮紅與深藍交織而成的奇光。再一轉瞬之間，無線電話收音機，又傳到黃營長的聲音：「我王連已有一部分突破敵西北角市區，正與敵人作刺刀戰。……」許少將接得報告，即隨着×批弟兄過河。

記者站在河灘上，望着高大健壯的許少將，登上裝着馬達的橡皮船後，彼此只有藉着月光招手示意，橡皮船孳遠離視線之後，記者拖着疲倦的雙腿，在透着月光的疏林中，與二位弟兄向西邊去。此時空際的機槍聲更密，我們三個人都將衝鋒槍的扳機拉上，

準備隨時放射。走了三個鐘頭的夜路，通過了層層的衛兵哨，終於在夜間三時二十分，到了第五十師司令部。

時入夜已深，潘裕昆師長、楊溫少將，正與羅上校、譚雲上校商討作戰的新計劃。記者爲了避免打擾他們，隨着一位年青的副官到一間用油布搭成的帳篷內去休息。記者在戰地跑了一整夜，身體雖覺得疲倦，但要睡總是睡不着。因爲迫擊砲、機關手榴彈的聲音，整夜不曾一度間歇。

八月二日早晨，空中飄着朵朵白雲，更顯美麗。潘師長、楊少將因爲一夜未睡，在臨牀的四面圍着紅線綫，他們的眼睛睜得可怕，但他們的精神，還是一樣飽滿。

當大家坐在草棚內吃早飯時，羅上校鑄鑄地從前線來電報告：我軍已於今天早晨七時許，攻至火車站的西側。潘師長甫接電話機放在桌面上，電話鈴又響起來，原來此時我軍又已佔領了第一縱街的印度廟。

(207)

飯後潘師長、楊少將和遠征軍軍部情報參謀文中俠及記者，帶四個衛士乘一輛小吉甫車在半亨路走半小時，到了密城南郊，長七百碼的防水堤。爲了減少目標起見，將吉甫

前車停放在堤的後面，我們越過了與水堤交叉的十字路，順着江堤向對岸南端印度廟走去。當我們行距印度廟之六十碼時，火車站方面連續的射來榴散彈十餘發，但幸大家及時跳下戰壕，所以沒有一個人受傷，到大家從壕裏爬到堤上時，譚上校已在印度廟前開一排士兵訓話。譚上校見我們一行人到來，停止訓話向潘師長楊少將致敬禮，並報告今晨克復印度廟的經過。這個時候文參謀將五尺多長的國旗，從衛士背包內拿出來，叫兩個衛士脫去皮靴，從廟左巨竹爬上廟頂，將那圓頂上邊被砲火打折的旗杆，用降落傘的絲線紮好，並將旗繩穿過旗杆的滑柄，以便升旗。他們兩人剛從廟頂滑竹下來時，敵人機槍從廟的北方打過來，但都不曾傷及我們弟兄的毫髮。敵機槍停止後，潘師長立即舉行佔領密芝那市區第二條街升旗典禮，當國旗將升到杆頂時，敵人機槍又從廟的西北兩方射出來，繞大家仍依照秩序完畢了升旗禮的節目，並沒有絲毫受驚慌張的現象。片刻，我們迫擊砲手，已向敵人反擊，把敵人的機槍每個陣地打得寂然無聲了。

### 百零四個敢死隊員

在密芝那爭奪戰中，最緊張動人的一幕，是敢死隊的肅清殘敵。

八月二日上午第五十師潘裕昆師長，決定組織敢死隊，進攻死守密城市街的殘敵，人數定為百名，由各團分攤，向×地集中，靜待進攻的命令。奉命進行組織的楊溫少將，羅錫麟上校，譚雲生上校立即傳令各團從事募集。歷時不及十五分，各團報名應募人數，超過了募額一倍以上。師部雖急行通知各單位截止報名，但報名的依然堅請准予登記，連司令部傳令兵張轉進，修械士孫克己，都搶着報名。師部因估計敢死隊百名已是有餘，遂決定在名單中圈定百名，着於中午再在某地集合。

隨着圈定敢死隊人名而發生的現象，是夠動人的，許多不在圈定之列的官兵，聲淚俱下的說：

「請求長官也給我一個報國的機會！」

「懇求長官讓我參加這光榮的戰爭！」

並且都像囚徒待赦似的，希望長官們能增加名額，允許他們去完成殲滅密芝那殘敵的任務。

潘師長躊躇一會兒，懇切地向衆宣布：

「爲着不得已的原因，使諸君不能參加這一次敢死的戰鬥，本人非常抱歉，但諸君報國的機會正多，不必因爲這一次的不曾參與戰鬥而懊喪。本人已將諸君英名紀錄，下次如果再需要採取同樣的行動，則優先參加權當然屬於諸君。」

李隊長經過潘師長的慰藉，他們雖不再強求參加，然其深引未能參加一次最壯烈戰鬥的表情，却依然給了記者極深刻的印象。使記者感覺，那些入選的敢死健兒關係人豪人傑，便是未參加敢死隊組織的弟兄，也是人虎人龍。

當李隊長到了，一盞油燈，在空地集合編隊。由李志勤中尉任隊長。但當李隊長編隊之際，隊後有一盞油燈的鏡頭，原來在這裏集合的人數，不是百名而是百零四名。

「李隊長說：請未經師長許可參加的四位弟兄，快點退出。不要耽誤時間！因爲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可是這自動參加的弟兄，却不肯離去。潘師長看到這情形，只得對李隊長說：『這四位弟兄既一定要參加，就讓他們參加罷！』這才解決了問題。」

接着潘師長對弟兄發訓示：「着一百零四位壯士，進備當晚向死守市區的殘敵進攻。並且說明這一次進攻的意義和平時不同，大家必須完全了解，我們只有兩條路：不是勝利便是死。」

敢死隊立刻分了組，每組六人，一挺輕機槍，四枝步槍，每人至少攜手榴彈十枚。當天晚上，一百零四位壯士，在蒼茫的夜色中，荷槍屏息，潛行而入，匪敵據點約七碼的戰壕中，等待行動時間來臨。

行動時間是次晨的三時半。在時間未到前碧空無雲，月明如晝，羅錫疇上校還可以辨着月光着手錶，但在行動時間到來時，天際却忽然濃雲密布，一瞬間便下起雨來。可是，遠征的人豪人傑，死且不懼，何況乎雨，因此，指揮戰事的羅錫疇上校，雖在雨中，依然用電話指揮作戰。



面着李隊長下令讓百零四位壯士一齊向市區爬行前進，一面着命令立刻魚貫挺進。爬過了敵人第一道戰壕，又向第二道戰壕爬行。壯士們爬行到了敵人第二道接應敢死隊的許超羣營長，立即佈置接應的進攻。

一百零四位壯士，在雷聲殷殷雨聲淅淅中，接戰壕，敵人似乎已經發覺，會連續放了好幾槍，但因我壯士均不還擊，並且暫時伏地不動，敵人就又停止開槍。

敵人沒有動靜之後，壯士們又在暴夜的雨中，摸索爬行。爬，爬，爬！主力爬過泥水深數寸的地方，爬過了瓦礫場終於爬過市道的第十一條橫街。另一部分爬過了西北方的鐵路線。密城橫街共十三條，現在只剩下兩條了。

壯士們到了第十一街，立即摸索於瓦礫場中，覓取斷磚柱，就炸彈坑，構成了五個據點，配備五班人在這裏面，同時在市區北部另行構築工事，作警戒之用。這時，已是拂曉的四時三十分。

李隊長立刻向着空中發出信號槍，帶着壯士們向敵人陣地猛撲。

壯士們，三三兩兩，一組又一組爭先爬上敵人第一二線工事，把手榴彈擲進敵人的

橫槍洞，一下子便炸毀了敵人工事十分之七八。另一方在敵人防線外的由許營長統率的弟兄，也撲到火車站前面，和已在敵後發動攻勢的敢死隊相呼應。

我們壯士竟能在敵人後方發動攻勢，等死的殘敵，都以為這是從天降下的「天照大神」，自然是手足不知所措。結果手榴彈響處，敵人不是死便是傷，其未遭炸中的則多不及穿衣竄出戰壕，跳入波濤壯闊的伊洛瓦底江，企圖逃命。

但是大部分敵人雖已肅清，而在火車站幾顆大樹根下的殘敵，則仍繼續抵抗。這是六月三日上午七時的情形。

許營長李隊長，當即決定延長我們的戰壕，待戰壕與敵壕相距不遠時，再撲上去把他毀滅。

壕溝在弟兄們一鏟又一鏟的努力下面，迅速地延長，到了正午十二時，我們戰壕距離敵人不過三四碼了，便有十幾個壯士，一擁上前，把幾個手榴彈擲進去。結果，只一轉瞬之間，消滅了敵人四個機槍窟，炸毀了兩挺重機槍，兩挺輕機槍。於是密芝那市街七十六日的苦戰，便告了勝利的結束。

到下午三時，新三十師王公略上校，楊毅上校等，用蚊形壕塹攻擊法，更逐步從靶場及營房的南邊，展開扇形的攻勢，將死守營房的千餘殘敵殺光。同時，我們偷渡伊洛瓦底江第十四師副師長穎所率的健兒們，則亦於八月一日，佔領宛，於三日拂曉攻克息東，並率健兒勢如破竹的向某某，某某方向推進。這時除了韓特上校 (Col. Hunter) 所指揮的兩團美軍防區希塔甫內 (Sitapur 在密芝那北邊近郊) 仍有少數殘敵亂竄外，整個的密芝那已飄着我們青白的國徽。

### 附潘師長略歷

將軍字裕昆，別號孔希，湖南瀏陽人，黃埔軍校四期步科畢業。曾參加各役，智勇過人。民十九入贛剿匪，槍林彈雨，縱橫匪區，在下坪負傷，曾經軍委會頒賜陸軍三等一級獎章。傷痊入軍校高教班第四期深造。至七七戰起參加淞滬抗日之役戰功特著，曾任陸軍第十四師八十三團團長。南翔之役，二次負傷，傷未癒即返防任榮譽團長，督師殺賊。民二八年夏，升四十旅副旅長，仍兼團長。軍制更易，復任四十一團團長。民二

九年，參加粵北會戰，以一團之衆掃蕩敵寇，迭克數十城鎮，肅清入桂之敵，凱旋聲中，奉國民政府賜頒陸海空軍甲種一級獎章，并擢升爲十四師少將指揮官。民三十年春，任命爲陸軍第五十師副師長兼政治部主任，後該師駐滇越邊境，將軍兼攝河口戒嚴司令坐鎮滇邊，敵寇不敢稍越電池一步。卅二年春，率調入印度將官班受訓返國後，主辦全軍幹部訓練，督練尤勤，本年四月，升任五十師師長，旋即奉命率全師出國遠征云。

二二三

(張仁仲)

## 在密芝那

殘秋的風，一近到黃昏，就是加冷起來，吹盡了地上的灰塵。太陽早已落在山後去了。

敵人二萬精銳，分三路向密芝那圍攻，我們五千部隊已死守了一晝夜，敵人的衝鋒，是沒有間斷過。死了五千多，還是頑強地踏着死屍進攻，而我們部隊連死傷也快到千了，可是，一定要死守至明天晚上的深夜……才能到達……密芝那是全線的目標。

山頂的夜，風聲，水聲，樹葉聲，織成一片淒咽的音曲。守哨在山頂上而經過半年戰場磨練的靜子，禁不住一些冷的顫抖，冷風襲着他的全身，熱血燒透了他的心靈。他把機關槍架好，屏聲地等待着。

荒山起了騷動，頑強的敵人衝殺過來，人如潮水般湧，砲聲震動着山谷。這關係整個戰局的一戰啊！

「格，格，格……」靜子的機關槍開始射擊了！火光在黑暗中閃爍，密密的猛射，一，二，三……敵人的前鋒一個一個的倒下去了，子彈像雨似地從槍口射出去，好像雨似地從額上流下來，靜子的右手不息的彈動着，機關槍聲更顯得驚人，像有無限的力量，使在敵人砲火中俯伏着的自己的隊伍都抬起了頭來。

機關槍瘋狂地張着火口。靜子瘋狂地扳動手指，槍瘋狂着，人也瘋狂着。

……  
頃刻，勝利的歡呼聲顫動了整個密芝那的山谷。

## 在密芝那戰場

這張紙，是日本人的，我用這從敵人手中得來的紙寫稿，算作紀念密芝那戰役。

我們已進入密芝那的重鎮了，爲了開闢演繹路，我們，又正進行着，「一滴血，接取一寸路」的戰鬥。現在卡敏孟拱已攻克了，密芝那已佔領了三分之二，到八莫還有八十英里，我們很快便和國內的軍隊會師了。

這次，密芝城爭奪的決鬥，是不能與科希馬的戰事相計較的，我也充當了一個兵參加搏鬥。我的頭髮已剃一光了，如果，熟人看了一定不再會認識我。

(217)

意想不到，這次我竟作了一次「天兵」，當我看見自己在高空中投擲的手榴彈炸燬了敵機，當我看見滿天飛布血紅的火花，當我看見旁邊的A·側下去的時候，我的全身的血液，都沸騰了！這場空戰完畢後，我自己臉上也流滿了血，身邊一切都毀於火光中了，而緊隨着我的，只有一支五九七九六〇的衝鋒槍。

這許多天來，我們是浸在滂沱大風的水溝中。砲彈在頭上飛過，三八式的槍彈，常在耳邊擦一下便過去了，在天空中的給養袋還未投下的時候，我們常餓得軟軟的，不能動彈，幸虧我們佔領了敵人的米倉，才算能支持到接濟的給養。

你會看見達姆彈貫穿了傷口的爛肉麼？你會看見過給迫擊砲炸斷了的斷身頭顱，還在顫跳，你會看見過踞斷了手脚和流着腦漿，露出了腸臟的傷兵，苦痛地呻吟麼？每一次，當我聽見了這痛苦的聲音，禁不住心裏憤恨和發抖。

從來我不會殺過人，甚至一隻狗和一隻螞蟻，我也不願殺生，而在這密芝那激烈的廝殺中，我險入了敵陣的重圍裏，在爲了生存的殺戮中，我幹掉了密芝那的一個敵憲兵隊長，從那中佐輝煌紅色的肩章的屍首裏，我獲得了一個憲兵的官印。是一顆象牙的小方印。

這多天來，我生活在砲火中，在充滿着爛毒氣息的野草味裏，在臭水泥溝的掩蔽部中，我是沉着地握緊了那支冒着星火的衝鋒槍，也曾殺過不少殺人的兇手。活捉了不少的俘虜，多少次了，當我審訊開始的時候，那些醜惡的敵人總是痛苦的懺悔，原來他們

都是被追來送死的。

（陳洪鏡）

## 密芝那已成盟軍大基地

盟軍經長期艱苦之戰鬥，以大砲及飛機於一閱月前佔領密芝那，（二千二百名日軍之墓園）殘破之密芝那，現已成爲盟軍之大基地，該處將爲驅逐緬北日軍出境及重開緬緬路之樞紐，城中被火焚後之破屋，現已有人居住，供應品亦不斷湧進，密芝那亦爲供應英第三十六師之良好地區。密芝那機場刻已成爲世界最忙碌航空站之一，自五週前，該機場爲盟軍佔領後，空中運輸即頻繁不絕，飛機終日盤旋空中，等待降落之機會，每日約有九十架飛機降落並卸貨，任何可意想之什物，均自空中運來，不僅軍火及定量食糧而已，即如吉普車、房路機、六輪運輸車等裝備，亦均載運，除運輸機外，救護機、戰鬥機、轟炸機，均利用此機場。

（掃蕩報）

## 八莫的進軍

### 進入八莫火線

#### 行軍在國境線邊

我們進擊八莫的某某師司令部自從十一月五日由大利 (Pai) 向東南轉入新魯卡巴 (Srinunkaba) 山脈翻越兩座險峻的高山到達汪約 (Wungyo) 因為驟馬急於輸送砲彈運前方應用，除了師長及一部份人員於次日仍前往不蘭丹 (Pranghine) 外，其餘便暫在那裏住宿。戰地的閑暇日子十分可貴，每一個人都讓多日來的緊張情緒盡情的舒暢一下。山中肉桂樹很多，大家割下許多，晒乾或用火烘燥，惟桂皮雖厚，但有黏性，且香味不強，不似國內中藥舖裏的好。

驟馬於六日夜間十時才返，七日清晨，我們便向不蘭丹前進。自大利到不蘭丹，我

他所走的路線距離極近，不過二三英里之遙。自汪約到太平江邊的一段尤爲接近。如果再向東走幾百碼，便踏上祖國的土地了。我們在國外的孩子無時不在懷念着祖國，無時不在希望消滅敵人以後，回到她溫暖的懷抱中。如今我們距離她的邊界是這麼接近，當我們站在高山峯巒引領東望時，彷彿聞到她心臟的跳動和呼吸的氣息，教人是如何的嚮往呀！

### 太平江上鐵索橋

走出汪約後，道路一直是下山，行五六英里始抵山麓，到達太平江(Taping River)邊。江寬三十餘公尺，水流湍急，奔騰澎湃，大有千軍萬馬之勢。江上有鐵索橋，爲英人所建築，係用直徑兩寸之鐵索八根，左右平分，架於兩岸之石墩上，將末端緊緊埋於岩石中。然後從鐵索上懸下許多鋼條，在末端連上橫木再鋪橋面而成。橋向上略呈拱形，距水面約二十公尺。人行橋上，搖搖盪盪，俯視江中，則洪流洶湧，吼聲如雷，令人精神頓然緊張。尙憶一月二十七日在那隆河南時，那天晚上參謀長所修改的作戰命令的

一項，便是令某團佔領此鐵索橋並確保橋頭堡陣地，想不到幾天以後，我們竟安然在上面行走了。這一次敵人潰退的迅速真是驚人。假如在這一帶每一個山頭抵抗幾天，或者將所有橋樑加以破壞，我們的進展便會受到許多阻礙。鐵索橋北有鋼骨水泥之堅固堡壘一座，亦為英人所建築。

過橋後接着上山，坡甚長較剛才下山路程尤過之，久之始達頂巔，大家無不叫苦，但有一個士兵却說他過去在於邦時，走了兩天，才由一座山的腳頂爬到山頂，似乎對於現在的山坡毫不在乎。復行片刻，即抵不蘭丹宿營。

### 祖國同胞的鼓勵

在不蘭丹只停了一天，十日又往西南推進，約行十英里抵某地，整日亦在叢林中行走，幸路途不長，山勢亦沒有以前的陡峻。十二日，我們復往前推進，結束了一週來的山地生活，重新踏上平原，闊別了一星期的密八公路，也在宿營地的附近再遇。不過我們更希望不久後到達八莫，復沐浴於伊洛瓦底江中。

十三日，雲南蓮山縣壩允鎮的人民代表不辭跋涉叢山的辛苦，送來了許多慰勞品，有鷄子幾隻，雞蛋數百枚等。我們在國外的駐軍雖經常受到國內同胞的崇敬，但接觸國境人民的慰勞代表，這恐怕還是第一次。大家非常興奮，殺敵的勇氣更加昂揚。

### 八莫被包圍了

我們在密八公路旁邊沒有地名只有坐標的地方，駐留了四天，那裏到八莫不過十四五英里路程，距火線更爲接近，在第一二天的深夜清晨，我們在睡夢中每爲不斷的砲聲和槍聲所驚醒，但到第三四天，槍聲便不再聽見，砲聲也逐漸遠離。雙發動機的巨型運輸機，每天大批飛來投下巨量的彈藥和給養，連絡機也特別活躍。這種蚊式小連絡飛機場的建築極爲容易，只有一塊相當大的平地，由工兵開出一條二三百公尺長的跑道便成，所以我們如果在一地方駐上兩三天，便有這種飛機在那裏降落起飛。這四天中，我軍的進展極爲神速，到十六日即攻抵八莫近郊北、東、南三面地區，將該地緊緊包圍。另部我軍則向曼西(Mansi)方面挺進，切斷八莫連至敵人另一重要據點南坎(Nankam)

的公路。八莫被包圍了，它的政策不過是短期內的事而已。

### 殲敵絕望的掙扎

十七日中午，我們又循密八公路往前推進數英里到達某地。這段公路相當完好，只偶然在路旁發現幾個彈穴。敵人在撤退時曾在路上埋下一些地雷，但除了炸死一兩匹馬而外，毫不有阻礙我們的行程。因為所有的地雷都已由工兵弟兄清除了。從密芝那到這裏的一段公路，由美國工兵積極修理後已能通行小吉普車，全部工程不久後即可完成。

我們駐紮的地方在三天以前還由敵人一中隊佔據着，經過一場激戰後殘餘的七六十名突圍出逃，但在西南兩華里的一個窪地叢林中又被我軍緊緊包圍，日夜以大砲機關槍轟擊掃射，頑敵困鬥，發生激戰，至二十日才告沉寂。當我們前往觀看時，所有敵軍都已橫七豎八的倒在蔓草中「玉碎」了，一部份並已開始腐爛，臭氣撲鼻。

被圍在八莫的敵軍大約一千人，擁有相當充足的糧彈。因為被我們緊緊包圍，無法脫逃，便積極構築工事，拚死頑抗。這一羣被關在鐵籠中的惡犬，在最短的時期內將被

我們一隻隻打死，直到完全消滅。

（莫安莫）

## 進軍八莫

### 煙雨綿綿的征途

本月十五日的早晨，殘霧還在空中飄浮，伊洛瓦底江畔，更現得清冷，國軍某部健兒們冒着曉寒，帶着歡欣的心情，渡到了伊洛瓦底江的遙遙的彼岸，向八莫方向採取了箝形的攻勢前進，天公像開玩笑似的，一忽兒細雨濛濛，一忽兒又是陽光微露，景像像一幅銀幕上的英雄出征的畫片，靜靜的高黎貢山山脈，印上戰士們的足跡，頓時活躍起來，大家都懷着興奮的心情，期待着捷報的傳來。

高黎貢山山脈，自滇西怒江以西，恩梅開江以東，以雄偉寬廣之姿態，走入頃甸，爲東加欽山脈。山勢已經較中國境內爲開展，高峯在一萬英尺以上，或七八千英尺者爲

最多，平均拔海面亦有五千尺上下之高度，山路十分艱險，人馬踏上青苔一不小心，便會滑倒滾下山谷中。雲霧繚繞腳下頭上，大有飄飄欲仙之概，烟雨綿綿戰士們的征衣也很少不是潮濕的，他們在野人山作戰的時候，加上雨、螞蝗，要對付三種敵人，高黎貢山山脈的氣候很冷，戰士們每人所備的輕裝，抵擋不住寒冷的侵襲了，戰士們有時候也要分一部份的精力去應付「冷敵」，世人的海嘯的歡呼，溫暖了戰士們的心靈，戰士們熱的血沸騰，克復了一切。

### 苗堤的迂迴戰

苗堤在戰術上是一個重要據點。苗堤鎮位置在高黎貢山山脈的東南伸向八莫區的山脈的尖端上，標高為四七七五英尺，它下臨達平河，距八莫二十四哩，為八莫區重要的屏障，敵人在苗堤駐有兩個加強中隊。十月二十八日的晚上，天色比鍋底還黑，夜的山林，滿是夜間各種聲音，——潺潺的流水聲，無數昆蟲的叫聲，竹木爆裂聲，葛藤的攀擊聲，嘈雜成一片，我軍某部就在這時以蠕動的姿態，迂迴苗堤的敵人，我軍搜兵長李海

清上士，帶着兩個瘦兵，繞進爬至苗堤進入莫公路上的敵人的兩個哨兵背後，月夜貓捕鼠式，將敵人活活的擒死，於是我軍孫連便疾進迂迴了苗堤的敵人，採取猛烈的攻擊，以山砲追擊砲向敵人施行殲滅性轟擊，步兵跟着再繼續上去佔領陣地，敵軍憑藉着堅強的防禦工事與火力，再加以決死的戰鬥，十分頑強，每個陣地，每寸土地，都要用砲火與血肉去換來，經過一夜一日的激烈鬥爭，發現敵屍二百餘，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已隨着陣地，被我軍佔領而「玉碎」，我軍於是役僅傷亡官兵二十一入。

### 達平河防線的突破

達平河依着于高山山脈，曲折的山勢的奔流，而終與伊洛瓦底江會合，形成了八莫的河套平原，達平河水流的特別的湍急，敵人就沿達平河岸建築了強固的工事，成爲了防禦八莫主要工事之一。參觀戰後遺跡，敵人的防禦工事，大部份用五、六十公分直徑的巨木，一、兩公分粗大的鋼釘，三十餘公分厚的鋼板層，做成的各種堡壘，簡直我們辭莫，敵軍將建造防禦工事，的確下過一番功夫的啊！我軍的穩定苗堤陣地後，便加以

部署，依着戰術原則，對敵人達平河的防線施行突破戰，先用空軍以砲兵以威力軟化毀滅，轟擊，再掩護步兵與工兵渡河，向敵推進，突破敵軍陣地，敵軍大多數被消滅了，留下來的少數敵人，失掉了陣地，仍拚死不脫離，不投降，反復頑強的反撲，直至敵消滅殆盡，敵援兵並配屬了戰車，來阻止我軍向八莫的正面推進，我軍×部却轉向南進，形成了向八莫採取箝形的攻勢。

### 莫茂克的奇襲

莫茂克爲八莫通密芝那及卡薩的公路交叉路口，距八莫十三里，是樞大鎮市，國軍某部向八莫右翼秘密行軍，與左翼的國軍配合着箝形的攻擊戰術攻向八莫，右翼的我軍某部，到達莫茂克的河的對岸是在本月九日，天色朦朧的時候，一片月光與濃霧將大地染成了乳色，河流更像在傾倒着牛奶，我某部偷偷的渡過了河，即對莫茂克的敵人以猛烈突襲，佔領了莫茂克，守莫茂克的敵人，有一部是敵十八師團第五十五聯隊的某若干次數補充的隊伍，經我軍的奇襲，很驚異的倉惶的抵抗，不支而敗退了，在緬北作戰的

敵人，屢爲我軍所擊敗，因之對我軍，有許多神話的傳說，我軍像神仙一樣，不知道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出現。審問活捉過的一些敵軍，「爲什麼？你們抵抗這樣的輕微？」牠們都講：「料想不到你們會來得這樣的快呀！」

### 八莫的包圍戰

(220)

國軍東由苗堤南由莫茂克以筈形的攻擊，直指八莫，於本月十五日，左右翼的筈形攻擊的我軍在八莫近郊會師，包圍着八莫的敵人，左翼的我軍攻克八莫北面東面兩飛機場，攻佔東面飛機場，俘敵飛機三架，造成輝煌的戰果，八莫位置在伊洛瓦底江的東岸，距密芝那爲一一三英里，繆斯七十五英里，臘戍一五〇英里左右，卡薩七十餘英里，離騰衝、龍陵、畹町各約百餘英里，八莫公路水路交通均稱便利，由八莫至仰光可通行巨型輪船，由飛機上俯視八莫江面，出現有八個沙洲，伊江流向八莫市區形成像一彎弓，市區東臨兩湖，市面建築在伊江形成的弓背上，及圍繞兩湖各半週，市區長約七里，寬約一里半，橫馬路有三條，縱馬路有四五條，飛機在八莫江面對岸低飛，再折轉

向八莫市區方向斜昇，看八莫市區像個磁製的筆架，八莫市依伊江，我軍在逐步縮小包圍圈，消滅着敵人，敵人又表演一次背水戰的全軍戰死！

### 難民的救濟

八莫在戰前華僑有千餘人，約佔全人口十六分之一，他們多住在距離兩湖中間的市中心區，與伊江的近碼頭處經營些米、木材、百貨、飯館、理髮商業等，握着市面一部份的經濟的實權。駐印軍鄭洞國、史銳將軍等告訴了筆者，我軍攻入八莫，對華僑及印人、緬人等招撫與救濟工作，為有妥善的準備，將八莫近郊某某區，劃為難民區，我軍工兵已在那裏建築了簡單樸素的新村，備有大批的糧食、衣服、醫藥等救濟着難民，八莫的「皇軍們」是「玉碎」呢還是「瓦全」？

### 敵人是怎樣戰死的

敵入第二師團第十六聯隊，及第十八師團之一部，並配屬些戰車部隊，奉命死守八

莫，盤據了八莫二年餘的日寇，對地形當然摸得黯熟，半年前敵人就開始作防禦工事，依我們攻城戰的經驗推想，敵人沿江，沿兩湖，沿着環城馬路，作有堅強的工事，市街房屋，大小建築物，與林木，竹叢下面，均築有掩體，塹壕蜿蜒，各掩體堡壘，可以脈脈相通，互相支援，敵人砲兵陣地，與地下防空倉庫，也是非常的結實，於密芝那戰役時，筆者與潘裕昆將軍，參觀敵軍一砲兵陣地，用五十餘公分的巨木手臂粗大的兩爪釘，三十餘公分的鋼板層，六十公分的土層，草皮偽裝等構成高曠如大廳的七五山砲掩體，我軍用地圖所標示的高塹，便是敵軍用人力從平地壘成的巨型陣地，有一次吳行中參謀長語筆者云：敵軍守城：於各種建築物下，或大樹下，掘有二十餘英尺深，用三層鋼板建造地下三層樓房式工事，用螺旋形的樓梯上下，對外築的射擊孔，有二四五六個之多，其射界事前多不加以掃除的，你若不到達五碼距離內，絕不容易發現其陸地的，我們發現了其堡壘掩體工事必須用噴火器，火箭砲或野砲，由砲迫擊砲以徹底的摧毀，否則，是會吃線在三層三層工事裏的敵人的虧的，敵人狡猾的戰法，近來更使用其極，他們曾用過：（一）以一部份兵力，編成很多組戰鬥斥候，企圖鑽襲我指揮所，或第一線

後方擾亂，或破壞我指揮系統，及通訊網；（二）用射擊準確的敵寇，密布於草叢樹林中，或其他隱蔽地方，希冀揮其突襲或狙擊戰果；（三）用支點據點防禦配備，於每個工事內，都放置有自動火器，其位置選擇甚好，不易發現，兩火網構成非常的濃密，企圖使我軍無有攻擊前進機會；（四）敵人固守陣地，非俟我軍接近五十碼內，不輕易發射，企圖吸引我第一線兵力與其緊接，使我空軍砲兵失去其作用；（五）敵人於白天非迫至不得已，絕不輕易射擊，希冀避免我軍發現其所在地，夜間則盡新能之手段以逆襲，希冀疲勞我的攻勢。

### 前線的我軍有退無退

在火線上的弟兄們！本來就將生死置之於度外，攻堅精神，是極旺盛與熾熱！何況敵人屢爲我軍反攻所敗北呢。這次我軍某部攻擊八莫的敵人，在戰術上極其成功，戰果收獲亦大，敵我傷亡，比例爲「二十比一」。敵人的戰法，我們也都能明瞭，看情形給敵人以奇襲，迂迴，包圍等巧妙戰術，來殲滅敵人，我某部楊成章班長，向筆者稱：（一）

對敵人強固的陣地，不能僅憑勇氣，血肉去死拼，必須利用我所有的火力，充分的發揮壓制敵人如我空軍，砲兵壓制敵人的時候，步兵與工兵應同時前進，徹底消滅敵人，而佔領其陣地；（二）攻擊以前要將敵情判斷清楚，決定使用奇襲，突擊，或佯攻，以麻痺敵人使敵人無從判斷，我真攻擊的時候，與地域，有時候就要集中火力，對敵人施行猛烈攻擊；（三）抱着必死的決心！「有進」無退！楊班長說，他自己帶着弟兄首先攻向八莫敵人的「三七〇」戰術據點，進到敵人投手溜彈攻擊的距離，反覆的與敵人投擲手榴彈戰鬥，他左腿右手兩次受傷，仍然繼續指揮戰鬥，直到將敵人打退，陣地完全佔領，身體因流血過多，而不支才脫離陣地，到醫院，他在醫院裏向我保證說，他的傷勢一好，他就立即上前線，去拚死幾個敵人。戰士們勇敢殺敵的白熱化，所收到的戰果，不難想像。

伊洛瓦底江——緬甸的長江，日寇殘踏二年的恥辱，讓我們來洗刷，祖國的長江，祖國的同胞，正在迫切期待着我們，戰士們繼續努力！殲除敵寇！慰撫下世人心。

（王建時）

## 入八莫戰場

### 一、過江

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八日，這約末在八莫淪陷後二年零三個月的日子，我們一羣人渡過伊落瓦底江，在八莫戰場的一角——我們今天正在整頓部隊準備戰鬥的一個渡口登陸，那是多麼富有戰爭的偉大意義啊！

這天早上，伊落瓦底江，這靜靜的江流，帶着一種悅人的氣調，我們的衝鋒艇沖破了江流的一切沉寂，昂着頭，把我們送在伊落瓦底江的彼岸堆滿了給養的渡口。那裏，國軍戰士在熙攘叫鬧，觀着那有蓬勃朝氣的景象，一種令人不可解剖的戰場勝利的生氣。

出岸後，沿着日本大撤退的通往八莫的公路一邊一個平原的盡頭處，便到了作爲未來孫莫戰場的主人們——八屬子孫立人中將的一支生力軍唐守浩少將的司令部。這時候，

我們已經踏進今天的八莫戰場了。

唐少將司令部所在××，過去是擺夷和華僑的市場，自從一九四二年的五月日本人佔領密芝羅，侵略的勢力達到這裏以來，市場便荒涼了。一直到我們在今年八月佔領它以前，由於敵軍在密芝那頑抗，利用它做後方補給中心，市場完全被毀於砲火，現在，那些我們的飛行吉甫所遺留下的炸彈記號，還是那樣新鮮，那樣有力的對於侵略者提出嚴正的抗議，唐少將的司令部就座落在這一半被砲火所損傷的緬甸洋房子裏。唐少將正在理頭苦幹，他整理他的部隊，他企圖在未來的八莫戰鬥上獲得預期的效果。

(235)

唐少將把我安置在他辦公室的間壁客廳裏，白天我們去參觀他的部隊，戰場，晚上就閒談。唐少將是中央軍校五期畢業生，他是以實幹苦幹著稱的青年將校，名將孫立人中將是他的長官，他告訴我，他做過他十八年的部下，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新三十八師那一支勁旅，緬北戰鬥中的常勝軍，它的一半基本幹部，就是唐少將一手造成的。今天他統率的部隊，是在密芝那攻城戰上擁有攻堅戰鬥最成功的部隊，現在他是那樣不

辭勞怨的在整理它，我看到他整天的幹着，從教導幹部總隊的操課到每一個團連甚至一個兵的基本動作，都不憚煩勞的去精心教正。這是一「精兵」的要着，我曾經對別人這樣誇揚他這種苦幹的作風，在我們國軍中，唐少將是進步的將領。

過江來，我費了四個整日子，參觀唐少將的部隊。在八莫戰場上，我們看到他和他那一支強大的部隊，不禁想到未來對於八莫攻擊戰鬥的一切勝利。

## 二、八莫前線巡禮

九月二十二日我們繼續沿八(八莫)密(密芝那)公路向八莫前線出發。唐守治少將原是預定陪同記者視察八莫前線的，臨時因事改派文小山少將陪我出發。我們冒着微雨，乘着沒有頂篷的敞吉甫，兩名持着衝鋒槍的弟兄護衛我們，微雨飄飄的飛着，路上盡是泥濘，吉甫緩緩前進，泥濘不斷洒在我們身上，臉上……我們沿着野人山麓越過××平原。××平原，這一帶純是矮小的森林平地，如同中國南方的大陸山地，平原上那些美式的近代房屋還完整的存在着，只是被開墾的農場全荒廢了，被侵略戰爭所迫害二

年參的緬甸人，揮鞭，擊鼓，在趕着牛車，拖着兩年參由於饑饉所遺棄的穀子，沿着公路回來了。

我們越過這些陸地的叢林平原後，便開始接近靠近中國的另一個野人山麓。公路仍然是那麼和平的向着八莫伸延，這時候，太陽已經從白雲裏伸出頭來，我們感覺不到一點戰鬥的氣息和恐怖！氣候是這樣適人和可愛，等到我們渡過伊落瓦底江的支流南特柏河時，這陸地的森林開始龐大修長。以後，我們就如同在孟拱河谷一樣的叢林裏前進。公路像是被戰士開路前進所遺留下的一條痕跡，只能容納一條吉甫通過，一顆顆修長的綠葉樹和古老的篷竹，都低下頭彎着腰，讓我們在他的腹下走過去，這樣一直頂到今天八莫前線，敵我相持的××河。

這裏的環境和公路，像是被戰鬥所遺忘了，這裏完全是一個和平的中國南方的大陸山地氣候環境。我們這些多年生長在南方如土在印度住久了的人，是這樣的感到親切！我們完全忘記了是在緬甸八莫戰場上，這裏戰鬥的恐怖完全沒有。除了不斷在天空中巡行的戰鬥機，能惹起我們的記憶外。不過，由於山地的形勢變化，公路從這裏開始若隱若

現的帶着一種本能的對於侵略戰爭的含羞，有時候我們像是在夾窄的牛車道上前進，有時候，完全是山路，我們的吉甫爬越了多少山隘和叢林，當吉甫停止在另一個伊落瓦底江支流的彼岸，駕駛的弟兄報告我們說到了八莫前線的時候，這才想起出發前我們所要到達的終點××，今天敵我對峙而沒有戰鬥作為日本人八莫外圍的重要據點。這時候，我們已經走了×小時，距密芝那在××英里以上了。這裏，適當密芝那八莫間四分之二的地方，敵我的空軍，每天都在這裏空戰。陸地上的敵人正在據守另一個伊落瓦底江支流，沿着它的南岸在構築工事，我們的另一支強大部隊已越這支流在距敵人×英里的××執行警戒防禦。

八莫戰場，現在是一個警戒防禦的戰場。敵我在利用這空間進行極烈的間諜戰鬥。但這種被雨季所形成的戰鬥形式，形將過去了，八莫前線的規模戰鬥，有一觸即發之勢。不過，這種主動完全操在我們，敵人是在企圖固守。

### 三、敵情

在靠近伊洛瓦底江支流的彼岸一間用降落傘和竹片搭成的簡單房子裏，文小山少將給我介紹王公路上校。於是我們就在這作爲王上校的戰鬥指揮所開始談起當面的敵情。

這時候，我們的中型運輸機，在環繞我們的上空低空飛行，霎時，帶着降落傘的給養包如雪片飛下來，馬達的機械震動聲，幾乎把這間簡單房子震塌了。

王公路上校，是我在伊姆法爾戰場上所會見的一位，那時候，他用他英勇武裝的部隊代替英軍在印度阿薩密鐵路一邊的重要防務，使伊姆法爾英軍獲得從容增援，擊退敵在曼尼坡所造成的對於印度的危險。他所統率的這一支國軍，是從空中到緬甸的，在密芝那的攻城戰上，他完成了最先攻佔密芝那日本營房的任務。

據王上校說，日本人在八莫的部隊，差不多都是殘軍。雖然在番號上有五十六師團所轄偵查聯隊，五三師團二五及二九兩聯隊，獨立混合旅及一一四旅，但實際上，不過爲兩個加強聯隊。這些部隊包括密芝那、孟拱、騰衝、被國軍所擊潰的殘餘部隊。

八莫敵人正在沿伊洛瓦底江東岸加緊構築工事，其預置在沿八密公路距密芝那××英哩與我軍對峙的南山河部隊，爲八莫的預期前進陣地。目前，該處敵人有一大隊以上

的兵力在沿河岸的南坎，卡拉羊，苗席等處與我軍對峙，並一面構築堅壁工事，其整個企圖，在求固守八莫，以確保自仰光通往龍陵的老滇緬路。

八莫敵人另有山野砲一百零四門，小型坦克車在八輛以上，這是敵人預期在未來我軍所掀起的八莫戰鬥以攻爲守的確保八莫的裝備，但這種力量是薄弱得可憐！

整個八莫敵人與敵情，是在一種極度被戰爭與戰鬥所蹂躪而疲倦了的形勢下用狼狽不堪企求苟全的手法所造成的。一種違反自然的發展之那種發展的前途如何，這是不難被我們長勝國軍健兒所想到的。

#### 四、游擊隊

八莫戰場上，今天最活躍的算是游擊隊。

當我們的吉甫自在的通過，八莫公路的每一段叢林時，不時在路邊上就有三三兩兩的土人便衣漢子，或者是戴着不一律帽子的軍人，或者是纏着頭的從叢林裏鑽出頭來，這就是當今八莫前線的游擊隊，除了正規軍，他們成天在叢林裏鑽來鑽去，找敵人接

接觸。

八莫前線這種游擊隊有兩種不同性質的組織，一種是卡欽游擊隊，他們屬於英國政府，但一部分受美國的指揮和補給，其次就是我們祖國的游擊隊，他們是屬於雲南遠征軍衛立煌長官部的。從戰鬥上來講卡欽游擊隊是擅長帶路，欠缺攻擊障地戰鬥本領，因為他們——卡欽人和擺夷，老緬，華僑言語相通，也容易深入民間，中國游擊隊是擁有相當打擊日本人的本能的，他們差不多經常和日本人發生直接戰鬥。

在靠近伊洛瓦底江八莫前線的××，記者訪問了一支強有力的中國游擊隊，那時候，他們和擺夷雜住若干間茅草房子的樓上，支隊司令楊伯舜上校以游擊戰士的禮貌接見我，他還是一位青年，我們見面有說不盡的歡快！如同分手多年的弟兄，重相聚首，他的隊員們也是那樣殷勤的熱烈而愉快的歡迎我。

於是我們盡情的歡快的談笑起來！……

記者和中國游擊隊會師了！

楊伯舜上校告訴我，他這一支隊轉戰已經兩年零三個月了，自從卅一年六月以來，

他們從龍陵到干岩平原，再從干岩到騰衝，從騰衝到密支那和國軍會師，……這些年來，他們經常偷空隙竄入敵後，每個月打埋伏在駐地十二次以上，而且通常是夜晚作戰。常常一天之中要移動駐地二三次以上，這種戰鬥是極端勞苦的。

這一支游擊隊的成立主要的是雲南龍陵一帶被日本人蹂躪離散了家鄉父母妻室兒女的青年，他們都是年青力壯的人，無個人報仇心感爲迫切，因此，他們的戰鬥力——一種激於自發的奮慨，良善人類和平對於殘暴侵略仇敵的反抗暴力，是無限強大的。據楊伯舜上校說，二年來，靠這種正象的力量他們差不多擊潰了敵五十六師團之飯田旅團。

這一支游擊隊經常用堅強的戰鬥打擊日本人，因此，敵人恨透了，每個月常常用八九千人的大縱隊「對付」他們，但他們並沒有被消滅，相反的他們的隊伍一天天跟着頑強戰鬥的成長而壯大了，今天，他的隊伍已經從×百人變成了×千人的隊伍。

經過許多激烈戰鬥以後，他們的隊員約有若干傷亡的，他們支隊中，感到最困難的，就是這些由於戰鬥傷亡要求前醫藥問題。過去，他們受傷了，只能用中國古代草藥救拾方式去解決，每一個傷病隊員未來的戰鬥希望，這種情形，有令人不能想像的

困苦！

一切困難都沒有怎樣的阻擾他們。楊伯舜上校的參謀汪青華同志告訴我，在滇西國軍反攻以前，敵人在這幾年在八莫騰衝龍陵之間最感到痛苦的就是這些游擊隊！他說他曾經親身看到這種情形，提起游擊隊，日本人會立刻咬齒蹬足漫罵！……汪青華就是被日本人俘虜以後盜取重要地圖和文件而回到隊伍來的一位游擊隊青年的反間黨員——我們國家敢死的無名英雄。

這一支游擊隊，是擁有相當成功的游擊隊戰鬥隊伍。關於游擊戰鬥的英雄故事是述說不來的，他們每一個隊員，差不多都被戰鬥塗滿了艱苦的戰爭的色彩。今天，他們又進入八莫戰場去了。

## 五、到中國去的路上

沿八莫公路轉到另一支北向的公路，這便是去中國的一條大路。在進入八莫戰場的第四天，唐守治少將陪我去參觀他的部隊，沿着這條路，我們乘着吉甫前進，那天正是

下午，天陰着，沿途唐少將正在整頓的另一支強大的部隊在熱烈的的舉行實彈射擊，槍聲和砲聲混打得一團，唐少將帶着我逐一參觀，對於每一個步兵射擊的偏差和姿勢，唐少將都切切實實的給他們修正。我看到他們的射擊成績，差不多都很精確。這種駐印軍每一個人的進步，真使人有說不出來的高興！

沿着這段公路，約末行進六十公里，便告別平原接近野人山麓的瓦宋，以前中國和北緬甸通商的要鎮。

前幾天，孫立人中將的一支機動部隊已配合一小隊美軍打這裏爬上野人山經過七日夜的強行軍與國軍霍揆章中將的部隊會師，如今這條路跟着會師的成功而貫通了。

據會師回來的軍官報告，自瓦宋出發爬山，只要一週便可抵達騰衝，這中間的距離約為六十英里。瓦宋至密芝那公路為二十英里。這一段公路是暢通的。照這種距離數字的情形看，我們到中國去已經最遠只有八十英里了。現在中印公路已經決定沿這一線通往中國，屬於中印公路中國段的中國工程師已於會師前後到達密芝那，美國工程師亦已於隨軍會師中測量完畢，而且他們前天又聯合重行進入這一段山上去了，這最後一段中

公路，不久就會跟着他們前進向雲南伸延。

這段去到中國的路是這樣近了，眼看着中印公路就要從這裏走過去，一年來中國軍尉印軍用血汗所灌溉的事業，看着就要完成了。不過，這一段短距離路的工作是相當艱鉅的。據會師測量員的報告，瓦宋以後，山地每日逐漸高陞，其一般高處，平均約為超出平地八千呎以上的突入雪層的山峯，山徑極端險要，雲霧有時會使你「浸沒視徑」！這一帶缺少給養，山間雖有擺夷，卡欽等土人，然多藏居深野，困難極多！

自從騰衝克復以後，唐守治少將的部隊早已進抵八莫附近的××，中國游擊隊亦已沿洗馬，×××等處與唐部取得連絡，克復騰衝的國軍亦已沿騰衝通八莫大道直通八莫。早已完成了對於八莫的弧形包圍攻勢。原來敵人可能自××截斷這一段中印公路，最後里程的交通阻險和壓迫，已經完全解除，現在，中印公路已經初步安全的通到中國。

站在這最後中印公路的途中！去到中國的路上，使我幻想到許多繁盛的未來！

## 八莫之戰

### 暴風雨的前夜

在鐵路走廊前線時，聽說八莫有激戰的傳說，我匆匆的坐了直達車連夜趕到伊洛瓦底江畔某地時，孫立人軍長正沈靜的研究大地圖，我問他八莫的情形。

「快了，目前在太平江岸對峙着。」

第二天黎明，警報把我們吵醒。那時將下去的月亮和星星，正在江面上閃爍着慘淡的光。江水黑沈沈的，山林裏響着嗖嗖的風，令人感覺緬北的季節在變動。高射砲，機槍在黎明昏暗的天空中交射着火花。孫將軍安靜的說：

「太平江兩岸不時有大砲互轟，今天我們可以去前線走走。」

上午天晴，孫將軍，史說將軍，張炳言上校，我們一同起飛。

我們的小飛機擦着山巒，樹梢，急急的向南飛。這一帶是我們攻八莫的弟兄們，在

十月十五日後就以急行軍的步伐走過的，其間雖有平地，但河流，山巒，樹林交叉地處有許多可以利用的防禦地形，可是敵人除了搜兵與我軍小接觸外，却是一直逃跑下去。現在這裏更顯得沉寂了。

我們在上空看到了莫洛河，這曲折的河流構成了一個狹谷，跟着寬大的太平江便進入我們眼前閃爍。我這是第二次到太平江的上空了，我仔細的看着這一帶的地形。

太平江源出雲南騰衝附近的山中，曲折南下，衝出高黎貢山，尖高山，在緬甸邊境上，遇到了北上的南太白江(Nantai River)，合股北流，至苗提又曲折南下，在八莫附近注入南下的伊洛瓦底江。所以太平江便天然的形成了八莫外圍的三角障地。三角的北尖端隔江是苗提，苗提後面的山林谷地中隱隱約約的蜿蜒着密芝那到八莫的公路。這條公路一遇河溪便分成二條，撲向西南角的八莫。二條西沿南下的太平江，一條東沿北上的南太白江。三角地帶西紮外圍有莫洛河與伊洛瓦底江和附近的山巒，東紮在南太白江的外圍附近有三千呎以上羣山，稍遠山高達六千呎以上。南紮外圍已有羣山和八莫到苗提形成的公路。三角地帶中却是一個平坦的地形，其中雖有樹林，但連遠望也不如緬北野

人山一帶的叢密。目前敵人便在這三角地帶中等死。

我們在深草中間的小機場上下了機，那都是高可沒人的草地，在上面看不到人影，可是一下機，我們荷槍的弟兄們便從草中鑽出來，樹林的拐角處走出了李鴻，唐守治，葛南杉將軍，這些久戰胡康，孟拱河谷的勇將。現在他們帶着長勝的經驗，又來此地了。大家一起鑽入離第一線五六哩的林中，龍田鈞上校帶着一大堆圖表在等着。

「今天，有動靜嗎？」我悄悄的問。

「沒有，前幾天我們在江上打沉了一隻船。」

「砲呢？」

「這些天常常互擊，今天還沒響哩！」

將軍們細心的討論着。在地圖上這裏那邊的畫來畫去。我悄悄走出樹林，想到江邊逛逛，老戴告訴我：

「沒有麼！不打沒看的槍。敵人很少出頭露面，前天三個傢伙才爬出來，一槍便給

「我們放倒了三個。」

這一帶雖有叢林雜草，可是比野人山一帶不同了。在野人山的林草中是上下看不見天地的陰暗，在此地的樹林中草地上我們還能披着零碎的陽光，從樹枝中我們可看到太平江，太平江在此一帶河壩，從一百多呎到四百多呎，深綠的顏色，顯得有些寒冷。江對岸的藏人在林草的縱深工事隱約出現着。

我們的身傍叢林雜草中不時轉出荷槍的弟兄們。他們有的聚精會神的凝視着前方，有的安然無事的走來走去。在戰場上，他們滿不在乎的，洗衣服，曬衣服。有的見了面，彼此伸出手來，問對方有沒有香烟，大都是彼此搖了搖頭又走開。他們很少大聲說笑的，除了天空中我們飛機的沉重聲外，只有昆蟲的叫聲，深草行路的沙沙聲，在暴風雨前夜的洗寂中點綴肅靜。有幾個悄悄的問我可帶有國內的報紙？我慚愧的搖了搖頭。

「他們在那邊到底作些什麼？」我懷疑的問自己。

這個疑問讓趙團的六個弟兄給我解答了一部份：

「一日夜，段伸權、谷詳進，王大富，陳德，廖林銀，鄧善清帶了敵人工事堅強不准開槍的命令，偷偷的游過江去偵察。」

夜八時，這六位英雄便爬在江邊上了。那時正是滿天星斗，月亮也開始從雲中向外擠着看熱鬧。過江是不容易的，於是這六位英雄以綠色油布裹了身體和步槍，頂着綠銅盔，輕輕開始踏水。

江水又深又急又冷，他們又不能大活動，順着水勢漂，漂漂！這渡江的功夫整整用了三小時。偷渡後，大家又偷偷摸摸的湊在一起。他們先擠在破壞的橋頭下，慢慢的分二組，爬入敵人陣地。縱長的陣地中，第一道是鐵絲網。他們遠遠的看到一個哨兵，便匍匐着拐了彎，繞到樹後破壞了第一道鐵絲網。可是樹林中有敵的鹿帶工事，附近敵人又在收播音，敵人扯着嗓子唱着音樂唱歌。他們好容易找一個安靜的地方破壞了鹿帶，摸進去。一個才到三個月的弟兄，便作了急先鋒。他偷偷爬到敵人陣地口。便聽見了敵人在打鼾聲。他提着心輕輕的走進去，迎頭便在月光下出現了一個電話機子，他這才來的一老百姓，不知電話如何拆卸，沒辦法，通順手拿了一條毛巾，在桌上拿了一筒魚罐頭，一包日本烟。他想一槍結果了這貪睡的小鬼，又怕驚動了他人。

三個弟兄先過了河，那三個念念不忘前幾天打洗的小船，想免了這次在冷水裏渡派

，可是在下流找到小船時，船裝滿了水，敵人的死屍還沒卸下，他們正埋怨沒運氣，突的敵人開了砲，江水被打的四處亂飛，可是我們久候的迫擊砲不久便壓倒他們的火力，於是他們全部安全的回來。

「對江工事相當強固，可是敵人與亞牌的香烟，盒包雖不如美國貨，味道也還湊合。」

這神勇的故事在這裏震盪着。這地方無疑的將有一場大戰，可是今日這雨夜的沈寂令我感到一些煩悶。

我轉回法，將校們仍沈靜的討論着，每個人的面孔上都浮着一層笑容，我問他們今天爲什麼不打砲？

「快了……滇緬路也吧，全緬甸的敵軍也吧，我們已給這些傢伙們準備好苦頭。至於這一帶的敵人，總算有眼光，找了這個山明水秀的墳墓！」

大家笑了。

## 苗提之行

當陳鳴人圍迂迴到新倫卡巴 (Sin-kun-yaba) 時，李鴻將軍也帶着王東離圍迂迴過去，新倫卡巴附近地勢高險，中國稱作鐵壁關。他們想從那裏直撲莫茂克。於是太平江正面只剩下趙狄圍了。從十月二十九佔領苗提，已相持一週了。

趙狄團長在這時候特別焦急，他們先派人偵察了四個渡河點。南太白江合流一帶，苗提正面馬子賓 (Ma-ud-in) 和卡利 (Kah-ri)，但是選來選去，南太白江一帶河流雖窄，但地勢險要，所以首先被放棄。七日晚我們派了三個人，在馬子賓偷渡了一次，敵人一陣砲，我們一陣砲，於是這一帶的江面又暫時沉寂起來。

相持的局面實在悶人，於是決定從苗提正面強渡。八日晚第一次偷渡摸營的六位弟兄又接到了命令。我實在願意向國人再介紹這六位士兵的名字：曾詳進，周大當，陳德，廖林銀，段仲權，鄧善清，因為他們是太平江的鑰匙。他們是強渡太平江的功勞簿上

就第一頁，他們又在巴百多吠的寒冷江水中渡過，又偷偷的撲入敵陣。這一次敵人雖有戒備，但已不如第一次的森嚴，他們也沒再拿毛巾，香煙，魚鱗頭，急急的打了信號，當夜便有兩排人游過去，這一羣水雞迅速的佔領了左翼807號高地。敵人正想反撲這裏，右翼(Tai-Chaur)又被一連水雞攻佔，於是這三角陣地的尖端便給第一營切去。第二營急急跟來，直撲馬子賓。敵人還想在這裏拚一下。正面抵抗第二營的時候，我砲兵連營營連已開到隔江對岸卡巴尼(Kabani)，一頓山砲，迫砲，馬子賓又給我們攻佔。第三營乾鹿從馬子賓附近過河南下，直取卡利，至此這個三角陣地已被我軍切去了一半。

我第二次趕到太平江前線時，苗提已成了前線的後方了。我在某地會見趙狄上校時，提到這次強渡的情形，他搖頭搔耳的笑着說：「這個太平江可有點不太平，爲這次渡河好傷腦筋……不過現在終於太平了。」

我第二次到大利時，正趕上倪應中吳濟兩課長要去苗提，唐守治將軍撥了一匹馬給我，於是我們一起出發。我那匹馬是個高大的紅棕馬，看慣了小川馬，對這大馬一騎上去就有點怕。在路上又過了趕赴前線的砲兵，我夾在裏面緩緩而走，不知什麼時候馬出

了隊，以快步跑起來，我一驚便想勒住，可是這一勒，大馬竟飛奔起來，我愈勒它愈跑的快。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伏在鞍上聽馬由命，幸好前面有一條小河溝，它狂怒的轉了幾下圈子才停下來，砲兵隊的長官以爲我故意跑馬，大不高興，經我說明了「苦衷」，他們便把我的馬放在隊後逼着。

太平江隔岸的砲隆隆的響，到高地時可見到砲聲起處的鑽天煙土。當天聽說苗提過江九呷處，雙方正激戰。這一帶敵人還不時有散兵出現。中午的時候，我們趕到苗提。

唐師陳團已開到這裏，我們先去團部，正赶上他們吃午飯，那頓午飯確實豐富，有居此土人勞軍送的一隻雞子，太平江裏的兩尾鮮魚，和幾塊臭豆腐。這都是我很久沒吃過的東西了，臭豆腐更是出國以來第一次吃到。這一帶的土人多爲雜夷，由於臭豆腐更證明了他們受漢化的程度很深。

飯後我們去苗提巡禮。苗提爲一高地，可俯視整個的太平江內的三角地帶。敵人在此處處築有工事，原初，敵人在苗提北被擊潰後，我軍連夜飛速推進到這裏，敵人慌忙逃過江去，街上的房子經我們空軍幾次轟炸，都已被碎了。村東有一個廟宇，建築很宏

大，大佛像有的是青銅，有的是白玉，其中只有一水泥製的，裏外白色，今天仍壯麗完整的在瓦礫中矗立着。裏面有幾尊大佛像，其中屋角，有一個死屍的臥像，上面有幾個刀子插着，旁邊睡着吃屍的鴉蛇，大概這是一個貴族的遇害後的祭祀。也許正似爲這個雕屍，才讓佛像也住起水泥廟來而逃避了這次浩劫。其餘的幾個大殿都破碎不堪，大塔也受了傷。

廟中有下坡走廊可到江邊。沿江走到村西，那是土人的居住區，現在仍剩幾家未走。他們是擺夷族，多自稱爲雲南人。有些可說流利的中國話，房屋院落建築都和內地一樣。南北京西房圍成一個小院落，附近都有井，這是孟拱胡康河谷的擺夷村落所無有的。男人穿褲，女人擺夷裝，牙齒多裝檳榔，石炭嚼黑，女人裹頭黑爲美。他們說我聽來可很高興，一律叫我們大官，並一再重複他們是雲南人，和日本兵虐待他們的經過，而對國軍的「秋毫無犯」非常稱道。

黃昏時，倪吳他們回去了。我因爲第二天要趕赴前線，又拍再騎馬，沒空與住在這裏。第二天老倪也要到前線去，我的行李他們用馬運來。

我一個人，在江邊樹草中遠眺對岸，那時候正是雙方砲戰最烈的時候，隆隆的響個不停。江水急急的流。深綠的水面上跳動着落日的影子，小橡皮船從兩岸划來划去，樹草裏不時鑽出我們哨兵。隆起在八莫後面的小山巒，切斷着晚霞，暮色蒼茫的黃昏，除了八莫近郊的砲火煙土，一切都給薄薄的烟霧淹沒了。

突的，團部門口來了一羣帶武器的土人，陳團長說這是我們的諜報隊，因為附近發現一班日本兵帶着三挺機槍活動，要他們去活捉。

晚上因為我的行李一件也沒有，他們也在行軍時候沒有多餘的氈子，臨時找了一個破行軍床，一個降落傘，一條毛氈，放在陳團長的房子裏，這房子是一個破屋子，裏邊一間擠滿了翻譯官書記軍需，靠門處便是我們了。兩個電話機不停的響，夜上在燈下他們正為明天出發時的給養傷腦筋，一個年紀很輕很漂亮的翻譯官和美國聯絡官交涉着。美聯給官搔首撓耳的拿起電話半清不楚要「師」部「聯」絡「官」好容易這事解決了。

夜深了，我合衣鑽到床上。大家熄了燈，都悄悄的入睡，沈寂的晚上砲聲更響。有時像很近的轟的，地微微一動，這情形大概是敵人向我們這邊的發射後爆炸，我們在床

上很久才把這聲響聽慣了。連信入腔，不時又是哨兵大聲喊口令，和拉槍的聲音，我老記着一班日兵三挺機槍的事，口令發出，我用心的聽着下文，不知什麼時候睡着了，可是半夜裏門口又嘈雜起來，一個人急急的來打門。

「給套運來了，放在哪裏？」

清晨，電話不斷的響，我們大聲答應，對方仍未聽見似的。陳團長發怒了，拿起另一個耳機，原來那個電話壞了，經過這一陣吵鬧大家都醒了。黎明，正是拂曉攻擊的時候，雙方砲戰特別激烈，有幾個像在我們附近爆炸，狗也狂吠起來，那些老戰士，判斷這是臨河附近路上的地雷，並一再叮囑我在路上小心，千萬不要靠邊走。

天亮了，老倪打電話來，說他接到了新命令，不能同我去前線玩了；又大聲告我：「離八莫遠有二哩了，快去。沒行李沒關係，反正只是幾天的事。」於是我由三個弟兄陪着趕赴前線。

到前線去

我在苗提特別找了一匹中國小白馬，那匹孫立人將軍的坐騎，它曾追隨孫將軍參加了第一次緬甸之戰，後來也隨軍爬過曼尼坡來至印度。經過無數的勞累，和牠十六歲的年紀，過去幾匹飛快的小走馬，現在却有病似的走不快了。我因為前天大洋馬嚇了我一次，這次便特別選上了這匹老小馬，覺得跌下來受傷的輕些。

到了江邊，砲兵隊也正過江，江上只有小橡皮船。太平江在此處約有四百多呎寬，水流很急。幾匹大洋馬止被人牽着游水過江，它們挺着頸子，翹着尾巴，在急流裏掙扎，水一直沖下去，它們不住的打盤旋，有幾匹掙脫了繮又游了回來。

這時已是上午十時了，據說我們離前線還有九哩，路上的地雷，敵人的伏兵，更令我焦急的想在黃昏前趕到我軍陣地，因此我担心着這匹老小馬是否能游過江。陪着我的弟兄蒲正國脫了衣服，把小馬拉下水，我的心一直爲馬過江的情形跳着，可是小馬一到江中，竟筆直的衝過去，岸上的人不時爲它喝采，我更高興，匆忙的坐了橡皮船過去。

一過江便是頂高的一片蘆草，我因爲趕赴太平江下游前線，所以除了那三位武裝的弟兄再也沒有伴了。而他們也是不識路，所以大家竟在江邊深草裏轉了一個鐘頭。我們

四人一直等地雷伏兵恐怖着，幸好遇見了一個土人，他們願帶我們走到大路上。

此時已是正午了，而是蘆草上仍掛着水珠，路更狹小，我們通過時，滿身都給淋濕了。一路上我們八隻眼，不停的在草中搜索和疑視地下有無地雷，小心翼翼的到了台港，這是擺夷人的村落，屋院的樣式和內地一樣，居民們都留在村中（我們一過，狗子們四處跑出來，土人們也高興的拿出水來，有幾個能講中國話，但無染黑牙的習慣。由於他們面孔、服裝、言語、屋院，至少這是中國的血統，再加上「台莊」這個莊名，我相信也許仍是自中國遷來。

我們匆匆穿過莊子，便看到了大一點的路，太平江便在路側向南流，此一帶有一大片平原，田野裏稻子黃金似的閃爍，稻田裏也彎曲着割稻人的影子。過了臘朋（Nanyang）公路更顯得寬大，每隔五十米處有敵人破壞的溝渠，兩旁顯露着工事。小馬王上下下的也累了似的，站在路邊吃草，這時已是兩點多了，我們大家也想起都沒吃飯。連水瓶也沒帶着，索興停下來，一個投給養的飛機低低飛過，二百碼後的深草裏突然連響，三四聲敵人的三八步槍聲，大家一驚，都持起槍來。我是赤手空拳的抓在要跑的小

馬，飛機過後，槍也停了，我們想大概是打飛機，並沒發現我們，上馬急急的前走。

「後面有人穿過去了。」

我們放了幾聲衝鋒槍，路上可沈寂起來，我們且走且談着，這次與我們作戰的是敵第二師團，由於十八師團的被整個打垮了，第二師團也吃到苦頭，所以現在他們都變成胆小鬼。在胡康流域初期戰爭時，敵人在這裏早衝出來了，現在都沒有胆子。正興高彩烈時，前面拐角處突的一個人影。

我慌亂的跳下馬，大家持着槍，前面人也在草中站下了。

「那個部隊的？」

是中國人！我們說明了來意，大家彼此笑着走近了。從他口中知道前線昨晚和今晨又推進了幾哩。團部已在十五哩處，距八莫僅三哩不到了。看樣子我們是非快趕上不可，不然天黑時找不到，今夜便不堪設想了。我在馬上跑一陣，又怕小馬累倒，便下來牽馬走一陣。到了曼耶（Man-ye），又遇了居民，他們自稱為泰。雖然泰，揮，擺是一個血統，可是幾哩外面自稱不同，大概也許是另一枝。一個很健康美的村姑給了我們一

種飲水，我們匆匆的喝了。我也無心顧及他們這個種族問題，又急急趕路。

到了馬子賓，那是我們渡河和砲擊的地方，村子裏村屋均已破碎，死屍腥臭的很，大蒼蠅嗡嗡的飛，幾隻野狗在瓦礫中抓翻，我們掩鼻匆匆而過。

時間已近四時，我們在沿途上仍未撞到國軍的影子，前面砲聲又怒吼起來，小馬也走不動似的，我們牽着他急行，前面一個人影迎面在深草隙中走來，一個光頭才一探，便急急縮下去跑了，一定是日本敗兵，不然不會沒帽子，我們大家埋怨低頭走在最前面的那獍弟兄，不然不是順手捉了一個俘虜嗎？可是太陽愈來愈低，我們爲了趕路，遺憾的前走。直到卡利才遇到了中國部隊，他們說步兵團部今日已離開這一線，到八莫近郊了。此地走去還得十多哩，而且是小路，好在砲兵陣地在這裏。

我們又走了二三哩才在毛平（Mo Pain）找到砲兵陣地，雙方砲戰雖然，可是一逼到國軍，大家便放了心。五時過，我們找到指揮所，會見了史玉璽上校。

在深草樹叢裏，支起了幾個降落傘，旁邊便是工事坑，中指揮官告訴我：附近便是我砲兵陣地，二千多碼外便是敵陣，他們的砲火不如我們將多，不過二時常落在周圍，步

兵主力已繞路插到八莫近郊了。他們走的是小路，四周有敵兵陣地我不必趕去，在他這裏等入八莫吧。吃了晚飯，戒了我們那天的第一餐，幸運的又趕上了太平江裏的魚，吃着特別鮮嫩。我因為一件行李也沒有，他們把四個大餅干桶湊了一個床，舖了一層乾草，找了兩條毯子，我騎了一匹馬實在累了，躺在乾草床上覺得比鋼絲床上還舒服。

砲又漸漸洗寂下來，電話突然響了，史士校報告了李師長的情況後提到我來了，我接過電話。

「你怎樣跑到那麼前面去了？」

「看熱鬧！」我們都笑了。我問他到那裏去可先進入莫，他說依目前情況，八莫城外，的趙團部隊已有一部快進市區了，不過師部安全些。我告訴他我願到城外團部去，他一再叮囑我小心。

九點多鐘時，我們發了兩砲，史士校告訴我那聲音是追砲，話還未完，敵人的山砲向我們轟過來了，附近的樹子被破片打得吱吱的響。史士校要我不要慌，他拿起電話：「還他幾十發」，北方口音把發唸個特別輕，我不禁笑了，我們的四周響着砲，不

久砲沈寂了。電話上報告剛才的情形：

「我們先發了兩發迫砲，小鬼以爲我們山砲走了，四十發山砲打過來，禱落四周無損失。我還了他們八十發山砲，現在老實了。」

這簡直是開玩笑似的。砲聲一靜，機槍、步槍的聲音更響，他又告訴我那是我們的槍聲，那是敵人的槍聲，前面敵沿一條小水溝守着，現在我們大概是攻擊。

「我因爲太累了，一夜睡的很甜蜜。第二天五時半他們把我叫醒，要我趁早趕到八莫近郊我軍陣地去。」

天還未大亮，樹中烟霧特別濃，霧水像下雨似的在林草中滴滴答答着。他們給我換了一匹高大馬，派了兩個弟兄出發。

這是一條小路，我們部隊昨天才通過，四周都有敵人和我們相持交戰，所以這條路不能走錯，不然誤入敵敵陣，可有點麻煩。

砲聲四面響着，我很自信的斷定是我們的山砲，路上又遇到了幾個人拉着一個土人帶路。

我昨日是沿太平江下游三角陣地的西竄走。今天我要橫跨三角陣地帶。路因為是新開的，顯得格外狹窄，沿途雜草高竹攔着路，我一面抵着頭，一面用一隻手久掩着臉。不久這隻手便給竹葉子割了一個口子。

這匹馬雖供高大，還算馴服，不過不時高聲嘶鳴，每逢它一叫，我的同伴便狠狠的打它，他們說此地四周都是敵陣，被他們聽見了，難免一頓砲，並述說在胡康河谷作戰時，因為馬在前而叫，一個副營長讓砲打死了。經他這一說，我更不安了，對大馬是連動也不敢動，任它走去。那個土人居然把我們引向砲聲處，我心中覺得不對，突的前面沒路了，大家馬上把土大抓住，我慌忙的跳下馬，幸好遇到了一個油頭人，又把我們帶出來。馬不時的叫，大家狠命的埋怨着我不該騎這匹馬來，可是勢已至此，只好撞運氣。在深草裏不時鑽出國軍來，最初總是大家彼此持槍不動，然後笑着彼此叮囑小心而分手，這匹大馬因為上下不易，我也不想騎了，索興牽着走。

遇到弟兄們不時告訴我們前線又進進的情形，幾乎每小時都有進展，我們走到一個砲聲最近的地方，都停下來，想判斷是敵是我。我揮了一把草喂馬，希望它不要再叫，

突的因週雜草震動，草中露出八枝槍桿，大家爬在地上持起槍，狠命的監視着，草中的人先看清了我們。

「誰？」

我們告訴了他們，知道前面三百碼處是我們的砲兵陣地，再前一百碼是我們的團部，再前二百碼是公路，敵人正在公路上頑抗。二千碼外是八莫市。

我們走到砲兵陣地時，天已近中午，正趕上他們向八莫放了飯砲。這門大山砲在深草中矗立着，一個人站在高坡上伸着左臂喊：

「向右五十米……」

好震耳的一響，馬急急的一跳，趕快狠命拉住。他們幾個人正談話，我又不能單獨走，只好等。

砲太震耳了，我想護住耳朵，可是馬跳個不停，雙手抽不出空，只好看着他們一發的時候，便張開嘴。免得震耳膜。

又在雜草樹林裏鑽了三百碼，才找到了團部。他們今日在上午便有一營人挺進至八

莫東南城角市區，目前正在展開攻城戰

## 攻城

我一到團部，趙狄上校便翻開大地圖給我講目前的情勢。

他們正面搶渡太平江後，直推進至太平江下游毛平一線，敵人據小河溝死守，他們一氣便插到這裏。前面二千碼外是八莫市，南邊二百多碼是莫茂克到八莫的柏油路，路上還有敵人守着，後面是莫茂克，目前正激戰。北面毛平以南的敵人還沒肅清。當然，這個突擊相當冒險。

「敵人想再來到密芝那，與我們拖長時間，可是誰還高興和他們那麼打……」  
電話響了，他凝神的聽着，外面槍砲響的很厲害，他用耳機用力按住耳朵，又用左手把左耳掩住。他笑着回過頭來

「好，先穩住陣地……」說完了，他走來告訴我：

「我們是十月十五日自密芝那出發，八日渡過太平江，今天是十一月十五日正好一

個月……」他看了一下手錶：「上午十時孫藍民切斷了八莫南下的公路，十一時原道一營衝進了八莫東南角。」

「哧！哧……」他們把我一拉，反身鑽入掩避部，附近轟然一聲，我們的洞子一搖，泥土紛紛下落。他們告訴我方才是敵人的大砲。

跟着我們後面的砲兵陣地怒吼起來，隆隆，隆隆……的把洞子震的更厲害。我們的砲不久便把他們壓下去了。

北面有我們抵住，南邊公路上我們正進攻，只有後面六七哩處的莫茂克外圍敵人還有相當多的人死拚。這是我們的後患。下午李師長來了電話，告訴說王東籬圍在莫茂克外圍正殲滅日軍，已發現日屍三十多具。我軍自進攻八莫以來，莫茂克的外圍戰是最重要的關鍵，現在我們已把他們圍住，將徹底的殲滅。

黃昏時敵人又是一陣砲：經了幾次演習，我也能鶴子翻身似的入掩避部躲碎片了。一頓晚飯，我們竟鑽了兩次。

「他媽的居心搗亂！」

趙團長拿起電話：「蘇營長……好好打他們一頓……你們正預備放……好極了，多送幾十發。」

整個的黃昏都在大砲聲中過去了。

我才到的時候，有幾個弟兄押兩個日俘去師部，順便在李鴻將軍處借兩條毛毯，可是天晚了他們還沒來，直等到九點多，對方來了電話說不回來了，於是郭大志，楊毓美兩指導員給我找了四個降落傘，晚上因為敵人大砲不時發射，大家都抱着毯子入掩護部，而我這降落傘抱着跑來跑去不方便，討論結果，乾脆睡在掩護部。

我細細觀察我這小房子，半圓的一個工事溝中挖了一個土床，頂上架了一層木頭，上面的泥土把混在裏面的樹葉子也壓出在本縫中，所以我的屋頂上便顯示着幾個大綠葉字。一隻小馬燈在這小地方顯得很亮，我知道這便是最安全的地方了，索興拿出英文本的「安娜卡列尼娜」來讀。

外面雙方砲火把洞子推的搖來搖去，機關步槍聲好像在我們身旁響。我對國軍有無限的信心，不久就在兩個降落傘的毯子上兩個降落傘的被子下入睡了。

晚上他倒又睡下幾次。反正是敵人開砲，那四個穿著傘給我睡時又濕又軟，我索性把傘上的繩子築成枕頭，又脫了我的布里克墊上，這還是我到前線後第一次少穿了件衣服的大睡。

黎明，機槍步槍響的特別熱鬧，中間夾雜着隆隆的車聲。幾個人又入了掩蔽部。

「敵人坦克車衝到我們前面二百碼處。」

趙狄團長楊振漢副團長在外面指揮着。

「火箭砲！火箭砲！」

一小時後天大亮了，聲音又沉寂下來。

「四輛坦克出來衝鋒，我們以火箭打了他們一陣又退回城去了。」

上午陸續的聽說一些小故事：我們兩個弟兄在坦克旁邊三碼多遠對準了給了它們一火箭，馬上一個車子毀了。另一個車子跳下兩個人來也被打死了。中午時把打毀的坦克上的零件拿來，那打死的兩個日本兵有一個是中士，還留有仁丹鬍子。

在東北的楊夏中營來了電話，說昨夜敵人猛烈的進攻已被擊退，我軍正挺進。王東

雖上校說今天又得了死屍六十二具外加重機槍二挺，輕機槍八挺，現正前進肅清莫茂克到八莫公路上的殘敵，陳鳴人團長徹底的切斷了八莫南下的大路，讓八莫敵人成了網中魚。四面八方都是好消息。

中午敵人照例的又來了一陣砲，我們砲兵也打了一陣，跟着蘇醒營長來電話，說砲彈快完了。

孫三遠李桂軍翻譯官馬上給美聯絡官講了，聯絡官慌忙的打電話，不久前面又來了電話，說重機槍彈也不充足，翻譯官聯絡官又是一陣忙碌。

不過三四小時，大批的彈藥來了。瞬間已是下午了。趙上校又打電話給蘇營長。

「好好打他們一頓，打他們個屁滾尿流……晚上來此吃晚飯有鷄湯。」

晚飯時，我們的大砲掩護着我們平靜而快樂的吃着。一隻雞分了三桌，聯絡官那桌吃的最快，一個人放了一個屁。

「我們的聯絡官是屁王，每天小砲總得來幾發，」孫翻譯官解釋他生理上有毛病。砲彈呼嘯着越頂面過，我們這番談笑簡直是一切都忘了似的，盡情歡樂。

晚飯後又押來了一個日本俘虜，是槍死屍時被俘的，牽到我們面前時，他先用手作揖，跟着就跪下來，歪着頭用眼睛瞧着我們是否有殺他的意思。我們先給了他餅乾，他很快地吃了，我們沒有一個人懂日文，用中國生問了他幾個問題，他僅回答了姓名，安根性，年歲：十六，大概又是一個什麼「少年兵」。他的日記本上的日文我們都不認得，不過有兩張鉛筆速寫的確不壞，會說單字的英語，他指了指他那焦黃的臉以英文說「擺子」，我們給了他二粒奎寧，並且自己先吃了一顆，他很快的嚥下去。又給他手上倒了一些防蚊油，他意滿嘴滿臉的擦起來，跟着又是作揖下跪。趙上校一再叮囑弟兄好生照顧他。

大家又照樣睡了一夜。

十七日我們二百碼處的敵兵已被肅清。大家在白天算聽不到步槍聲了。

上午電話響了，趙團長接過去開首便是：「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他說完了笑着回過頭來：

「孫軍長在此附近，方才說『你辛苦了』……」

王東鑾回家電說莫茂克一個也沒跑出去，完全要殲滅，不過我們陣亡了一個排長，

王步雲連長也負了傷。陳鳴人團長也來保險說不讓八莫敵人滲網一節。李鴻將軍時時來電話詢問。

記者和蔣育杉將軍龍國鈞上校是老相識，抽空大家在電話裏彼此問候說笑，他們知道我沒有帶行李，勸我再忍幾天，八莫有的是洋房子和日本軍毯。

我們等了一天坦克車，結果它不敢再出來。坦克車竟怕起步兵來。我們的步兵也想用火箭捉幾個玩玩。由於坦克車沒出來，我們還遺憾着昨天沒全數捉住他們，值得「仰天長嘯」才是。

下午楊振漢副團長摸到八莫城邊上去，他回來說前面的美聯給官病了，還不好意思下來。我們的砲兵觀測員已站在八莫市裏了，一個日兵扛了一根大木頭出來作工事，別人讓他趕快通知發砲，他竟搖頭說：

「只一隻，沒啥道理。」

黃昏的時候，我們捉到了一個緬甸人，他是參加給城內日軍作工事的，聽說，日本在柏油路下面挖過了準備死在那裏。敵兵約千餘名，砲約幾千門，戰車有十多輛，市中

的大鼓樓下常常有汽車，江邊也停着船。

空軍聯絡官很細心的聽着，默默的記下來。

照例的雙方又是一陣砲戰。電話在砲聲中湊熱鬧，趙團長拿起電話來仔細的聽。

「穩一點，到了城裏多用手榴彈往工事裏面摔……」

我們完全佔領了市郊南機場，孫蔚民營長俘獲了兩架打壞的飛機，現在正沿江邊向城市衝，楊副團長的電話幾乎同時叫着：

「到了城中十字路口，你是往左？往右？……」

我們的夏中營又佔了城東機場。也逼近了市區。聯絡官急急的要去，看機場還能用不能用。

突的蘇營長報告了一個消息：

「方才敵人的砲彈有辣椒似的怪味……」

我們大家一致說。在此地敵人不敢用毒氣的！大概是搗鬼。趙團長拿起電話，告訴在巷戰的弟兄。

「想法引誘他們大批出來反撲，殲滅，一個也別放過，儘可能捉活的。」

只要敵人肯離開工事，出來反撲，八莫便下的快些了。一夜我們大家急盼着熱鬧的槍聲。城中的砲兵觀測員，不時報告城內的活動，砲兵在三十米左右五十米的轟着。夜裏砲火很兇，有幾個像大炸彈似的在附近爆炸。我們衝入東南城角的原營不時來電話報告推進情形。

「巷戰時小心，柏油路旁邊的工事用手榴彈往裏面擲！」

李鴻師長在晚上告訴了王團彭克立營在莫茂克外圍殲滅了敵人。

電話中又知道了孫營長佔了飛機場，衝至江邊，現在已開始沿江北上攻入市區了。東北楊團佔東部飛機場後，已縮聚了東北包圍圈，逼近市區。八莫是四面受了重重包圍了。

第二天黎明便接到了王團已攻至近郊的消息。包圍圈又多了一層。天一亮，霧一散，我們的大隊飛機來了，隆隆的好生悅耳。地震似的爆炸了一會，樹隙裏看到八莫冲天升起了幾處火頭，砲火也開始在城中不停的打砲。趙狄團長捲起行李，要到城內角上去住。

「我們已三面進城了，飛機又炸毀了他們西面的江上的船」。他向我們笑了笑：「這一回，一個也不讓他們跑出去。」

### 插曲

八莫市區長約六哩，寬約八哩餘，現經我軍緊縮結果，敵在長約九十英尺，寬約八千英尺的地方死守。八莫市區之公路。北有來自苗堤沿江南下者，南有到南坎之公路。東西大幹線爲莫茂克到市中心的柏油路。圍繞市中心的有一圈公路，第一圈距江邊約一千呎，第二圈約三千五百呎，第三圈約八千多呎，現北面我軍已接近第三圈，東面我軍沿全面推進，南面我軍已到達莫茂克通市心的柏油路前段。敵人把第三圈外面的深草均用坦克碾平，形成開闊地，阻礙我軍進攻。而圈內樹茂，草高，池沼縱橫，亦利守難攻。

(275)

敵自稱在八莫已準備到明年二月的彈藥糧食，各據點均單獨作戰，準備把工事當作坟墓。

敵人記得密芝那騰衝的死守的價值，想再來一次「甜頭」！可是偏偏撞上不會打那麼久的三十八師。

八莫之敵已成囊中物，我們將用巧妙的方法，免掉傷亡而將敵殲滅。反正在戰略上八莫已無用了，我大軍目前早已南下繼續攻擊下一個目標了。

莫茂克是一個極成功的殲滅戰。我們陳團先向敵虛幌一招，便南下切斷了八莫到南坎的公路。王團跟着來了一個包圍，敵人幾次突圍，都沒逃出這個鐵圈，結果一個加強中隊全數給我們殲滅在那裏；敵人遺屍一百二十具，因散在深草中和狼狗的亂扯，時至今天還不能讓我們一把它埋葬，腥臭撲鼻，白天蒼蠅亂飛，晚上狼狗爭鬥，我們埋屍的弟兄常常遇到紅着眼睛的狼狗撲人。

八莫之戰進行中，我軍有進無退，軍部推着師部前進，師部推團部，團部推營部；結果大家都在敵砲射程內指揮作戰，營連部便到了步兵前哨。

副總指揮部洞圍將軍，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將軍，經常在火線上指揮作戰。三十八師師長李鴻將軍及其他高級官長不但指揮了團和營，有時跑到步兵前線上放幾槍，鄭孫兩將軍也常常充當步兵，到最前線去看看敵軍陣地的敵兵。

營連長都是到步兵前線上作戰。孫蔚民營長在步兵前線上受傷了。他在前線上把背上的血當作汗，直到回營部時才被別人發覺掛了彩。記者到醫院中去訪問他，他說馬上便好了，急急的要到前面去。

在八莫戰役中，敵我傷亡的比例是十比一。

漢茂克戰役時，我傷亡官長二人士兵六人。在攻佔孟拱立功的褚幼萍連長陣亡了。在八莫近郊戰役中，我陣亡的官長有連長倪希你，排長楊愛民，董玉坤，范守勤，王述禹，潘金石。

(終)

數人在八莫組織了兩個敢死隊，一是戰車肉搏隊，一是步兵肉搏隊，常常在夜間持着刺刀跑來摸營。二十拂曉肉搏時，四十多人衝入我軍陣地，一等列兵陳雲興（二八歲

，成都人）撲到敵人身後，以手扯斷敵人的頸子，但腿上的不幸挨了一刀，現正治療，不日即可重上前線。而這四十名肉搏隊成了肉醬堆。在每次肉搏中立功的有秦起勳，劉明忠，葉漢次，趙德才，王克斌諸英勇兄弟。

這幾天月明星稀，晚上敵機不時來一兩架破壞一下砲火的單純節奏。

中國的弟兄們真是又穩又狠，敵人不走近三十碼不開槍，彈無虛發，有時大家搶着捉活的。

肉搏時，四十多敵人進來沒有一個回去，我們還捉了幾個活的來。肉搏時像滿狼的，可是一到我們面前，兩個人不約而同的來了個一百二十度的鞠躬，跟着腰腿也軟下來。我們問他「日本是否有切腹這件事？」有「可是我沒看過」真的有「我們笑着解下了刺刀，「表演一個大和魂？」他慘笑了一下，「我不敢」，於是全身軟在地上。

x

x

x

砲兵也很帶勁，飛機一走，他們便來了。觀測員在城邊報告目標，砲彈在頭上哧哧的過去。天空雖萬里無雲，蔚藍可愛，可是我睜大了眼也看不到砲彈的影子。我看錶，

大概一離砲口，四五秒便有爆炸聲，有時響的很乾脆，有時像在樹林中或池沼中爆炸，撲哧的一聲，林草血肉到處飛。

不到前線不會真正明瞭中國士兵偉大的地方，以為報上那些英勇故事像新聞記者編的似的；可是等你真正看到了，便會感到第一流的文學家的筆也不會寫出那英勇的故事。

白天我空軍盤旋八莫上空。記者二十四日在前線觀戰時，正趕上我機輪流轟炸和掃射，五百碼外便是陣地。我空軍炸彈有的是延遲爆炸性的，入地十公尺，十秒鐘後翻地而起。泥土、樹木、雜草和冲天而起的缺腿少臂的人形滿天飛。

十多架飛機輪流俯衝，有的像開玩笑。空上一個電話給陸上，要先表演一個俯試，於是不放鎗直栽下來，「歪了一點」，「再來」，「還有一點點」，「再來」，等一切弄好了，於是一架跟一架沙沙沙的衝下來，有的一直栽下，尾巴上出一股氣，幾陣掃射，像地上沒

人似的，可是地上的確有人，敵人攪槍像手敲桌子似的響幾下，經過幾次衝，便悄然消聲了，我們的槍都扣了保險，生怕看出了神走了火。

在火線上翻譯官成了寶貝，他們也真賣力氣，在火線上到處跑，博得軍官的無限敬

佩。

過去總覺得「軍人頭腦簡單」是不好的名詞，可是在前線這個「簡單」才是最偉大處。人們只想到打勝仗！用什麼方法打勝仗！至於用誰的血肉寫這光榮的歷史，填這到八莫的路，誰也沒想到。看了一個據點，爭先恐後的爬過去。

士兵照樣的在前線洗衣服，聊天。大家一致需要國內的報紙，可是偏偏沒有，弄來弄去，我們這批弟兄像成了「海外遺民」似的，國內的事國際的事我們便無從知道了。改良士兵待遇？改良士兵待遇？難道對這些在火線上衝鋒陷陣，爭先恐後，最替國家爭光

露臉的戰士們，政府與社會連幾張破報紙都捨不得嗎？士兵們一致要記者傳達他們靈敏精神食糧的要求，我傳達幾次了，不知人們到底聽到了沒有？

八莫雖還有幾天，可是也快了，後方的人們在興奮快樂之餘，多想想我們這些英勇的弟兄們，至少弄點精神糧食來！這都是國籍，不必推到租借法案的數目身上去。同時那些在山城展開霧季攻勢的話劇界，政府也應設法請他們在八莫城中「攻勢」一下。

x

x

x

八莫由於地形雜亂，相當難打，可是塞班島日本二千多名自殺了，爲什麼？砲打的砲震的！偏偏我們這裏沒有那些砲彈。

(呂德潤寄自八莫近郊)

## 我所知道的八莫攻城戰

八莫的攻城戰，于十一月十七日開始，到今天十二月十五日敵軍全部被擊滅爲止，共費時二十八天。

像八莫這樣的地方，能夠固守到近一個月，我們不能不承認敵軍的頑強。但是到今天戰役結束，我們，——那也就是敵人自己也不能否認這種頑強，——實際上是一種浪費。如果密芝那之役敵軍還有一部份消極性的成就，則八莫之役連這種成就都沒有。到現在，許多事實可以宣布了，我們一切根據事實。

首先我們說敵人的防禦兵力：敵人的兵力是一個搜索聯隊（等於騎兵團，較步兵聯隊爲小）一個步兵大隊，兩個砲兵中隊，和其他後勤部隊，零星部隊。全部兵員據最低度，最保守的估計，在一千五百名以上。敵人在這座小城市構築工事，遠在密芝那戰役剛發動時；這中間雖有四個月的雨季，但是雨季阻礙了敵軍，也限制了我們地面部隊和空軍的活動。因此，敵人在過去這一段時間裏，對我們可以沒有顧慮，專心進攻的防禦部署。

八莫這地方處在太平江和伊洛瓦底江的匯合處，地勢特別低，城北和城東南，有兩處三百碼寬的泥沼，其他較小的池沼和窪地遠處都是。街道沿江發展，此外還有幾條馬路，簡單而開朗。房屋的稀少疏散，有如密芝那。

因爲這三座圍牆，是以一條直線圍起來的，圍牆以一分一釐，這是八莫守軍的東南北三個據點，外面圍牆的三隊被山形所限，戰線不能連綿；但是守軍既能獨立作戰，又能夠以核心爲聯絡的樞紐。況且有很多好的建築，正好給他們利用，如憲兵營房和舊炮台，城東的海關，以及城東南的醫院，這些建築物，已經在中央社的電訊裏和讀者們混熟了，相信每一位讀者玩味一下這建築物的名稱，就知道他們的險度，也了解了他們對攻城戰的意義。

這樣一隻「鐵菱角」，再加上飛機場，和其他附據點，一共橫寬三千碼，縱長五千碼，這就是三十日來劇戰之地。

在最初的一星期內，我們剝着菱角的外皮，那時候展開的兵力比較小，（一直到今天僅領八莫，新三十八師並沒有展開全師兵力。）使用的砲兵只有山砲和輕迫擊砲，一部分步兵還缺乏彈藥，十一月十七日到十八日夜，就因爲彈藥不夠，被逼每夜和敵人以刺刀格鬥幾次。縱然如此，各隊還是能夠按計劃前進，起先進展最快的是東南角，次之是北面，不久都相繼逼近敵人之陣地。我們最可欣幸的是我們部隊有進無退的精神，他

們一前進，敵人乘着佔領未確實的時候反攻，最初砲擊，次之戰車衝擊，然後步兵近接，但是敵人沒有一次逆襲成功過，到第二星期除了殘存據點之外，戰線膠着在菱角的弧線上了。

那時候鄭副總指揮和孫軍長幾乎每日都乘聯絡機到前方督戰，李師長和葛副師長經常巡視第一線，所有攻擊部署都經過嚴密考慮，因為根據密芝那戰役的經驗，敵人自己準備自殺防禦而企圖抓着我們一同下水，硬拚下去，雙方的損害都重。所以決定盡量加強火力，避免傷亡，而不計較時間。爭取時間，另由口口，××兩部隊負責，他們啣命相繼南下，而入莫攻城戰的砲火，也在主戰線南移之後愈趨猛烈了。

從十一月底到十二月一日，二日，攻城部隊在步砲空協同之下每日推進一二百碼，M-1式橋俯衝投彈，很能達到地面部隊的要求，一位少尉排長在敘述當時步兵第一線的景況：「我們看到飛機飛得這麼低，炸彈投得這麼近，只恐怕彈着偏差，看看會要炸着我們了。但是等到機頭拉起，硝土充塞空間的時候，才知道我們的擔憂是多餘。想像以為投彈太近，而實際則是正好。」

山攻，和輕重迫擊砲直接支援，也非常令人滿意。有一次攻擊準備射擊的時候，因為彼此步兵線相隔只有五十碼，我們步兵就在砲擊之前稍稍向後移動。重機鎗隊有一隻零件箱忘記帶下來，等到再攻擊上去的時候，發覺已被自己的砲彈破片畫下一個大洞。這可以看到步兵線的近接，和砲火控制的恰到好處。

敵人仍舊抄襲密芝那的戰法：儘量的藏在地下，不到十分有利的條件之下不露面，不到五十碼之內決不射擊，不掃清射界。砲兵奇襲射擊，夜間步兵向我反撲。

敵人的工事非常蔭蔽，火力控制得很好，有時候一個敵兵有幾個掩蔽部，在這個掩蔽部裏射擊幾發，再藉交通壕跑到另一個掩蔽部。我們步兵務必十分機警，因為灌木很多，假使被敵人吸引，魯莽向一面前進，就有在側背遇伏的危險。例如在中國公墓附近，敵人的掩蔽部與墳堆相錯綜，不在最近距離，不能判別。我們步兵雖然藉砲火掩護通過敵火制區域，但是殘存的敵兵仍然不退，第一線步兵只好繞路通過，讓掃蕩隊去肅清他們。最後幾乎在每一個掩蔽部內塞進一個手榴彈才使戰鬥結束。我曾經看到好幾個被手榴彈炸死的敵兵死體，死後還在掩蔽部內蹲着作坐射狀，頭部聚滿了蒼蠅，啊，那景

象真可怕。

敵人的工事很堅固，但是障礙物並不如理想的強，或者是因為物資缺乏的緣故。在城東通公路一帶的工事，掩蔽部裏還有很好的土床，和掛武器水壺等的小釘，可見一切準備的周到。據說最堅強的工事在城北，有一部分工事以八九層大樹作掩蓋，事實上是一座地下堡壘，有些工事裏面裝有水管，毋須出外取汲飲水，但是我還沒有機會去參觀過。

在這樣的工事區內，我們確實發射了相當多量的砲彈，也投下相當多的炸彈，但是決不因爲消耗了這些軍火，就埋沒了步兵勇士的功績。他們仍舊表現了驚人的勇敢，我「驚人」兩個字還不夠形容他們，他們有些動作，簡直冒失得令人難以相信，凡是參觀他們戰鬥的人都有此感。最可貴的這些勇敢，冒失，與砲空的轟擊非常協調，所以這兩週的戰鬥，進展看來很慢，而敵人的大部兵力，就在此兩週內漸漸消耗，我們的動作是協調而統一的，因之死傷非常小。

到第四週，重砲用上了，對於殘敵更加上一種威脅。不僅敵人血肉之軀，就連堆藏在地下的糧彈都給破壞了。於是敵人的戰意全消，于今日午前開始棄結最後幾百人由北

沿江向南，企圖衝開一條路向南逃竄，但是大部做了我軍機關槍下的有利目標，連指揮官原好三大佐在內。

敵人戰略上的目的沒有達成：根據敵件，敵人有意遲滯我軍行動到三個月，我新三十八師以二十八天日子把八莫拿下了，對我全軍說，八莫的阻遏只遲滯我軍行進四天，我旁的部隊早在八莫以南四十——五十英里的地方和敵人接觸了。

敵人的戰術尤其失敗：戰鬥方式不是可以抄襲的。有一個密芝那不會再有第二個密芝那，根據現在不全的數字，今天我們在城內鹵獲戰車七輛，各式火砲八門（步兵砲在外）敵人曾經希望用這些本錢給我們以相當的損害。現在我們的損害數字沒有公布，但是據我所知道的，全部攻城戰二十八日，我們戰歿的人員沒有超過兩百。如果敵人的戰鬥指導高明一點，不形成「小敵之堅，大敵之擒」，我們可能吃虧得大一點。

以上不過是我所知道的一部分事實，但是這已經很夠了，基於這幾點，各位對於爾後打通緬緬路以及全面反攻一定有一個明確而充滿希望的觀感。

（黃仁宇）

( 283 )

戰

地

小

記

## 開麥拉眼中的緬北戰場

### (一) 頂好的故事

「頂好」現在已成了國際話了，此地美國兵十有十人會講，英國兵也都懂得，印度人，山頭人，擺夷人，緬甸人，……一見了中國兵便是「頂好」。

最近在南坎俘虜的日本兵也學會了「頂好」，當然日本兵學「頂好」沒懷好意，在密支那作戰時，日本兵化裝成中國兵的樣子，看了美兵一聲「頂好」便帶着走入他們（敵人）陣地，結果讓美兵吃了虧。

不知是否爲了這原因，美國兵又開始學別的中國話，那是「馬馬虎虎」，這四個字表現的意思可真得讓洋文誦半天，也許是爲了這個字的創造美。美國兵現在又學會了「馬馬虎虎」，當中國的「ok不ok」問他們時，現在除了「頂好」也常聽到「馬馬虎虎」的了。

## (二) 鄭洞國將軍的武俠小說

中國駐印軍副總指揮鄭洞國將軍看來真是一個白面書生，他是黃埔一期的老學生，「南征北伐」不知打了多少仗，可是沒受過傷，真是一員福將！這位福將現在公餘時還愛讀武俠小說，有一次和我談了一夜，題目是問：「你從幼年讀起，我也從幼年讀起，彼此考了一陣，結果我的本數比他不過。據他說，他看過的有：水滸、三國誌、彭公案、施公案、三俠劍、雍正劍俠圖、大五義、小五義、說岳、瓦崗寨、征東、征西、掃北、七劍十三俠、七俠五義、峨嵋劍俠傳、武當劍俠傳、崑崙劍俠傳、江湖奇俠傳、四外屠龍記、大明英雄傳、楊家將、……他不但記住這多書名（我還沒全寫上）還記得人物、外號。如雍正劍俠圖上的鎮八方與崑崙劍俠傳……」

也許這些武俠小說鼓勵了這位白面書生的提筆從戎，而發揚「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愛國思想吧。

現在鄭將軍除了愛讀這些小說，還喜歡讀中國的經史子集的「老書」和當代的小說，

劇本。

### (三) 孫立人將軍的小洋狗和老白馬

孫立人將軍治軍甚嚴，部下對他真是又愛又怕，所以部下無不登白虎帳，第一個不怕他的是他那條小洋狗，黑色，到現在有九個月了。

每逢孫將軍入睡時，總聽得他在屋中喊：「來，來，來，來，來，來，好好的睡。」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上床。一「睡，你到那裏去了？」生人總以為他和一個像太太身份似的人親密的談話，結果——那是他那條小洋狗。

這匹小狗還真不錯。一入晚便睡在孫將軍穿着大紅色馬鞋的腿旁轉來轉去，孫將軍出門時送上車，對他搖搖手便跑回去等着。回來的腳步聲一響，小狗又跳又搖尾巴的轉來轉去，一見生人便撲上去，雖不咬人也嚇一傢伙。

除了小洋狗，還有老白馬一匹也得到了殊寵，這匹老白馬是中國種，現年十八歲，想當年是匹飛快的小走馬，在第一次緬甸戰爭時立過功，緬甸轉至印度時，它背着孫將

輝爬過曼尼坡的 *zigzag* 山，據洋人檢查，它有癆病，爲了免去傳染，準備槍斃它，可是孫將軍念起「汗馬功勞」，不但赦了死罪，也免了活罪，現在靜靜的休養中，我有一次騎了這老白馬渡了一次河，回到老馬傷了風，病了幾天，忙壞了伺養兵，迄今仍覺對老馬不起。

#### (四) 廖耀湘的機關槍

廖耀湘將軍說話異常快，這位軍校六期的學生現在已是金板板兩個星了，可是這兩個星得來真不容易。

抗戰一起便打第一線，南京淪陷後又給敵十八師團圍在這裏面，九死一生的逃出來，有時廖將軍高興了，把雄壯的身子往椅子上一放，「這個，這個……」的機關槍開起來，講個不停，快而脆，聽的真令人出神。

第一次緬甸撤退時，廖將軍走的是我們現在打出來的路線——野人山，那時廖將軍在中途害了惡性瘧疾，眼看過不了山，幸好僅留的一個六〇六針救了命，現在他又帶着

部隊從原路打出來，對頭冤家是圍他存南京，打他又在印度的十八師團，這一次廖將軍可痛痛快快的報了仇，出了氣！

加邁之戰到最後關頭，我們仰攻加邁高地的弟兄在水中泡了很久，犧牲了也很大，一個營長流着淚給他訴苦，廖將軍接到電話：「這個這個這個……」機關槍一發動最後的命令「死也得死過去」，結果加邁佔領了，事後廖將軍又特別安慰那位營長一次。

### (五)五虎將

李鶴、李濤、唐守治、龍天武、潘裕昆五位師長是這裏的五虎將，這五位各有獨到處，都立過赫赫戰功。

李鴻將軍中等身材光頭，講話聲音不高，像沉雷，用起兵來真行，打下八莫後，得了一隻小黃狗，現在寶貝似的養着。

李濤將軍是一位猛將，小個子留頭，臉上表現着殺日本的「殺氣」，由胡康到孟拱，直到最近的襲瑞吉，這位面帶「殺氣」的將軍的確殺了許多日本人。

唐守治將軍高身材，瀟灑的長髮下一付紅潤的面孔，兩個眼睛特別有神，真叫精明幹練，現在正在南坎打勝仗，他本來有一匹印度狗，原也形影不離，現在打仗忙了，小黃狗在房外孤獨起來。

龍天武將軍，雄偉的身材，宏亮的聲音，打起仗來又穩又狠，在緬北開始學英文又遇到了一個愛學中文的連緝官，所以中西兩洋涇濱，便可不要翻譯官湊合辦事了。

潘裕昆將軍溫雅像，可是打仗時主意特別多，密芝那就是他的「主意」克復了，瘦瘦的，很想吃胖。坐二人座的小飛機後的感想：「戰後最好有一個，夫婦都會開。」

### (六) 著明的管家婆

參謀長像管家婆似的，大事小事離不了他們。可是看報紙的人却不易發現他們的名字，其實他們的功勞可真不小。

新一軍的管家婆更說將軍，一付福相，架着眼鏡，時而後方照料。時而第一線走走，私下裏一團和氣，公事上絲毫不苟，每天休息下來，兩個希望：第一打勝仗，第二太

太的儼。

三十八師管宗婆龍國鈞，八莫這一仗，大概又把他打瘦了幾磅，李鴻將軍，葛南彬副師長愛上第一線，他每次也想去，可是去不了，每天「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運籌帷幄」，八莫打下了，別人都到城中逛逛，可是他卻每天編報表，忙個不了，除了這件事令他遺憾外，據說他的一位千金想從軍未果也令他遺憾。

### （七）著名的青年

盛書記長岳三十八歲了，本來也不大，可是作起事來，聊起天來，可真有十八九歲的小伙子，那股勁，軍中黨政工作很難叫好，可是他這付青年本色的作風，的確作得有聲有色。

( 295 )

韶惠林（鄧將軍機要秘書）在駐印軍中可稱詩書畫三絕，外加金石更有名。四十八歲了，有了禿頂，辦事情既幹練又公正，和他相處久的人，都稱他叫「老頑童」。過去覺得自己的字是真草隸篆，畫是水墨丹青，自從看了「審頭刺湯」一戲後就堅決否認。最近

在軍聲報上大登潤例的廣告，以拒絕「前仆後繼」的求三絕及金石者，可是對以勝利品交換者却表示歡迎。

### (八) 勞苦功高的軍郵局

軍郵局是全體將士的精神寄託所，不到國外體會不出祖國新聞及親友書信可愛到什麼程度！

這些軍郵局的先生們雖不是軍人，可是受軍人同樣的苦，雖同樣受苦，可是分享不到打勝仗的榮譽！但是這些英雄們却「迅速，妥當，可靠」的日以繼夜的工作着。

我覺得交通部該給他們獎勵一下，但這僅是希望，因為後方的人們常常想不起前方的

### (九) 四騎士

工兵團的李樂中，梁新發，輜重團的曹藝，曹開鑑四團長是駐印的四騎士，一位是

中印公路的英雄，二位是英雄的補給，他們部隊的血也許比較流的少，可是汗却任何人比不上。

### (十)二門神

憲兵營的馬本修，憲兵隊的高瘦影二個憲兵官長，把守前後大門。馬營長老練，高隊長人瀟灑，作事更漂亮。現在他們最得意的是招收了許多學生軍。

### (十一)駐印軍的名人

駐印軍的名人除了各部隊主管官，要算六團的征輪平劇社的青衣鄒作民，花旦趙雨蘭，新一軍鷹揚劇團的青衣嚴富華，花旦林貴蔭，連洋毛子也會睜大眼睛欣賞這些男「坤角」。據說洋人曾為林貴蔭男女的問題打過賭，「洋迷死」曾給鄒作民獻過花。

### (十二)真元帥嘉獎假元帥

應揚劇團是國內山東劇院的師生組織的，在此地已公演達一百三十次，這個詩位我想大概可令國內的戲劇界臉紅一下。新年時唱說岳傳。（孫立人將軍崇拜的故事）九龍山取楊再興，關大有（勸岳元帥）把令公托夢成長篇訓子，不但破了迷信色彩且富抗戰意識與軍人精神，孫將軍大為欣賞，特傳令嘉獎。

### (十三) 野玫瑰

第一次緬北撤退時，一個落伍的弟兄，被野人山上的山頭人酋長招為駙馬，此次國軍攻入緬甸，該駙馬大講艷遇。

### (十四) 莫茂克的特別區

莫茂克（八莫附近）有二英緬混種女郎倒也十分美貌，刻因美方與國軍弟兄常常紛紜前赴獻殷勤，現為節省弟兄們的人力與物力及其他事件計，刻由中美雙方憲兵在該村附近設崗，禁止觀花矣。

## 這一件戰利品

敵第十八師團關防把玩記

鄭洞國談敵常勝軍之潰滅

這位曾立馬崑崙關指揮健兒，粉碎了倭寇一個大勢的湘籍英雄鄭洞國，是遠征軍最高級將領，除指揮遠征軍作戰之外，還負着促進中英美聯軍在東南亞密切合作的使命。記者走進帳篷中時，鄭軍長正在電燈下審視一顆小木戳。這木戳就是敵第十八師團的關防。三月中旬我軍突破敵孟關防線佔領敵軍司令部時，敵司令第十八師團長田中新一匆遽逃生，連關防都来不及携帶，因此這關防便成爲我戰車營戰利品的一種。鄭軍長瞥見記者欣然招呼道：「×先生：你看這個小玩意！這就是自命常勝軍的敵第十八師團的關防。敵人連關防都來不及帶走，那就可以想見孟關一役中的敵人，是多麼狼狽！」

那關防，高五寸許，三寸見方，由紋理細緻的木塊刻成，前面鑲以丁字形的金質符

號，用以顯示上下的方向。刻工頗巧，夠得上玲瓏精美四個字，是最近才由戰車營副指揮趙振宇送到的，大概再過幾天便要透過飛機而「獻俘」於 委座了。

接着鄭軍長又取出一張敵第十八師團所用的緬甸軍事地圖，對記者說：「這張圖是從敵第十八師團作戰課長的屍體身上搜得的，是瓦拉木戰役的戰利品。從這地圖來看，我們可以知道，孟拱和密芝那，是倭寇在緬的兩大據點，我們必須從敵人手裏把這兩大據點奪過來，使敵人失去最大據點，然後我們才能夠獲得全勝。現在敵人當然要在密芝那方面作最後的掙扎，倘掙扎不逞，便又必然作退入泰國之計。但如果盟軍此際從海上進軍，截斷敵人歸路，却也不難聚殲其在緬的殘衆。」

鄭軍長談到遠征健兒作戰的英勇時，倍形興奮。他說：「這一戰役中，我軍所遭遇的敵人，乃有名的第十八師團，他們自稱是『皇軍中的常勝軍』，戰鬥力的確不弱，然結果，則幾乎全軍覆沒，師團長田中新一去被俘，這原因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呢？第一，是我軍士氣之旺，不可方物；第二，是我軍始終能保持其主動的地位。……真的我軍士兵的英勇，固非世人之所能想像，即軍屬亦復勇氣百倍！有一次，我們幾個伙伕，忽

與敵人遭遇，仗仗全是赤手空拳，而敵人則有全副武裝，論理勝利是應屬於敵人的，不料我伙仗終能以赤手空拳，擊敗敵人且奪得步槍十二支，這就是我士氣特旺的鐵證。」

對於美空軍作戰的英勇，醫生護士們在救死扶傷中的非常努力，以及我工兵不分晝夜的開山築路，鄭軍長都讚美不置。最後，鄭軍長若有所感地說道：「我們士兵的素質，不會比人壞。這一次大戰，對於這一點，已經予以充分的證明了！」

這時候，衛兵在帳外報告：「上空有敵方的偵察機！」鄭軍長和一個參謀熄了燈，與記者同出，從密林濃陰的罅隙中，望着天空，果然有一架敵機正作偵察的飛行。記者對那位參謀說：「盟機何不起飛把他擊落？」他說：「留着這個點綴戰地的風光，不是很好麼？」後來，他又告訴記者：敵機白天藏在山洞，夜間才偶然有一兩架活動於天空，已變成藏孫統所說的晝伏夜動的鼠子！

目送敵機遠去之後，記者在雙方大砲交響裏，辭別鄭軍長，坐上小吉甫車，又向森林中另一條的牛車路前進，去訪問另一位在前線作戰的師長了。

## 遠征史上壯烈的事蹟

在緬甸戰役中，我遠征將士背負着重大的使命，翻過怒山山脈，轉戰於野人山麓。他們以鮮熱的血和無比而英勇，寫下了我民族史上永遠光榮的一頁。

這個鐵的事實，證明我們的將士雖然在艱苦的環境中，依然可以打好仗，打勝仗。只要稍為改善一點裝備，他們隨時隨地都能充分發揚我中華民族不成功便成仁的傳統精神。

從去年九月十八日起，我遠征將士由那加山區開始進攻胡康河谷，他們經歷了千辛萬苦，沐血拚戰，在沙勞，在于邦、在臨濱、在孟陽河、在台法家、在瓦拉本，把一次戰役的成功，每一寸土地的攻克，都是將士們汗血拚鬥的結果。因此在那兒，他們留下無數英勇的成仁的佳話。在我國遠征史上創造了無數壯烈的詩篇。然而要一一表彰他們的功績，那簡直不勝枚舉。這兒所紀錄的幾位健兒的忠勇敢事，祇算得是幾個例子。

范增壽副營長，是卅八師陳團（第一一二團）一位極有決心的軍官，一個說到做到的典型軍人。沙勞之役，是緬北我軍反攻的開始。當范副營長奉令率領所部攻擊沙勞敵軍陣地時，敵抵抗甚烈，激戰三日，迄未攻下，范副營長乃身先士卒，奮勇衝殺，卒至負傷。范君猶復忍痛繼續搏戰，但因流血太多，弟兄們強其暫止。其盡忠職守之精神，深為弟兄們欽佩。

馮學禮副班長，於進攻沙勞敵陣時，担任先鋒。在敵陣前一土堆中發現敵伏兵，他立刻以手榴彈對準土堆洞口擲入，不意所投二彈，皆為敵拋出，渠乃潛行至土堆上，於擲入手榴彈後，以蓆袋蓋住洞口，轟隆一聲，敵兵數人，均死於洞內。其智勇頗為弟兄們稱道。

歐陽義排長，胆識過人，每次打仗都是走在士兵前頭，屢建奇功。他奉令担任傑士舖警戒任務時，敵大舉進犯。他從容指揮士兵，沉着應戰，奮勇殺敵五六十名，並齒獲敵之機密文件，遂得使我軍重新部署更完善之作戰計劃。

上等兵陳雲峯，平日沉默寡言，但打起仗來，非常勇敢，敵人不在最短距離內決不輕易射擊，故彈不虛發。攻擊沙勞之役，他奉命搜索前進，曾發現敵之掩蔽部隊，擊斃敵三名。我軍因他搜索得力，當日下午即將敵陣地佔領。第二日他仍被派担任搜索。他發現敵一座機關槍巢，無奈發現時，已距敵太近。他知道無法逃避，即拚命猛撲過去，不幸中彈陣亡。

李克己營長，在於邦之役中，以兵力不敷分配，致被困於敵，達一個多月之久。援軍及給養因環境限制，一時不能趕到，幾至彈盡糧絕。李營長處於危殆之際，仍勉勵所屬，拚命抵抗，卒能等到援軍。陣地屹然未動。

劉克雲是一一四團的上等列兵。在於邦的攻擊戰中，他用刺刀和手榴彈與敵人肉搏，突然敵人一顆手榴彈投到他們的散兵壕旁邊，正要滾入壕內時，他立刻拾起向敵人擲去。這位勇士雖然因此左手受了傷，但救得了全班人的生命。

盧果林副班長，在進攻于邦敵陣時，他和一部份弟兄担任伏擊敵人的任務，敵果向我埋伏，但盧副班長亦因過於勇猛而受傷，可是他不暇裹紮創口，繼續與敵搏鬥。他

的連長發覺他身上的子彈還沒取出來，勸他到醫院去，他却咬緊牙根自己把子彈取出，又跑到戰場去了。

湛茂棠連長，是一個富有作戰經驗的青年軍官。在子邦的惡戰中，他率隊攻入敵左端主要陣地，遭敵猛烈抵抗，但他沉着指揮作戰，將敵全部擊潰。這一次輝煌的勝利，使子邦之敵從此動搖鬥志。但不幸湛連長在成功之後，亦中彈陣亡，湛連長可謂成功成仁矣。

彭光立營長，素以勇敢善戰著名。子邦之役，他在距敵五十碼之大樹後面，指揮部隊作戰，敵方砲火猛烈，他的副官和傳令兵相繼傷亡，彭營長仍沉着一手提電話機，一手指揮部隊前進，卒將敵堅強陣地攻克，擊斃敵中隊長以下四十一員名。後來在著名的孟陽河戰役中，彭營長又以智勇殲敵代理大隊長以下八十餘人，完全摧毀敵陣，奠定胡康區域戰局勝利的基礎。

龍伍良是一個勇猛的一等兵。當我軍某營指揮所被圍於子邦時，敵我衆寡懸殊，電話聯絡被敵截斷，無法請兵增援。正當危急之際，龍伍良勇士自告奮勇，願被派往

團部請求救兵，營長欣然答應。他立刻携槍出發，衝入敵人重重封鎖線，流彈呼嘯左右前後，他毫不畏懼，只顧前進，結果安全到達團部，援兵隨亦開到，將敵反包圍，敵不支狼狽逃竄。不僅營部得解圍，全部官兵，亦得安全無恙，這完全是龍伍良的功勞。

余元亨和葉顯貴是一一二團的兩員勇士。臨濱作戰時，敵以優勢兵力猛攻我主要陣地，且被突破一部，幾乎全部動搖。正當危急之際，余元亨和葉顯貴兩位勇士，奮力爬於樹上，以機槍向衝入陣地之敵猛烈掃射，斃敵甚多，殘餘紛紛潰退，遂使我軍陣地轉危爲安。

三位勇士唐詩奎、唐玉奎、藍老三，在孟陽河之役，他們被派擔任搜索任務。正行進時，突遇伏兵狙擊，唐玉奎、藍老三皆負傷，但彼等仍忍痛應付，迅即向敵投擲手榴彈，斃敵數名，於敵屍上獲得重要文件及步槍三枝，使我軍更明瞭敵之企圖與兵力，乃得從容應付，三勇士因此獲重獎。

李明友是一個機槍連的槍兵，在孟陽河西岸剛剛佔領敵陣，機槍尙未及架好，敵

即猛力反撲，李朋友乃以衝鋒槍及手榴彈阻敵，斃敵數名。敵第二次反撲時，李以機槍發生故障，倉卒應戰，身負數傷，但他仍忍痛投擲手榴彈，斃敵十餘名。後有一敵向他衝殺過來，他掙扎傷體，猛力奪得敵槍，將敵刺斃。

班興堂是一個炊事兵，一日於送晚飯至最前線時，中途遭遇敵伏兵，他即以手榴彈對準敵擲去，敵以爲我方搜兵來到，聞聲而逃。待敵毫無動靜時，他獨自挑着飯茶送上前線。

阿熱是一個十六七歲的苗胞勇士，當敵我兩軍在塔奈河兩岸激戰以後，我軍旋即佔領了孟陽河與塔奈河一個三角地區的敵陣。阿熱在這次戰役中，是最勇敢的一名，他首先爬上山頂，對準敵人的機槍巢，投了幾個手榴彈，敵狼狽而逃，弟兄們即將敵陣地佔領。但阿熱亦不幸因敵側中面的機槍而犧牲了。

李志全是個一等兵，在太白家戰役前兩週，右小腿曾負傷他拒絕住醫院，裹傷跟進。迨進攻太白家時，抱定復仇決心，不顧傷勢猛撲敵陣，右大腿又負傷已不能行走。後經其長官勸慰及用強迫辦法，將他運送後方，但他猶拒絕敵出手榴彈，以備傷愈再上

前線。

羅永江二等兵，在拉安卡陣地担任搜兵時，與敵搜兵數名相遇，敵以輕機槍掃擊，羅伏地不動，背負之背包亦被打爛，但他仍絲毫不動，敵以爲他已陣亡，一敵兵搶先向羅前來，羅以槍擊之，該敵當即斃命，餘敵向其投手榴彈，羅遂受傷。後經取出彈片，傷尙未痊，又復重上前線作戰。

楊樹森排長，担任通訊工作，于邦之役，他率領五部電台組成通信網。會敵以五倍之兵力突擊我某團指揮所，當近迫我方陣地時，楊所屬電台缺乏防禦武器，楊排長乃以衝鋒槍猛烈阻敵，掩護所部撤退全部機器，尤能不失時機，始終保持通信連絡。其臨危不亂之精神，殊令人欽佩。

(掃蕩報記者)

## 我們不把敵人瞧在眼裏

最近史迪威將軍發表了一個獎狀，對那些「盡忠職守奮不顧身，勇猛殺敵，致造成

輝煌戰果，實是發現我駐印華軍之卓越功績及堅強戰鬥能力」的無名英雄們題出金榜，而令各部隊長回勉。

當然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假如我把前幾次的名單也公布出來，不必加什麼特殊的描寫，也夠一本書了。

曹藝團長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上校，他告訴我：「我希望你多寫文章，但是鼓勵士氣的文章則不必寫了。現在弟兄們簡直不把日本鬼子瞧在眼裏，動不動便偷偷摸摸的去打鬼子，現在連打死敵人已不能在同伴面前誇耀了，他們都爭着要捉活的。」他更解釋着說：「現在他們這種勇敢常常吃到苦頭。但是單獨行動偷着捉活的多是勤務兵和炊事兵等非正式戰鬥員，因為他們悶的慌。其實捉活的和弄死的還不是一樣？不過他們「以爲捉活的好玩。」

在這些英勇的弟兄們中間，有許多近乎笑話的故事流傳着。我想先省一筆奮不顧身負傷不退，因而轉捩整個戰局的英勇故事，我想敘述幾個英勇中帶點幽默的事實。

砲×營×連炊事兵張興覺担着一副水桶，往河邊挑水，正興高彩烈的走着時，樹林

裏突轉出三個日本兵，他們小心翼翼的取了三面圍攻，只把前面的河，留着張興覺，張興覺心中可真着了急，所謂「情急智生」，一手扶着肩上的挑子，一手搖了幾下，大喊：「來吧！拿活的，拿活的！」日本鬼子，連槍也不敢放，又怕帶着槍跑不動，索性來了一個棄甲拋盔鼠竄而去。

炊事兵馮學孔那幾天可真悶極了。晚飯後他約了兩個同伴去「打野牛」（摸鬼子之意）。一摸摸到敵人一個電台，裏面的收音機正「八格野鹿」的罵他們那批不掙氣的鬼子。日本人的土洞多，口小裏面大，馮學孔這位四川人爬在洞口，拿起手榴彈而且先禮後兵了一下「龜個老子，把你一個洋麵包！」手榴彈是進去了，可是沒等爆炸，日本鬼子又把它丟出來了。馮學孔只是又預備了一個照樣的先禮後兵，「爲啥子不吃嗅？龜兒子！又一個！」日本鬼子也不合乎，又趁未爆炸時拋出來，但是始終不敢衝出，這一來可把馮學孔氣急了，那另外兩個弟兄找來塊麻布，馮學孔在「硬是要你吃」的聲中又拋進去一個，那兩個用麻布遮住門口，他們自己都爬到上面抓住這布簾子，於是幾個鬼子一架收音機又列入戰利品中了。

陳振山是××營的勤務兵，一天夜裏走到林中解手，不防一個敵人狙擊兵出現了。在前方因爲樹林密密的隔着，所以放槍的機會不多，等你發現時，鬼子差不多已走到眼前了。那一次也是這樣，他們彼此發覺時已很近了。敵人趁着陳振山還蹲着時，便一躍而上，把陳按在地下，於是你上我下的打成一團。那地方本離營部不遠，陳振山一面打一面拖着敵兵向營部滾，希望營中出來救兵。×營長聽到外面的聲音了，便令另一個勤務兵去看，勤務兵一出來，陳振山想喊，可是喊不出來，勤務兵在夜色中也沒看清楚，回去報告「兩個兵打架」。可是打架仍兇狠的打下去，把×營長氣急了，「出去把他們兩個關禁閉」。勤務兵走上去，才發現有一個敵人，於是只把敵人關了「禁閉」。陳振山却與高彩烈的到處講述他「打架」的經過。

炊事兵×××在一個早晨正生火煮飯，稻米的香味溢在林中，這位火頭軍唱着小調，正得意間，突然後面一隻手抓住了他的脖子，他以為是同伴給他開玩笑，一面罵一面請對方批評他的歌喉，可是那隻手越來越狠，後來用兩隻手來擠他的脖子，他一想事不對，向前一彎腰，便把對手弄個倒栽葱，那是一個鬼子，而這鬼子又不中用，幾下子便

倒下起不來了。後來把這送上門來的俘虜一問，因為他是個狙擊手，在林子裏被打丟了部隊，藏了三天。讓飢餓給趕出來，可是有槍沒彈有氣無力的便給生擒了。

X X團的看護兵陳世恩，拿着一個藥瓶子走到另一個部隊去，那天正下大雨，烟雨中見對面也有一個人蹣跚的走着，看了一眼却是敵人，敵人正要舉槍，他却先把藥瓶子舉起來，敵人以為是手榴彈，便不敢再摸槍了，他走上去把敵人槍繳了過來，敵人想趁冷不防給他一刺刀，他又把刺刀繳了過來，然後以敵人的槍逼着敵人走回來，從下午七時走到十時，敵人便乖乖的走到團部。

——我在這裏只敘述一些雜兵的事，至於那些正式戰鬥兵的英勇故事，亦更是寫不勝寫，十句話，我們不把敵人瞧在眼裏。

(呂德潤寄自緬北前線)

## 遠征軍殲中捉鱉

被我軍包圍在八莫的日寇，組織了兩個敢死隊；一是戰車隊，一是肉搏隊，偷偷地

跑來撲營，想突出這鐵桶般的重圍，結果被我戰軍防禦他打翻了四輛，負傷而逃的三輛，以後，日寇的敢死隊鎗聲馬蹄，再也不「敢」來「死」了。包圍的圈子一天天的縮緊，「皇軍」已成盡中之鱉了。

在一個朦朧的早晨，張班長奉了連長的命令，率領本班的弟兄去接第二班的防地。全班的弟兄們在冷風細雨中摸索着敵我必爭的曠野前進，空中刮起一陣冷風，兩旁的茅草也隨着像刀一樣驟削在臉上的風而擺動着。突然地「真那樣？」的口令從一座茅草堆後的哨兵口裏喊出，槍頭對準着張班長的前進線。

「王老板賣豆腐的！」張班長細聲的答着。通過哨兵的防禦線時，雙方打了一個招呼，互換一個敵體。

張班長按照着連長的防禦計劃及第二班移交下來的敵情和左右鄰軍的情況，分配着弟兄們的戰鬥任務，並配置火力，聯絡鄰軍。他自己拿着他那挺機槍，守住他自己的陣地。

(218)

這時候東方現着銀灰色的光暈，大地的景物慢慢從黑暗中顯露出來。戰場上一兩聲

稀疏的步槍聲，劃破這沉寂的天空。敵我的砲彈還沒發出一顆，彷彿是在「和平交易」中。張班長取出胸前的望遠鏡，瞭望着前方陣地，並估量着自己機槍的射程。

「蓬」的一聲，在張班長右首的預備射手被敵方的手榴彈炸傷倒地了。機警的張班長立即把輕機槍換轉方向，轉眼間敵兵一個縱步跳在張班長背後，一刀插進張班長的左胸，血順着刺刀的抽出噴射着。張班長不省人事地倒在壕溝裏了，貪婪無厭的皇軍另有企圖地跳下壕溝，雙腳還未站穩的當兒，「看法寶」的一聲還未完，「面鋼蓋」碰的朝皇軍的鼻樑上一打，滿面金條的皇軍已變成「豬八戒」了，來不及摸清自己嘴臉的時候，張班長一躍而起，濺了一個五百五根紅印。這下激怒了皇軍，兩個人抓成一團，在戰壕裏肉搏了。左右的弟兄們爲了鞏固各自陣地的任務只好眼巴巴地望着他們在翻滾。

眼看着張班長支持不住了，突然地來了一個「雙蛇進洞」張班長的中指食指對準了皇軍的鼻子挖了進去，手指太粗了，這個皇軍的身體又那麼高大，猛不防嘴巴一動，張班長的手指來不及縮回，已被咬斷了。狡猾的敵寇一隻手攔向張班長的下部，捏緊着他

的生殖器，張班長已無聲無息的癱瘓下去了。三年巡迴在中國兵身上發一筆橫財，錢袋在那裏。

這位已經死去的張班長，突然活轉來了，兩手一合抱，身子一翻轉，皇軍已經變成張班長的坐騎了，這時候張班長不慌不忙地來了一個最親蜜的頸吻，一會皇軍的喉嚨被這位短小的中國兵「吻」斷了。張班長的臉已經被皇軍的冷血噴得模糊不清了。張班長還不放心，用剛才的法寶打扁了敵人的頭腦，打得腦血模糊。

這一場的肉搏過去了，張班長的身體已支持不住，一幌一幌的暈倒在壕溝裏了。

(光半月刊三期)

## 緬北的中美弟兄們

由這次緬境的中美並肩作戰，可見到戰後中美的密切合作，由中美士兵的親愛精誠，可見到將來中美二大民族將永遠和睦。我不想多寫雙方的軍事聯繫，只就一般弟兄們而言，我可以肯定的說這是中美雙方最成功的國民外交。

當我初來此地的時候，汽車停在一個高級指揮部的門口，中國憲兵和美國憲兵分立兩旁，忽的那位美國兵笑着走過去以打洋拳的姿勢打一拳。然後且笑且跑。中國兵趕上去也是一拳。他們顯然不能了解對方的言語，因為在笑聲中除了「頂好」外再也聽不到什麼了。「頂好」是美國弟兄的口頭禪，見面時大姆指一伸一聲「頂好」，便萬事如意。有一天傍晚，我在樹林裏散步，迎面來了一羣美國兵對我笑嘻嘻的，我正準備說一句「頂好」，可是他們之中有一個指着天上的飛機很清楚的說「飛機！飛機！」像是很得意他的發音，另一位也不示弱跟着便來了一句「好不好？」「頂好」倒是讓我說了。

美國給他們兵士發的中國字的小冊子，頭三個字是英文，羅馬拼音，中文，合在一起的「先生，太太，小姐」。可是不知怎的，「頂好」却成了頭一課，當然這些「中涇濱」們也常常鬧笑話，端着酒杯叫甘蔗（乾杯），類似的事常有。他們把「頂好」算作交際語，這幾乎是每個人都來幾句的，但是在實際上最需要知道的是：聯絡官和美國兵，美國人最怕的是中國哨兵，在前方密密的林中五步以外便看不到人，所以中國哨兵聽到響聲一發問，跟着便端好了鎗。有一天晚上我被哨兵的大聲喊口令驚醒了，接着就聽見端鎗聲。

鐘的聲音，我正驚夢中，「嚇——緒——官」半清不楚的喊出來，我才伴着輕鬆入睡。

中國兵的口頭禪是OK；可是一傳播久了，便有了許多新花樣，什麼「不K」，「不大K」也都出來了，這恐怕連主席用中西文合璧的林語堂先生也要「啼笑皆非」了。言語雖不通，可是情感却是交流的。平時他們一塊在河中炸魚，打野牛，作戰的時候他們又把黑夜摸鬼子也叫「炸魚」，「打野牛」。

在馬路旁邊一站，見車子來了，把臂伸出來，挺着大姆指，這便是想搭車子的表示。只要車子有空，用不到買票或領特約證，你便可坐到你的目的地，隨便的話，您可以走百多英里。下車時假如客人是中國人，一聲「OK」，假如客人是美國人，多半一聲「頂好」，笑一笑，便算完事大吉。

最有趣的中美大聚會是露天電影場。假如你有一輛小吉普車，而且不怕跑路的話，你每天晚上都能看一場電影。大家擠在一起，一輛大卡車裝着機器片子，樹枝間掛一塊白布便夠了。正片子前面多是新聞片，有時也加上美國國旗和國歌。美國新聞處在這裏製了許多標題，寫着中美攜手，擁護領袖，和並排着的蔣主席與羅斯總統的肖像，所以

一般弟兄都能認識美國旗，當美旗和國歌出現時，美國人站起，我們也站起來。只是美國歌曲我們不能和他們一起唱。美國兵愛隨着電影唱歌，或者是大聲叫好。有一次上映一個五彩片子，可真稱得上「緊張熱烈，香艷肉感」，一羣美國兵在一個大木箱上大叫好，突然箱子破碎，七八個人滾在一起。電影片子不管五色不五色。都是一九四一或四二，四三的，我想拿到重慶也準可賣擠坐位票。中國兵總是看到嘴對嘴的「肉搏」時才笑出來。美國兵因為聽懂話，所以笑聲常搶在前頭。

醫院裏更蘊藏着無限的友情。我們這裏有好幾個大醫院，醫生和看護連設備都是美國現成的醫院搬來的。他們和她們忍耐勞苦的工作精神，的確令人起敬。我到幾個醫院裏參觀過，藥品及工具的充實恐怕國內無出其右者。現在因戰事順利，傷兵不多。在火線上如果是輕傷，多用汽車運回，如果有點沉重，都是飛機運，所以因傷致死的比例很少。傷兵們在醫院裏也很愉快。雖然如此，可是沒有一個人樂意久住下去，往往不等到完全復原，便吵着要歸隊。看護小姐們不但平常照護，這時還得勸解。她們都是很熱情的姑娘。有一次中國傷兵和美國兵因看電影時言語彼此不能了解而起誤會，還發生一次

口角，於是許多小姐們哭着要回美國去，因為她們覺得男人們不應該不和慚而辜負了她們愛護盟邦的本意。正是因為她們的真情，在這原始的林中便流傳着一個沒有結局的笑話。那是說一個看護小姐問一個傷兵可曾殺死過日本鬼子，答案是正<sup>①</sup>的。小姐又問如何殺死的，我們那位弟兄把右手一伸說「一個手榴彈」，那位小姐順便在他的右手上吻了一下。當她又問下一個傷兵時，答案也是正面的，但是殺死的方法是用嘴咬死的……

在這裏中美兩大民族的確是融化在一起，雖然言語不能相通，但是人類的了解又何必單靠言語呢？一萬句花言巧語抵不上一件事實。美國兵和中國兵有時都不了解對方的句話，但是他們會沉毅的躺下，讓醫生取出這一個人的血來灌到另一個人的身上。我順便想起了羅亭的話「我的言語飛上了天，我的行動留在地面」。現在中美兩大民族却和這相反，甚至留在地面的言語也可不要了。

( 呂德潤 )

## 遠征軍的將星羣

當我趕到司令部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了。野人山的夜景多是讓雨來點綴的，可是那一天却是個晴天。帳篷環繞着司令部的大木房子，原始的風味裏有二十世紀的電燈在閃爍着。我走進司令部去，看有許多將軍們在談話，背後陪襯着密密的高大的樹林。夜色裏看不清樹的形狀，只見樹枝的最高處挑着幾顆明亮的星。

鄭洞國將軍是遠征軍的第一顆星，他那儒雅英俊的豐姿將永遠被人們記着。而我在這裏首先要介紹的，却是他的舒參謀長適存。

舒參謀長的臉上堆着和藹可親的笑容，他從沙發中站起來，中等身材微微有點發胖，順手把一本書放下，那是一本木刻宋词的「唐詩合解」。他那宏亮的聲音代表着湖南軍人的口吻。這個陸大二期的老學生，二十多歲便進軍隊，現在已四十開外了。二十多年來，由排長打成連長，由連長打成營長，以至團長，師長，而到參謀長。二十六年抗戰一開始，他便應鄧軍長之邀參加了保定戰役，這是他們兩個人合作的開始，以後他們也很少分開過。六年來他由平漢路打到台兒莊，由鄂西打到桂南；東西南北馳騁到今天的印度。當日本鬼子正要研究他們的防守戰時，崑崙關天險的克復，便被打昏了頭。從那

次我們攻堅開始以後，日本便頭昏眼花地直到今天。崑崙關一役也是舒將軍和鄭將軍合作的佳果。當記者提出崑崙關的戰績時，舒將軍笑着搖頭說：「打仗是我們軍人的天職，打勝仗是責任，過去了過去了……」他便是這樣一個盡忠職守不誇功績而敢擔當任何担子的標準軍人。

還沒等我提出緬境戰事，他便和我大談起來。由國內談到國外，由國內戰局談到國際情勢，由中緬未定界談到考古，由翻譯官談到文學，他的學問真叫淵博。健談，爽直，待人忠厚。我終於又拉到緬境戰事，他瞭如指掌的分析了整個戰局以後說：「我們的軍隊除了『好』以外，更應該引一句外國人的中國話『頂好』。記者急於要到各地採訪去，他一笑把眼睛縫上說：「小伙子，有你跑的機會！」跟着他要我傳達國人，對這邊一切「放心」。

他是三十二年初隨鄭將軍來印的，除了日常工作外，愛打毬毛球，雖然球藝不大高明，但總是滿頭大汗的跑個不停。還愛下象棋，覺得那上面有戰爭哲學。幾年來他都保持着早起的習慣。晚上開甚麼同樂會後，第二天他總是一大早跑到各帳篷的去罵貪睡的

小伙子還不如他這個老青年。他更愛在這原始的林中散步，往往詩興大發，他有許多詩流傳在軍隊裏，我自己却愛他那首「遊大吉嶺」的氣魄，那是：「忙裏偷閒上翠微，看山猶自着征衣；西陲天塹誰拋却，幾度低徊不忍歸。」

孫立人將軍在國內國外已是很響亮的名字了。仁安羌之役，得英美兩國國家的勳章。清華大學工科畢業，在美留學，現在已升爲第×軍的副軍長了。

高個子，一付清秀的臉，鬚上已有了白髮。敵人很怕這位「白髮將軍」，常常偷偷摸摸，打聽對手是不是這位「白髮將軍」。在未克復孟關以前，軍中流傳着孫將軍不到孟關不剃鬚的佳話，在後方訓練軍隊的時候，他愛打網球。說起來我們這位將軍在清華讀書的時候便是籃球名手，不過遠東運動會，有「飛將軍」的綽號。

他待部下很忠厚，對下級士兵很注意，時常一個條子喊了去問問生活情況等。當士兵報告時他總是「嗯，嗯，嗯」，可是「噫」「噫」之中會提出一個很切要的問題。夜裏他常常跑到士兵的宿處視察帳子是否掛好了，不然會生瘡疾的。

他對岳武穆很崇拜，岳母刺背的故事是對士兵訓話最常引用的材料。

二十六年，在蘇州河畔受了傷，傷勢很重，可是由於身體強壯，很快的就復原了。往年自緬甸撤至印度的時候，是走的曼尼坡這條路。這些新仇舊恨支持着他過度的疲勞，現在他正和廖師長配合着打擊敵人。」

廖師長耀湘，只看名字便可知他是湖南人。湖南人在這次戰爭中可立了不少戰功，廖將軍也是爲湖南爭光的一個，他是黃埔六期的學生，因成績優良，曾被派赴法國研究軍事。在法國住了六年之久，甚爲蔣百里先生所賞識。南京戰役時曾被日軍圍在城中，後用計逃出，這舊債在這個戰場上已加倍的取償於敵人了。泰洛是他打下來的。日本兵在撤退時到處寫着：「支那軍你們勝了，別追了吧！」「孟關決戰」。可是孟關的決戰時，這吹牛的日本兵又敗了。這次我們沒留下決戰的地方，可是廖師長却決定打到東京去！

他也是鄧洞國將軍的部下，曾合力促成崑崙關之捷。初到印度，在雷多附近，現在他又從雷多出發攻擊敵人了。最近因戰功獲得了美國軍隊的「豐功」勳章。

微胖的身材，帶着一個眼鏡。說話時像機關槍，一句接一句的不停的快。待部下很

親愛，性情很剛直，對叢林戰頗有研究。法文呱呱叫，是不用說的，現在學英文的結果，也大有可觀，和外國人及記者談天時不用翻譯官說一句話，很自然的交談着。

胡師長素，是江西人，黃埔一期的老學生，在印度區中他是訓練士兵的主腦。人長的短小精幹，愛擺龍門陣，尤其愛講黃埔一期時候的老故事。他講笑話很有本領，常使人大笑，喜運動，尤其喜歡游泳，蛙式的姿勢很美妙。

對部下很親愛和氣，部下對他也如家長，學問很淵博，對哲學很有修養，自己也有獨到的見解。靜靜的夜裏，他常常開哲學講座，和人們談論東西哲學，中國先哲的修養。談論時愛作手勢，尾音帶着四川味。

他是十八歲進的黃埔，經過不少戰役，後來又到日本研究，也進過陸大。他由排長幹起，一直幹到師長，這裏面不知有多少血淚的汗馬功勞。這次到印度來，他們自比爲晏子出使，也的確是這樣，這位短小精幹的將軍正辛辛苦苦的幹着。

## 緬北前線的學生

一年以前的今天，一部份中國智識青年，開始悄悄地，在人們驚奇的視線下，從家園，課堂或辦公室走出，爲了他們危難中的祖國，不顧一切家庭的責難，社會的誤解，經過半年時光的醜穢和孕育，終於帶着高昂而悲壯的心情，度越世界屋脊的喜馬拉雅山，到了印度。

在印度，雖然只有三個月的訓練和裝備（學戰車的比較久一點），就先後被派遣到緬北各戰線服役。他們對於一切描摹（各種槍砲）、觀測、通訊、搜索、架橋、駛載、防毒、衛生等等，繁重或精細的工作，都能忍苦耐勞，勝任愉快，頗得一般同志的好感。

( 225 )  
現在，他們走上火線，已經有兩個月以上的實戰經驗了。下面所介紹的，僅僅是千百個學生軍營中的幾個青年戰士。

### 一、觀察兵——周裕海

他已經英勇地爲祖國而倒下了！他是教二團的學兵，成都華西壩省立藝專應用藝術科的高材生，他今年才十八歲，他的家在四川新繁縣清流場。他在軍中擔任，砲兵觀測。當敵人於本月某日攻入陣地時，他便自動奮勇隨兒從前線趕回搶救，不幸中彈身死。他喜歡文學，長於繪畫。他的父親年已五十，其奶兄名裕福，也是教二團的學兵，現在同連擔任機槍班長之職。

### 二、通訊員——金德貴

他失蹤了！他是教二團的學兵，四川眉山人，現年二十，在軍中擔任砲兵通訊，當敵人一度突入陣地時，他正固守着電話總機的位置呢。

### 三、搜索兵——何玉常

他負傷了！他是教二團的學兵，與金德貴是小同鄉，現年十八歲。當敵人進入陣地後，他便協同連附李晉波在夜間進行反攻，經過一度猛烈的激戰，他負傷了，直到第二天才被入從森林中救出。

#### 四、軍械士——李夫寧

他現年二十三歲，廣東台山人，也是教二團的學兵。他現在正安靜地躺在一張潔白的病床上。當記者接近他的時候，他談：「我不知不覺就負傷了，當看見一股敵人向我的機槍陣地湧來的時候……」

#### 五、描準手——李玉炎

他與周裕海是同鄉同學（在省立藝專學建築），而且同時進教二團，是一位二十歲的活潑的精幹的青年朋友。當記者訪問他的時候，他一手摸着身邊的戰利品——日本刺刀——說：「因為敵人離我們太近了，用不着瞄準器，我只好從砲筒望出去，很好，一

砲就打翻了十幾個……」

在戰爭中，他們已經鍛鍊得更堅強而機智了，他們三天不吃飯，兩夜不睡覺，也毫不爲意。現在，經過了幾天的休息之後，又看見他們英勇的背影在山頭幌動了，他們又昂然挺胸，帶着自信的微笑上火線了。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出版（一—三〇〇〇）

青年軍叢書  
第二種

# 國軍滇緬殲敵記

編輯者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

出版者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

印刷者 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刷廠

非賣品

8

375052